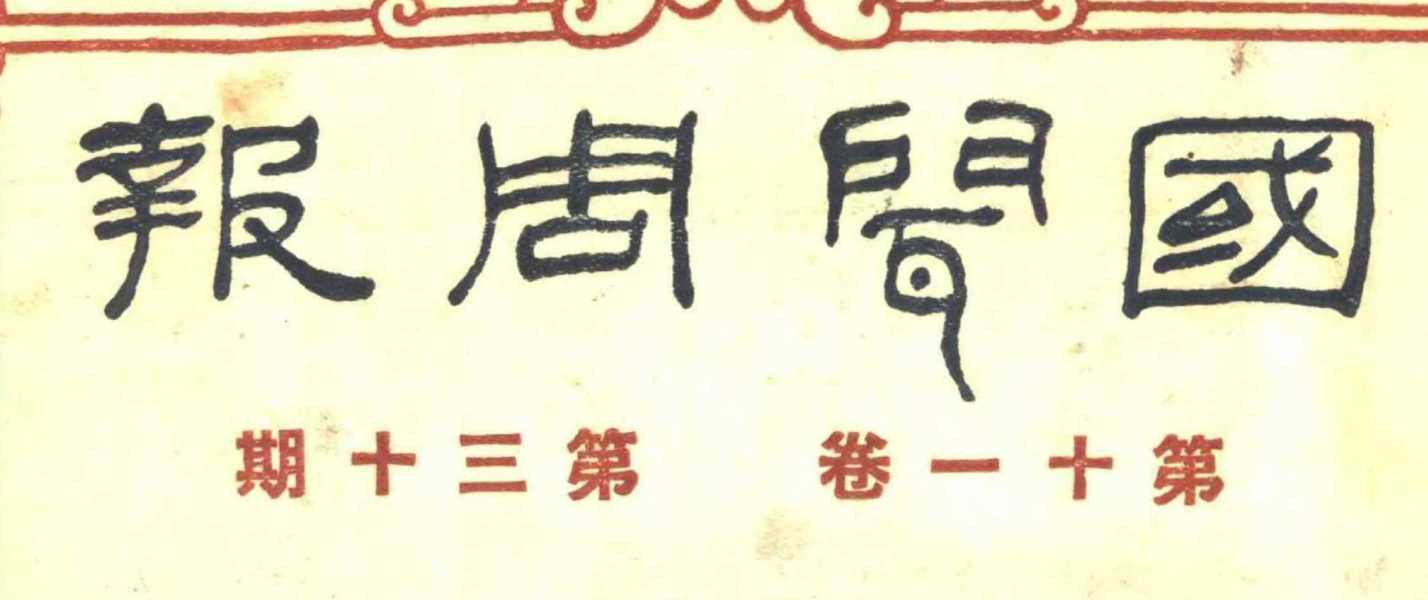


國聞周報

第十一卷　第三十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要目

南行雜記……張季鸞
蘇聯與軍縮……胡道維
歐戰二十周年……若英
日本國防博覽會參觀記（續）……驪呈・云風
悼居禮夫人……嚴濟慈
十戰士（詩傳）……壽琨
根柢……莫孚

民國廿三年七月三十日出版

本報廣告價目表

面積＼地位	後封面	前後內封面	正文前後普通
全頁	每期四十元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六元
半頁	每期廿一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四元
四分之一	每期十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八元
八分之一	每期六元	每期六元	每期五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一）廣告所用圖板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一）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一）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一）廣告文字中西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謄寫以免錯誤（一）凡在登載廣告期內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每週一冊	每月四冊	每季十三冊	半年廿五冊	全年五十冊
報費		一角五分	五角五分	一元五角	二元六角	五元
郵費	本埠	半分	二分	六分半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國內及日本	一分	四分	一角三分	二角五分	五角
	歐美南洋	一角五分	六角	一元九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否則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欵』『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欵，則即按來欵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爲特價。

一、寄欵以天津通用者爲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天津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大公報社

總發行所　天津國聞週報社

電話　三一三二八　三〇五五五

住址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電報掛號　五三九一

分發行所

上海　九江路三十一號大公報分館

南京　成賢街大公報分館

北平　南柳巷大公報分館

漢口　洪春里大公報分館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六報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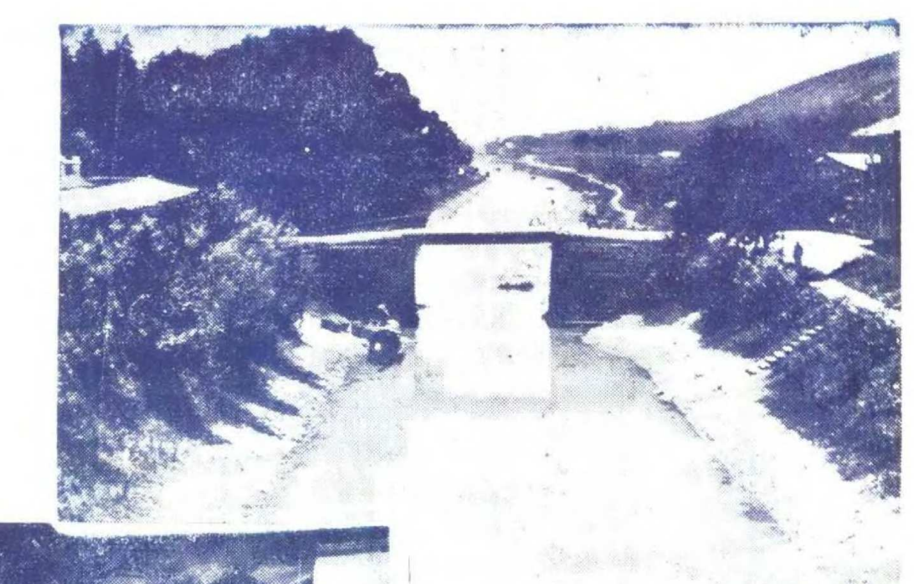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成都　大公報分館



江南旱災



(一) 高岸淺流 相形見絀

(二) 浙江臨平鎮 河道淤淺

(三) 迎神祈雨



(四) 點天香燈祈雨

英國旱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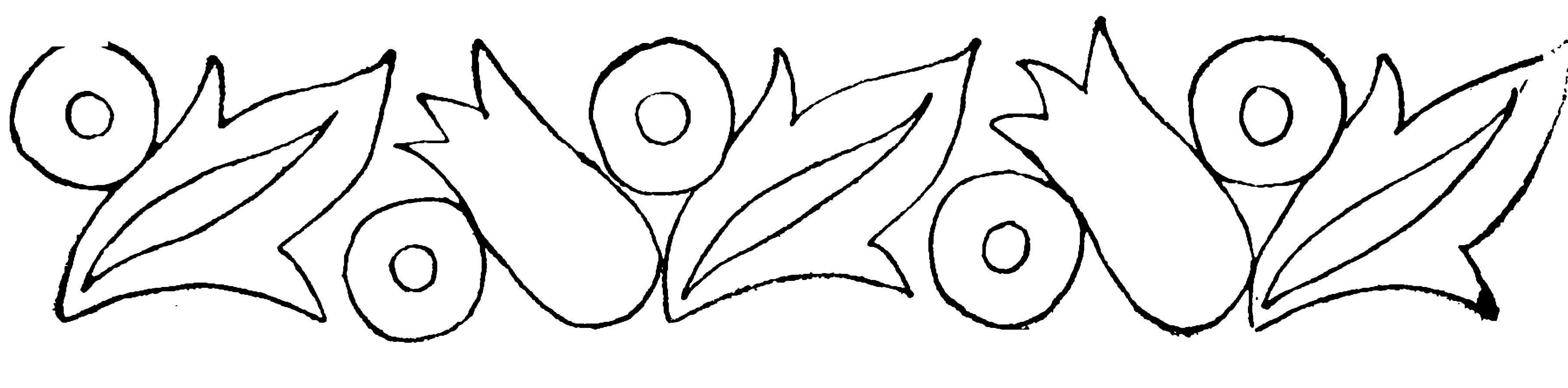


今年旱災遍於世界，英國尤甚。

（上）倫敦近郊田地旱成龜裂。

（下）Carshalton 河流乾旱無水，人可步行渡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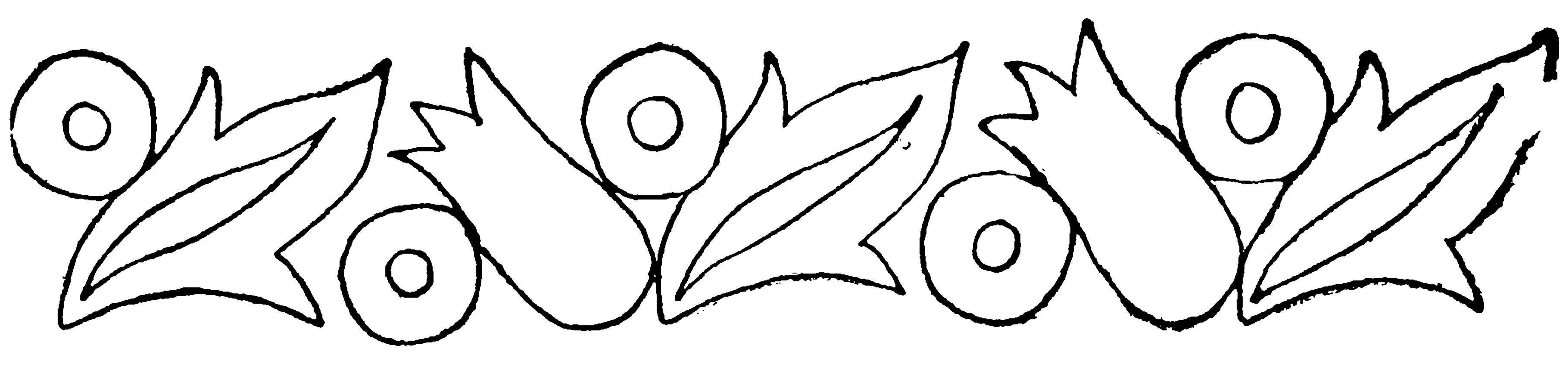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第三十期 目錄
民國廿三年七月三十日出版

插圖【時事新聞寫眞】
一週簡評……記者
監察權問題　大連談話　榆關外軍演習　廬山軍訓團畢業　新疆和平　東南得雨綏遠大水
奧國大政變　海軍會議與遠東　日新閣發表政綱（榆民）
哀莫哀於心死……陳昌裕
蒲柳泉先生遺著補考……路大荒
南行雜記……季鸞
東坡的小品……江奇萍
蘇聯與軍縮……胡道維
歐戰二十周年……若英
日本國防博覽會參觀記（續）……驪呈・云風
讀大公報評論有感……陳昌裕
奧國一幕突變……記者
陸龜蒙的幽默……江寄萍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硯農



一週大事日記……記者

論評選輯

爲會考失敗的青年呼冤……天津大公報

會考結果與中等教育……天津大公報

塘沽協定與戰區善後……天津益世報

從速整理新疆……天津大公報

海軍會議與遠東問題……天津大公報

采風錄……國風社選

藏園羣書題記……傅增湘

詩二首……海豐

凌霄一士隨筆……

文藝

十戰士(詩傳)……詩珉

根柢……莫孚

杏山草堂詩話(十四)……曾嘯宇

時人彙誌（郭心崧）

編輯後記……編者

一周簡評

監察權問題

前星期頗慮監察權問題之紛糾，本週以來，轉歸岑寂，其故由於于先生之持重。一時盛傳于將辭職，旋知不確。于並囑監委，緩上呈中執會文，期風波平靜後，徐表意見。

中政會補充彈劾法三項之決議，乃五常委所提。黨的決議，高於一切，汪先生乃援黨紀之義以警告監委。依現在制度論，汪之主張，業已貫澈。

惟國家果需要監察權，則補充三項，將來定宜修正。彈劾案規定不許發表，懲戒案中政會又可變更，保護行政官何太周？限制監察權何太甚？人民既不能奢望貪污滅絕，且將雖欲僅聞知其事而不可得矣。握黨權者，盍再考慮之！

大連談話

本週內證明黃委員長並無辭意。殷同氏到大連，與日本關東軍人議戰區未了事，頃已告終，詳未發表。殷蓋啣黃命往，催日本撤未撤之兵，及其他關於戰區之事。塘沽協定，存廢未提，蓋我方主張當然作廢，而日方欲別訂協定，故取消之議，在我勿寧不提。

大連談話，大抵如是，此次結果若順利，黃北來之期，會當不遠。

榆關外軍演習

本週內一較可注目之華北的國際新聞，為各國重新表示否認偽國之態度。

先是駐華英軍一隊，依慣例在榆關內外野操，日關東軍代表，牒天津各國軍，要求此後操演，先通告彼方，英司令覆拒之，謂行動依辛丑和約，而榆關為中國土地，不知有偽國，何須告日本。繼之法義軍隊，亦依慣例演習於山海關外，日本無如之何。美軍則依慣例，在秦皇島，故不在事內。

廬山軍訓團畢業

廬山第一班暑期軍官訓練團，本週畢業。第二班開學，在下月初，團副商震將軍，已赴廬山籌備中。

軍訓團選拔全國上中下級軍官，施以短期之特種訓練，

兩廣以外，各省參加。以數量論，兩班不過數千人，精神上則代表全國軍隊。匡廬勝地，一月幕營，舉目河山，驚心國事，學員等當有不勝其奮發者。祖國運命，繫於未來軍人者甚鉅，願祝各畢業學員努力進步！

新疆和平

本週正式消息，新疆南部之亂已平，馬仲英逃蘇聯境，全新無戰事。

新省自去歲之變，戰禍綿延，政軌破壞，財政狀態尤劣。今軍事粗定，一切整理，亟待着手。新省府求政府發中央鈔一千四百萬，救濟金融，正核議中。綏新汽車，議大舉交通，綏新當局，正交換意見。

幸免分裂之新疆，今後必然應邁進建設之第一步。省政宜速現光明，中央須實力扶助，南北經濟界亦宜速着手為投資開發之研究！

東南得雨綏遠大水

東南旱災，本週大有轉機，數省曾得雨，天候亦轉涼，歲收已壞大半，惟程度得較減輕。

北部則綏遠水患，近日益劇。平綏路一度沖毀，甫經修復，又遇豪雨，致前週末車猶不通。各縣大災，省府方呼籲政府求振。

行政院近對救災事，正熱心討論，江浙請賑達四五千萬，財部無以應，方研究倡辦最急之工賑。吾願政府以救旱同樣之熱心，速賑濟綏遠之水！

奧國大政變

奧國總理道爾夫斯，二十五日為國社黨所殺，世界震動。

道氏反社會黨，反國社黨，夾攻奮鬥，一身繫全局之重。其橫死之最大影響，為奧國政局之不易收拾，甚且恐有嚴重內亂之發生。

德奧合併運動，奧人同情者實多，故不必盡為希特勒所操縱。惟道氏死于國社黨之手，致孤立之德國，更喪失義大利之同情。

奧國地小而窮，實不堪獨立，其現狀之維持，徒以列強束縛之故。是以道氏之死，又可謂為列强政策之犧牲！

奧國往那裏去？中歐往那裏去？道氏之死，殆一大悲劇之序幕乎！

海軍會議與遠東

日外務省發言人云：英美已同意日本主張，將來海軍會議，不議政治問題，尤其遠東問題。

縮軍卽是政治，政治本含遠東。日本主張不議者，主張英美承認日本自由活動獨覇遠東之謂也。此所謂不議，乃等於謂一切聽日本，英美不必議也。

除非英美承認日本此種政治的絕大要求，則海軍會議，當然不能捨政治問題而不問。果也，日本發言人發言之次日，英美皆否認日本消息之不確。

海軍預會，十月再開，日本正鈎心鬬角中。而我國外交，何靜寂之甚也？

日新閣發表政綱

七月二十日，岡田內閣發表新政綱，其內政外交，殆皆無特異之點。政綱所揭，皆原則之語，如何實現，更不可知。大抵日本目前所最亟者，仍為海軍會議之最後態度，五相會議，屢會而未決。其必須決定方針之期，在十月以前。

齋藤歸國後之報告，與新閣方針，大有關係。蓋目前所爭者，為究持絕對不妥協政策以臨海會乎？抑與英美預留妥協之餘地乎？海軍標榜前者，外務似屬後說。日本有一重大必決之點，卽果如海軍之主張，堅强到底；其事雖壯，然海軍會議，將因而不成。不成，則須決心與英美為造艦設防之自由競爭，此與日本果為利為害？目前日閣之最大問題在此。

日本在現在階段中，其對華政策，畢竟如何？亦將視其對外大政策而聯帶決之，故八九兩月之日閣行動，甚可注目耳。（榆民）

哀莫哀於心死

陳昌裕

哀莫哀於心死，痛莫痛於國亡。

你儘管有你的嬌妻，你儘管有你的高房；

但是你無骨頭，你無臉面，你無肝腸；

你是個甚麼東西？敢在世界徜徉！羞！

羞！羞！敢在世界徜徉！

蒲柳泉先生遺著補考

路大荒

關於蒲柳泉先生全部遺著，業經劉階平先生先後考定刊於國聞週報二十七期，多以墓表碑陰所列者爲材料。載其遺著「身語錄」身字上尙有一字因剝蝕不能辨識，推爲修字。與文與義似可稱當。惟月前從余友韓君如箴處。假聊齋先生所著「日用俗字」一冊，首有乾隆丁卯先生孫立德弁語云：「大父諱松齡字留仙，柳泉則別號也。有詩集文集．四六集．聊齋志異等書，又有通俗勸世游戲詞……亦不下數十種，皆可行世。今此書先出；以其易爲力耳。而尤有切於身心者；如「省身語錄」．「懷刑錄」．(碑陰已列)「家政廣編」「時憲文」．現在校訂陸續刷出」．……「聊齋文集」亦有「省身語錄篇序」，據此可知「身語錄」「身」字上是一「省」字無疑！又可知先生尙有著「家政廣編」「時憲文」二書。按益都王洪謀(康熙五十九年庚子舉人)柳泉居士行略云：「所著聊齋詩文集，有「日用俗字」．「家政內篇」．「家政外篇」．「省身語錄」．「懷刑錄」「農桑經」．「時憲文」．各乙卷，俱藏於家……按此先生又有所著，「家政內篇」．「家政外篇」．二書。又考「聊齋文集」．有「婚嫁全書」敘云：「唐宋以來，選擇百餘家，造凶煞之惡名，駭人觀聽。古人不愼避。頗亦不甚驗，最不解者爲周堂。不論節候交否，但以爲逢若吉逢若凶。此何理也。今必欲集其書，勿乃爲荒唐者愚乎，而不然也。我輩俗中人，舉世奉爲金科，而我獨自行胸臆，既有違衆之嫌，且子女婚嫁，即無所疑忌，而姻家公母，必齟齬以爲不可。遂不得不設酒封金。轉求術士。故不若廣集諸書，彙其大成，使人無指摘之病，即明知其妄，而用以除疑……」藥祟書序云：「疾患人之所時有也。山村之中，不惟無處可以問醫，並無錢可以市藥。思集偏方，以備鄉鄰之急，志之不已。又取本草綱目繕寫之，不取長方，不錄貴藥，檢方後立遺村童可以携取。但病有百端，而僅爲四十部，殊覺荒率。而較之在綱目者，則差有涯岸可尋矣。偶有所苦，則開卷覓之。如某日病者何鬼何祟以黃白財送之云爾……」小學節要跋云：「小學之書教人以事親敬長之節，威儀進退之文，良足發人德性，眞不啻取天下之童蒙而胎教之也。然其書廢置已久，不惟目所不及見，並有耳所不及聞者。邇年童子之科，取數甚隘，往往年踰不惑，猶操童子之業。忽增五六萬言，俾同總角者咿唔其中，亦良苦矣。余節取其要存三分之一。以便老蒙士之記誦。不許齠齔者竊取之也……」按此三書均爲先生所著也。近年樸社印行「聊齋白話韻文」一冊，是余同邑友人馬君竹銘(立勛)編，周作人先生序，錢玄同先生校，風行海內，幾與「聊齋誌異」抗行。似馬君蒐集鄉賢遺著，不遺餘力。更能與當代名流商榷付印。使柳泉先生湮沒之作得而復彰。並可使世人得見先生之通俗妙文。所謂昌黎文起八代必待歐陽而後傳也歟！惟首篇問天詞，昔先師蒲國政先生(柳泉先生後裔)。每見有是篇即云：「此非柳泉先生所著，是東谷先生(立德)著。後爲傳抄者誤署爲先生著也。」余嘗在髫齡亦不甚注意此耳。昨見友人案頭置有白話韻文一冊，順手翻閱問天詞有云：「自帝堯登極甲辰歲，到如今大淸康熙己亥年。四千九百零六載……」考先生墓表載卒於康熙五十四年……己亥又爲康熙五十八年。是此書最早亦在先生歿後四年所出。又見舊抄本句云且說那帝堯登極甲辰歲，到如今大淸乾隆丙辰年。此篇非先生所著無疑焉！

草於淄川楮硯齋二，三，七。

南行雜記

季鸞

蘇遊一瞥

我兩週前從南邊回到天津，適逢週報要文章，想寫一些旅行雜記充數；但可寫的實在不多，一則因爲此行完全爲一點私事，對於政治問題少所調查；二則旅行中正遇見東南大暑，在一百度炎威之下，幾乎一切的精神活動都要停止，所以想寫一點精采的旅行記，殊不可能。

我想先從熱寫起。的確，近年來沒有遇過這樣熱天，在南京，在蘇州，在上海，最大的感覺就是熱。所幸還有二十幾年夏天在電燈下工作的經驗，雖然瘦弱，還可以支持。我和報界朋友談話，常說新聞記者最好的避暑方法，就是在電燈下專心做文字勞動。實在如此。在這樣炎夏中旅行歸來，並未生病，大概還是靠這一點鍛鍊之功。

尤其感覺熱的是蘇州，因爲蘇州街市太狹小了，人們都擁擠着，毫無辦法。我在蘇州是上月底，那時旱象已成，城內污濁的河水眼看乾了，飲料業已成了問題。一般的人都感覺惶恐，但也聽不見有救災的努力。我到蘇之日，正聽見要接銅觀音求雨。銅觀音者，是光福一個寺裏的觀音像，據說求雨最靈。李印泉先生告我，紀錄上說，銅觀音是晉代所製，宋人筆記中就有向銅觀音求雨的記載，近年也求過，往往有靈。此次又請到蘇州，人們去禮拜的雜沓異常。第三天夜裏確落過一陣雨，說靈也算靈了，但確無濟於事。我想觀音再靈也救不了懶惰的人。蘇州人根本上就不知道防旱。上流社會人那樣悠適地生活着，市政不講，河道不修，一旱就求菩薩，令人感到菩薩救世的願力那麼大，人們自救的熱誠這樣小。這不止蘇州，東南到處都在求雨。老百姓窮極呼天，情有可原；若官吏紳士們也只能附和求雨，那豈不是要招黔驢技窮之譏嗎？

我到上海偶患腹瀉，住了兩天，就匆匆去南京，有許多必然去訪問的中外友人，沒得見着，所以上海的事知道的更少，但見聞所及，也就可驚了。那幾天上海也正大熱，中流生活以下的人苦不堪言。因爲上海房租太貴，小戶人都是許

多家族同居一個小房子，大暑之下，直沒有逃路 。一入夜間，馬路兩旁都坐滿了人，馬路上徹夜汽車不斷，那是納凉兜風的。最奇是聽說各舞塲營業更佳。有個著名的晚報，每天有一整版紀載各舞塲的盛況，和舞星的新聞。聽說有浴衣伴舞的舞塲，現時最支配上海的，大概就是這跳舞熱了。上海市中表面還是那樣繁華，但經濟恐慌正加速度地深刻化。那幾天，正遇見各百貨公司減價，其中一家廣告上寫着買一尺送六尺！這簡直是悲劇式的新聞，也可以知道商業壞到甚麼程度了！

訪章太炎先生

我到蘇州是為求章太炎先生給先父撰墓表，今年是先父翹軒先生誕生百年紀念之年，又是先母去世後三十年。我自清宣統元年以後未曾回籍掃墓，這兩年國家多難，百感蒼茫，深深地感到辜負親恩，所以今秋無論如何要回陝北祭掃。這幾個月以來，腦筋全為此一大事所占，我想祭掃歸來之日，要對職業上及修養上再振作一番，現在却心不在事上。

我生平最崇拜章太炎先生。記得第一次聽先生講是在東京餘姚館，那是先生初亡命日本，留學界開歡迎大會。亡友康心孚先生是先生門人，特別將先生為人詳細相告，所以自那時起留下極深刻的印象。我不懂國學，實在對先生莫測高深；但平常篤信太炎先生是代表革命復國的民族文學家，他是繼承明末諸大先生領導民族復國運動的 。這種事業的價值，實在與中國民族的生命共其永久。他在民國至今占國學界第一把交椅的主要理由在此。至於純學術上的造詣，更不用論了。再者純以文學說 ，先生的文字也自是在文學界的最高峰。他有最偉大的天才，而博覽强記，根本上精通文字學，所以就是信筆揮灑的作品，他人也望塵莫及。我為紀念先父母之計，以為最好莫若章先生的文和于右任先生的字。右任先生是辛亥革命時我初入報界的指導者，而又是同鄉同學。民立報以後雖然沒有再一同做事，但是他永遠對我有最厚的同情，親如昆弟 。記得民國十一年他結束了陝西靖國軍，從甘肅四川蕭然回滬之時，一上岸沒有到家，先來中華新報館看我，眞是悲喜交集。十五年他逗留天津，將往莫斯科，我若無家累，一定隨他轉赴西北了。後來我在天津參加做報，而他從西北出來入了國民政府。去年年底我談起我的立碑計畫，請他寫碑，他欣然允諾，所以我此次特赴蘇州求文於章先生。

愉快之一日

我到蘇州，住在李印泉先生家裏。印泉先生是我二十九

年前到日本時最初的朋友之一，民國以來常有親厚的私交，十年以來屢次到蘇州去看他，這三年沒有見了。此次到蘇，他正在病後，承他殷殷欵接，陪我一同去訪章先生，代我說明來意，立承允諾，我代全家叩謝，談了許久。先生將近七十了，精神還是那樣健旺。先生新居，在錦帆街，從上海遷來不到一月。新居軒敞，比上海同孚路好的多，聽說是負債買的。蘇州近有不少青年從先生學國學，還有四位十幾歲的少年也參加受敎。印泉幼子希泌，是其中之一。先生喜歡敎青年們，所以蘇州生活甚不寂寞。

在蘇州有最愉快的一天，事情是這樣：我知道印光法師在蘇州，故托印泉介紹去訪他。一天早晨，我同應越張木欣蘇州金東雷二君往訪，他住的是報國寺，寺很破落，規模也很小。一進寺門，就得了一種好印象。因爲以印光之地位，儘有宏麗寺院可住，爲甚麼住在這樣一個破寺裏。後來到一小院，入室後見壁上有一洞，法師伸首出洞與吾等相見。我生平沒有見過僧人掩關，這是第一次，所以印象甚奇。十餘年前在上海見過，此次看他依然不老。他問我這多年還做報嗎？我說可惜枉費聰明，他就接着勸念佛。他對國事感慨很深，先談起臧本案，說中國是得佛加佑。他再三說國家危險得很，大家應該念佛，念觀音菩薩。談了一點多鐘，留我們在寺裏吃飯，飯後又談，始終是殷殷解說念佛念觀音普薩之利益。我對於宗敎是門外漢，但這樣虔誠溫厚的名僧丰度，實在欽佩。他說明年大概要離開蘇州，而未說何往。我勸他來平津一遊，答稱不來。法師今年七十四了，在蘇州掩關已經四年。東南社會崇拜印光的信徒，非常之多。據說自到蘇州，信徒們施財給他請隨意做功德的不下數十萬元，他大概都用到刻經與慈善事業。本人是不要一點虛榮，更不需甚麼供養。自己說七十歲時，人勸他做壽，他以去留爭。他生平不收徒弟，不做方丈，只是精進修養，見人就勸念佛。這樣的高潔而精誠，無怪乎成爲一代的泰斗！他是陝西郃陽人，現在還是滿口陝西話。 他近年正修編四大名山志，贈吾等兩種，盛意可感。我們出了報國寺，又到章先生家，兩處相隔不過百餘步。我對章先生說，蘇州城內有代表儒佛的兩位大師，而住在比鄰，這不失爲當代的佳話。我又說印光眞像個和尙，猶之乎先生眞像一個經師，人難得幹甚麼像甚麼。先生也聞之大笑。我心中默思，假定中國各界人都保持他們本職業應有的道德與才能，中國一定不會墮落至此。我但願我在報界服務期間，常能像一個記者。先像了，才能論到優劣高低。我們別了章先生，又去拜訪金松岑先生。先生是現代文學名家，又是報界前輩，此次在蘇初識。先生離報界已

多年，專心著作。去年給安徽修志，現在正修雲南志。先生的天放樓文集，此次承東雷贈我幾冊，通讀一過，愈增欽慕。就專以文學技術論，海內今日實不多見。惜乎我在蘇日子太少，未得從容請教，這是我認為遺憾的。

一天訪見了海內三位泰斗，甚為愉快，以為是此次旅行最大之收穫。不料正在印泉院內草地上踞坐閒談，又來一珍客，乃是前年在黑龍江代表中國護路守土最後撤退的蘇炳文將軍！他自歐洲歸來後，就卜居蘇州，與印泉交厚。此日因為將遷居南京，偕夫人來辭行，我們於是又大談起國事來，直談到半夜方散。蘇夫人給我們詳敘前年護路作戰的經過，她體弱而健談，將那孤軍奮鬥的哀史說來娓娓動聽。這一晚炎熱無風，大家在微弱的電燈之下談論過去現在的這些嚴重問題，不由得都發生深刻的家國身世之感，忘了暑熱，不知夜深。希泌君少年愛國，也熱心靜聽到底。

爪哇第一號

我在南京前後八九日，為暑熱所困，無意作新聞的採訪。蔣汪兩先生都見過，但無多可紀。總之，此行在政治上沒有做甚麼特殊研究。遊覽呢，也礙於天時，僅僅與右任及二三同鄉老友遊了兩次湯山，並參觀右任在湯山附近松林中一個小小別墅，我們稱之為天下第一別墅，因為只是幾間鄉下平房，而風景却極佳。現代大官們往往歡喜住大房子，更喜歡上海有大房子。右任在上海三十幾年，沒有房子，南京住房也極狹隘，這個別墅又如此之簡單，這至少可以說他在消極方面還始終是三十年前在上海辦窮報時代的丰采。關於此點，我很為他慶幸。

惟有一事願給社會特別介紹的，是關於飛機製造的問題。此次在京偶然知道飛機修理廠正自造一架飛機，曾與本館駐京同人，特去參觀，狠感到濃厚的興趣。問題是這樣：爪哇華僑，曾捐助一筆款項，指定須中國自造，所以修理廠承受過來，設計自造，定名為爪哇第一號。我們參觀之時，已經大體完成，我離京之時，已經全部完成，正徵求飛行員，擇日試飛。詳細情形，待試飛之日，官方要有發表，這裏不談。我現在只請大家注意幾點：(一)自造與購買，價錢至少差一半，這還是重要材料從外國買。(二)自造任何飛機，都不難，因為飛機製造，在各國已是一種普通工業，從發動機起，就少有秘密，因為儘管可以向各名廠購買仿造權。(三)造機廠可大可小，機器也不複雜，中國儘可在全國各處設立小規模的製機廠。(四)中國真有人才，更當然可以訓練無數的人才。爪哇第一號設計者田君，山西臨汾人，在美國學的

。據說在美國曾設計過多少次，所以設計全不成問題。這種優秀人才，田君以外，應該還有，並可繼續養成。爲甚麽國家建設航空的運動，不赶緊集中力量於自造之途？（五）中國工人，能力很優秀。就說南京這個小廠罷！工人不多，辦許多事，有幾架損傷重大不能成形的機子，都修理復元，工人都穿着制服，緊張工作，井井有條，誰說中國不容易工業化呢？這些工人，大半是北方人，我先疑惑北方工人笨，完全証明不確。最後，願全國人牢記一件事。就是航空太需要，而買機太費錢。一碰就壞，一壞就是十幾萬，而且永遠倚人，毫無基礎！我們這個窮光蛋國家，實在要趕緊想想法子！

廠長劉先生，教官金先生，和田先生　，給我們許多智識，大家談到許多問題，我想有機會要詳細紹介，這裏只是先喚起社會的注意。我從南京回來，心頭常有這爪哇第一號的印象，揮之不去。那一片綠茵的大地，幾棟簡單清潔的工塲，昂然立在各式破損飛機中的新裝燦爛的爪哇第一號，不受社會注意的孜孜努力的中國工人技師！雖然在二千里以外了，就同常在我眼前。我記得參觀之日，從工塲回城，正看見蔣先生坐機，越過城墻，向東南駛去。在那機聲軋軋中，我想到，假若最高軍事當局所乘的是中國自造機，國人是怎樣興奮呢？其實這都非難事，只要向這方面趨。大學自造飛機的時代到了！我願先給這南京廠和上海廈門廠獻身造機事業的人們祝福！請全國人同情他們，共同維護發達這中國絕對需要的飛機工業！

我的南行雜記止此，因爲其他更零星片段，不足一寫。假若有感想，或者有用其他方式表現的機會。我這裏再謝謝太炎右任印泉三位先生！因爲我歸津不久，章先生已經將先父墓表稿寄來；于先生呢？正在滬養病，心緒不佳，但得到章先生文稿後，五小時內就寫成一通，又承章先生給寫碑上的篆額，現在正由李先生在蘇州照料刻石。這樣炎夏，如此勞累三位先生，眞是存歿榮感，永遠銘謝了。

（七月二十五日）



東坡的小品

江寄萍

峴傭說詩云：「東坡才思甚大，而有好盡之病，少含蓄也。」不知此正東坡之佳處。東坡自己亦云爲文如行雲流水，初无定質，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此即才情奔放之明證，劣才之人，欲如此亦不得也。藝苑巵言亦云：「讀東坡之文，似不讀書者。」其明暢可見。余謂其文之所以豪放者，半由才情，半由個性，絕非勉强可學來者。

東坡詩詞之豪放，人盡知之，姑不論矣，即其片言隻字之短簡，亦不失其本色。余喜讀其函札，較其論文，詩，詞爲尤甚。其與友云：

「臨皋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

又與王慶源函云：

「但値登高，西南引領，即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可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放歌倒載也。」

寥寥數十字將東坡豪放不羈之個性完全表現出來。東坡之小品亦與其尺牘一樣的絕妙。其記遊廬山云（見東坡志林）：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鞵青竹杖，自挂百錢遊。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又復作兩絕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憶淸賞，初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眞個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之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元寺。主僧求詩，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北十餘日，以爲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總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廬山詩盡於此矣。」

東坡之文，自成一種風格，即其政治論文，如上皇帝書請廢除三司條例司；亦有一種豪氣，可見其個性使然耳。

七月五日

蘇聯與軍縮

胡道維

蘇聯與國聯發生關係的第一條大途徑，就是關於人道事業方面的合作，這我在本刊第十一卷第二十八期中已經加以論述了。其第二條大途徑，就是軍備縮減一方面的努力；本篇的用意，便是在敘述這一方面的努力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三年十四年間的演進情形。國聯在維持和平與促成軍縮上的能力，自始即不曾取得蘇俄的信任。不但如此，當初的國聯顯係受軍國主義的法國的把持，而法國又是蘇聯在西方的第一個大讐仇，所以在蘇聯的眼光中，國聯這個機構隨時都有被人利用以實行排擠這個世界第一勞動國的可能性。

因此，凡蘇聯與有利害關係的國際爭執，蘇聯都不承認國聯有干涉的權利；凡國聯的決議之不與蘇聯理想與慾望相脗合者，蘇聯亦不承認有實施的效力。這種頑拒的態度，屢使國聯遇有蘇聯邊疆地帶發生問題的時候，感受極大的困難與棘手。在一九二〇年的俄波戰爭與九年後的中俄衝突的時期中，國聯都不得不處之以完全漠視與軟弱的態度，從而激動一時國際輿論的批評：這也算是因國聯熟知蘇聯的仇視而無可奈何的辦法了。

雖然如此，國聯却也曾有過數次干涉與蘇聯有關的事變的舉動。第一次干涉，是應波斯的請求而起的；但是在國聯理事會只表示接受請求而尚未發生具體行動以前，兩關係國家便自動的將紛爭排解成功了。其次兩回的干涉，都是有關于佐治亞（Georgia）的國運的：這個國家的獨立，曾經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德俄條約予以承認；但是在三年之內，蘇俄的侵略便已將牠完全變爲蘇聯的附庸了。因爲佐治亞流亡于巴黎的人民的請求，國聯大會便于一九二二年與一九二四年兩次通過決議案——請理事會注意佐治亞的事變，並希望其「能利用可能發生的任何機會，遵照國際法的規則，以和平方法，協助恢復該國的常態」。蘇聯對於這些決議案，不但認爲是無足輕重的「紙張上的支持」，而且認爲是惡意干涉的具體的實證。

第四次的干涉，發生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間。芬蘭（Finland）認蘇俄關于芬蘭人民在俄領東加瑞尼亞(Eastern

Karelia）應享的權利不曾履行條約的義務，故不能辭危及世界和平的罪名，蘇俄則堅以此爲純粹國內的問題，不許他人有置喙的餘地。最後，芬蘭遂于一九二三年春季請求理事會轉咨國際常設法庭，供獻其關于本案的意見。然而齊洽林卻堅持的拒絕在「所謂國聯」或國際法庭之前，討論這個問題：因爲蘇聯不能信任這些機關的公正心。常設法庭於聽取芬蘭的一位代表的陳述之後，以七對四的大多數決議——認本法庭無權關於本案作意見的供獻。據牠所闡發的理由，本問題既爲芬俄劇烈紛爭的對象，供獻意見便等于解決紛爭；而解決紛爭，若缺乏蘇俄事先的許可（因蘇俄並非國聯會員國），亦不能有施行的效力；而欲取得蘇俄的同意，在當時情形下又是絕不可能的事。這次東加瑞尼亞的案件，頗能表示國聯理事會當一非會員國拒絕合作或加以反對的時候，所感受的困難與無能。依盟約第十七條第二欵，理事會本可以「獻議任何最合宜最有效的行動」；但在實際上，這種行動是被非會員國的態度所嚴格限制的：非會員國若不願容忍調查，不願供給案情材料，不願承認理事會的決議案，國聯便絲毫不能有所作爲了。只有在一個非會員國對一個會員國「引用戰爭」的時候，國聯方可以依據第十七條第三欵的理論實行牠的意志。

在事實上，凡在蘇聯與有直接關係的事件上，國聯無不因蘇聯的怨懟，而不能在維持和平上作滿意的努力。就是當國聯試欲解決蘇聯僅與有間接關係的事件的時候，蘇聯的暗影都在在有影響國聯的討論與決議的勢力，在決定棉沐爾（Memel）的地位與阿侖羣島（Aaland Islands）的所有權的時候，國聯都曾顧全蘇聯的要求。在李頓(Lytton)報告書裏面，有一句明文的聲述—就是，中日事件的任何解決方法，若漠視蘇俄的重要權益，均不能認爲滿意。國聯大會幷曾於一九三三年二月議決：中日事件顧問委員會，在蘇俄同意之下，應包含有一俄維埃的代表。蘇聯最後是拒絕這項邀請了：據李維諾夫所闡述的理由，蘇聯既非國聯會員國，自不能參與國聯顧問委員會的最後決議案；且顧委會所代表之國家，有大多數（二十二國中有十三國）尙未曾與蘇聯發生正式國際關係：所以他的結論以爲「似這樣組織的一個委員會，顯難對蘇聯發生合作的工作。」

蘇聯對於國聯解決中日糾紛的努力，總是採取漠而不理的態度：有人說蘇聯還有別的用意——諸如畏懼引起日本仇視的心理，「漁人得利」的野心，以及普通反對國聯的傾向等用意。但是實情上，還是因爲蘇聯要保持一種獨立行動的機會，不願負國聯合作的責任。無論如何，他們因爲地位的

獨立，確曾對國聯與美國所共同創發的中心遠東政策——不承認「滿洲國」——加以相當的藐視：這在日俄間的售路交涉上，就可以明白的看出來了。

在比較近年發生的遠東事件上，蘇聯雖已表示不肯輕與國聯合作的態度，然而牠在維持和平其他方面却仍有不少供獻的機會。牠對於軍縮會議的籌備時期與開會時期所表示的合作態度，均爲這種趨勢的象徵。蘇俄後來的合作宗旨雖漸趨重於各特殊方面，但是牠原有的宗旨却是有廣遍性的。蘇俄的一種根本的外交政策，就是要減少資本主義國家共同武力干涉的危險：自一九一七年蘇俄革命將世界劃分爲資本主義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兩個大系統以後，蘇聯的心理上無時不感受這種危險的威迫。蘇俄的軍縮政策，便是一種自衛政策。並且因爲蘇俄目前的方針，只在內部的經濟建設，而不在對外的軍備充實：所以牠很能捉着軍縮運動的機會，對世人宣傳只有共產主義者惟能脫世界于軍備賦稅與國際戰爭厄運的一類言論。

蘇俄的軍縮政策，已表呈有四個不同的方面：第一，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七年間的偶發的努力——例如與列強共同參加的塞諾亞會議(Genoa Conference)，與牠的鄰國共同舉行的莫斯科會議，以及同小海軍國參列之國聯的羅馬會議等，都是這個時期間的努力；第二，在國聯軍縮預備會席上所主張之各種過分的提議——蘇俄明知列強無接受這些提議的可能，據說牠的用意不過是要離間各國政府與各本國勞工階級間的感情罷了；第三，對他國交于預備會之一切提議加以輕蔑的抨議，並拒絕與預備會工作的結果發生關係；第四，在軍縮會議席上所表示之一改從前抨擊而爲合作的態度，以及關于侵略國定義方面所提付的供獻與所獲得的成功。

這四個方面，起因大概都還不在蘇俄或國聯所緊急關切的事項，蘇俄的政策是隨歐洲政局而變易的，尤其是隨德國的政局而變易的。

蘇俄第一次主張以國際會議商討軍縮問題，是在一九二二年：齊洽林在塞諾亞的時候，曾宣稱他有發起一個普遍縮減軍備的計劃的意思。但是因爲這個宣言立即掀起了法國的反對，所以也就無形的流產了。蘇俄既不得志于塞諾亞，乃召集了牠的各鄰國在莫斯科舉行軍縮會議：在這一次會議中，波蘭的主張與國聯後來的主張如出一轍——認爲根據「國聯在軍縮計劃上的豐富經驗」，在未實行軍縮之前，應以構設一種公斷與安全制度爲先決條件。莫斯科方面的答復是很率直的？「俄國代表團熟知國聯……對於一切軍縮提議——無論其程度如何低微——均已予以具體的推翻」，故自

認有「不涉及國際聯盟」而獨立從事計議的權利。然而因爲蘇俄與他的鄰國間的互相猜疑，莫斯科會議終于無結果而解散了。國聯于一九二四年召開的羅馬海軍會議——目的在討論海軍比率的原則，施用於非華盛頓海軍條約簽字國的問題——也不曾有更大的成功。蘇聯的原有主張，是以軍縮爲達到安全的途徑的：在羅馬會議中，牠却又顛倒牠的主張了——牠堅持的說：列强如不接受某某担保牠的安全的條件，牠便不得不極謀有以建設牠的海軍的方法；在這些條件之中，有一條簡直說在任何協定之中均不應認國聯理事會爲一保證的機關。雖然如此，蘇聯在這次會議中，固不曾改變牠的消極的傳統政策與一般反國聯的態度：牠却宣稱有參加此後國聯所邀集的一切會議——只要與牠有利害的關係——的願望。這種公開表示的合作態度，與蘇俄在一九二二年瓦爾國聯衛生會議裏所抱持的方針，已是迥乎不同了。

不過這種宣傳的政策，卒因蘇俄與瑞士因一九二三年佛洛夫斯基被暗殺一案而發生的交惡，不曾完全的見諸實行。這個案件曾懸經四年而未決，同時蘇聯亦拒絕派代表參加瑞士境內所舉行的一切會議（1）：所以，一九二五年取締軍用品國際貿易的會議（2），以及一九二六年與一九二七年春季軍縮預備會所召開之最初三次的集會，都沒有蘇聯人員的蹤影。

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間的時候，蘇俄與瑞士的懸案終於解決了，莫斯科又纔參與日內瓦的軍縮談判。軍縮預備會第四次會裏的蘇俄代表李維諾夫，便立即告訴他的同志們說：他們的努力在已往絲毫未發生效力，預備會的工作不過是「一種純粹裝飾的性質」。最後，他很勇敢的提出了莫斯科的軍縮方案——要求立即的，完全的，並且普遍的實行軍備縮減。他的方案還並不是軍備縮減，而直是「陸海空軍的完全取消」：內容包括「一切武裝人員的遣散；一切現存戰鬥工具的毀滅；一切軍艦與戰鬥機的消滅；軍事教育的禁絕；軍事役務與後備訓練的取消；砲台與海空根據地的撤毀；兵工廠所的停止；軍事預算，軍人內閣，參謀部署，軍事行政部的取消；戰爭宣傳的禁止；製造軍用品許可狀的停發；以及厘定法律，遇有觸犯任何上述各條者，即認爲背叛國家罪，而加以嚴重懲制等等辦法。

這個方案分四年逐步實行。將來如有人在本國作軍備鼓吹者，即以國賊治罪。爲要使化學與細菌學的物質與方法不至爲人利用于戰鬥途徑起見，蘇聯政府並提議對這些化學工程設施一種勞工團體的統制（3）。

李維諾夫很帶譏諷意味的請求他的聽衆不要被他的軍縮

計劃所驚倒。他說：「起初一看，牠的澈底，牠的範圍，也許很顯得複雜，難實現，甚或過近於妄想；但這都是因為這個題目過『新』的原故。我們簡直可以說一般軍縮問題至今尚未曾提到過」。

預備會——在當時以及後來——對于這個澈底的提議，都是出以冷淡的態度。有一個觀察家說過：「蘇俄方案曾產生或不會產生的結果是什麽姑不具論，牠至少曾使其他各國的代表趨于顯著的一致。因為在這一次，預備委員會幾乎為完全一致的空氣所籠罩」。一般人立即認這個計劃為一種誹謗國聯並窘迫資本主義者的步驟。

于是反對完全軍縮計劃的理論，便蜂起雲湧的發現于壇坫之上了。主要的理由，無非是說：軍縮應以安全為先決條件；蘇俄計畫不曾計及各國現有的戰爭危機；盟約第八條所規定的，是軍備的縮減，而不是軍備的毀滅；並且第十六條還有承認軍備為必需的意義。預備會的辦事機關立即預備了一道議決案，內容係宣稱：本委員會「對于蘇聯所提起之立即完全並普遍的軍縮草約，業已研究其基礎，並曾注意及絕大多數會員的意見——僉以為此項提議雖與人類理想相符合，但在現有世界情狀之下，確沒有實行的可能性；欲其見諸實施，尚有待于國際機關的力量——關于和平程序與制裁方法兩方面——俱有增進之一日(4)。」

上述的這個驚人的提案尚未曾有被付表決的機會，李維諾夫又從他的夾帶中提出了一個新軍縮議案——主張以局部的漸進的方法進行軍縮——比之前一提案，不似那樣的劇烈，而具體性則有過之。依照這個方策，一切國家均應按百分率分別實行軍備縮減：但為保障弱小國家起見，大國家應減之百分率應高于小國家。這個草約中還包含有其他二個原則：一則為現有各國的軍備應加以切實的減縮；一則為協定中應載明各國所應縮減之軍備的數字的比較率。

這第二個計劃內有兩個原則——就是，草約中應包括軍縮的數字，與採用籠統的軍縮制二者——是委員會起初所已討論過而不曾接受的。他們業已同意將他們的工作限于應行縮減的軍用品的列舉；至于每一軍用品應減至如何程度，那是要留待將來正式會議加以塡註的。這個計劃中的比例縮減法，委員會從未曾加以嚴重的商榷。在一九二二年，易胥爾勳爵(Lord Esher)亦曾作過同樣的提議，但是大多數委員却極不贊同：他們以為軍縮協定應以「安全」而不以「數學」為標準；比例軍縮辦法反將使歐洲所謂無軍縮的國家，比其他各國還要佔較大的便宜，並且這種方略亦未免過于不計及一般軍備不充實的國家在改進其現有軍備上應有的權利。結果，

預委會將這第二個蘇聯提案照舊的置之高閣了——辯論終結的時候，不過勸告原提案人——如果願意的話——將這個計畫另提到軍縮會議裏面去罷了。

嗣後，預委會逐專事完成牠自己的協定草案。蘇聯代表對於這些資本主義者的同事，也是覺得來而不往非禮也的加以嚴酷的批評。他們在整個的討論之中，都是自處於孤立的地位，將「爾」「我」的界線劃分得似鴻溝一樣。他們始終只有兩種目的——一就是揭穿預委會的「假和平主義」，二就是利用可能的機會鼓吹最高限度的軍縮辦法。這第二種方針頗能使他們站在戰敗與無軍備的國家的立場上，來宣傳戰勝國亦應同樣縮減軍備的理論。雖然如此，蘇俄的人緣還是不見得增高。

預委會開會的總結果，不過是使蘇俄拒絕接受預委會的草案，爲正式會議討論的基礎。草約中不曾包括處理已受訓練的後備軍與現儲軍用品的辦法，尤爲蘇俄所反對；並且此約亦不曾明白的裁訂以軍備縮減爲會議的目標，這也是令蘇俄齒冷的一個缺點(5)。

軍縮會議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二日與中日淞滬戰爭東西交輝的開幕了：恐怕正是因爲遠東事變正在吃緊的原故，所以蘇俄在他們完全取消軍備的計劃于二月二十五日復二次被拒絕以後，便同意接受上述的草約爲討論的基礎了。但是李維諾夫還是希望強使軍縮會議接受蘇俄第二次軍縮計劃的原則，所以他提議對預委會的草約第一條加以如下之修改：「各締約國同意以累進的比例原則爲根據，而實行對現有軍備予以實質之減縮」。

但是他的希望又歸于泡影了。會議不肯用比例減縮爲軍縮的標準，而以國聯盟約第八條所載原則代替之。該條所需索的軍備縮減，是以國家安全爲限度的。蘇俄代表因欲「改善這條的意義」起見，所以轉向闡明所謂「國家安全」的詳細因素上努力：例如領土的大小；人口的分置；鐵道的狀況；與他國的政治關係；大戰後國家的安全地位，換言之，即關係國家是否曾受外國武力的侵略；以及有無鄰國曾對之不宜而戰等等——這些都是他們所謂「國家安全」的因素。這些因素都有施用到蘇聯本身的效力，並且都是拒絕以第八條的原則爲眞實的軍縮標準的好理由。

軍縮會一致的決定：各國應首先放棄所謂「侵略性的軍備」。但是困難也就在給這個名詞以相當的定義。因此，蘇聯便又乘機實際的復活了他們第二次的軍縮草案！他們說下列軍備均是「侵略性的軍備」而應加以取消：㈠坦克車，㈡特重長距離的大砲，㈢萬噸以上的軍艦，㈣十二寸徑以上的

海軍砲，㊄航空母艦㊅軍用飛船，㊆重轟炸機，㊇各種空中炸彈，與㊈一切化學戰與黴菌戰的法術與器具。軍縮會原組織有陸軍海軍空軍幾個軍備討論委員會，任務就是要列舉「毀壞性最烈强且對于非戰鬥人民最富威脅性」的軍用品：牠們的報告書，蘇聯代表均一律的拒絕加以贊成。他們一方面極力痛斥這些委員會只「不斷的從事專門性的理論」，另一方面仍企圖包括更多的軍用品于禁用之列。到了六月的時候，美總統胡佛氏發表了他的數字的比例的軍縮計畫——按此，則一切國家均約須減掉所有軍備的三分之一——這倒是恰合俄代表之心而極受他們歡迎的一道文書了。

軍縮會對于這個計畫，只舉行過間斷而無精彩的討論。直至七月二十三日，軍縮會方接受卡列氏(Benès)所草擬之決議案——無非對于該會以往的工作加以簡述，對於將來的期望加以闡發。李維諾夫之反對這個決議案，大有不遺餘力的模樣：因爲牠不曾包括有任何具體的數量的減縮的決議計畫。美國代表倒接受了這個決議案，不過有保留罷了；而蘇俄代表則始終不懈的必欲求得一決議案，用以達到縮減一切軍備三分一的目標。李維諾夫對軍縮會說：「蘇俄之全部取消軍備的計畫，因爲不合實際而被拒絕。十年的預備工作，與六個月的會議也只證明了：其他各議案的不合實際」。軍縮會雖以接受上述決議案而草草結束其第一期的工作，而李維諾夫在散會的時候還在喊叫說：「我贊成軍縮，但不贊成這個決議案」。

軍縮會在一九三三年方稍呈活動的徵象。對于英國所主張之禁用武力的歐洲協定的計畫，會議中幾乎一致的加以擁護；李維諾夫認限制牠的效用于歐洲方面爲不當，因之頗持異議——但是他却也覺得這是聊勝于無的辦法。英國所提出之軍縮條約草案——曾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被軍縮會所接受，爲一討論的基礎——亦曾同樣的獲得蘇俄的贊助。

對於這個草約，蘇俄的批評大致有如下述：㊀關於軍隊與軍用品所限定的額數，只限於歐洲各國，「而且並不包括牠們全體(6)」；㊁關於短期徵兵制的提議，亦只限於歐洲，竟將非歐洲與殖民地各軍隊排除治外；㊂海軍雖對小海軍的建設加以停止，但仍容許各大海軍國得以繼續擴充，以達於條約前的協定狀況；㊃空中襲擊「在某某邊區爲警察任務」仍得施用；最後，㊄本草約在「有戰爭或戰爭的威脅」的時候，已自行宣布其缺乏效力。

蘇俄對於「統制」委員會一節，表示接受；但却保留有提及委員會人選問題的權利。假如我們按他們自己的草約來推斷，他們的這種提議或定將包括職工會的代表，與各種和

平組織的人員，於統制委員會之內。

但是最關重要的，還要算蘇俄對於英國草約第一條——按此條，遇有巴黎非戰公約之某一簽字國對該公約加以「破壞或破壞的威脅」之時，各簽字國得召集全體會議，用商應付方法——的接收，以及對于第一部增加侵略定義的提議。從前的蘇俄政策，素來以爲安全協定無關于軍縮問題；並且認爲將這兩個問題相提並論，便是有意推延軍縮計劃：這種政策到現在顯然已發生改變了。從前他們對安全問題表示懷疑，因爲「安全只能求之于軍縮」；但是現在他們却變爲「安全委員會」裏最活動而且最有生產力的工作員：這又是什麽道理呢？

莫斯科政策的變遷，誠然無疑的是緣于政治環境的變遷。從前，俄國是德國的支持者，在預委會裏面總是與反凡爾賽條約反法國的一部分人相勾結。現在呢？他們對法國的不信任，已一變而爲對德國的不信任。從前是畏懼別人的共同心理，使德俄發生契合； 現在是不信任國社黨的共同心理，使蘇聯與法國波蘭發生諒解。

現在的蘇俄同國聯大多數會員國都已發生好感，他們的思想與論調焉有不發生變動的呢？李維諾夫從前譏諷安全問題爲一種「反覆行動而不肯向前」的藉詞。現在他却恍悟安全的努力或正爲求到軍縮之一個法門。所以表示樂予贊助與嘗試的態度。這樣行動的變遷，已使李維諾夫由劇烈的批評家一躍而爲合作的同志者：又何怪軍縮會的主席稱頌他的美詞宣騰于日內瓦之內外呢？

英國的西門爵士(Sir John Simon)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關于英國原有之商議國聯的計畫 ，又有新草案提出。這個草案的用處，就是將監視世界和平的責任，從巴黎非戰公約各簽約國特別會議的身上，搬回到與國聯大會或理事會共同商議的辦法上面去。在這種規定之下，非國聯會員國亦得就商於國聯兩機關之任何機關，或假手國聯秘書長呈遞呈請書而發起這種會商的集議。按國聯盟約第十七條，非會員國不得有商議國聯的權利；上述草案便有彌補此條之不足的效力。蘇俄雖未曾立即確定的接受英國的草約新案；但是牠對於原案中「和平會商」的提議，却是不久便已表示其贊助的傾向的：因爲牠曾經呈遞一說明書，詳細規定這種會商的日期，並確定侵略國的定義——因爲會商結果或有不能維持和平之虞，準此定義他們便可以決定負破壞和平之責任者究爲誰一方面。蘇俄幷認「凱洛格公約的破壞，或破壞的威脅」這個名詞爲過於空洞，所以主張確定牠的意義爲「引用軍事步驟的攻性威脅， 哀底美敦書的遞交， 外交關係的斷

絕，海空軍的示威，在邊疆附近重量武裝軍隊的集中，動員令，封鎖，預備戰爭，與宣佈戰爭」等行爲。

足見蘇俄對于解決糾紛與維持和平的工作上，是有具體供獻的：牠不但關于「和平會商」曾主張作一詳確日期的規定，而且曾提出侵略的定義以便利會議的決定。軍縮會曾派一委員會討論這定義，而且這個委員會曾對之備致贊頌的美詞：足見蘇俄定義在日內瓦所引起之一般的重視與好感了。反証之以其他蘇俄提議所得的反響，幾使人疑惑這個定義並非出于俄代表的手筆了。這個定義內容包含兩部分：㈠係列舉一般侵略的行爲——凡出於這些行動之任何一種者，即爲「侵略國」；㈡係列舉一般政治的，國防的，經濟的行動，是任何國家亦不得引之以爲發生略侵行動的口實的。凡首先發生下列五種行動之任何一種者，即爲侵略國：㈠戰爭的宣佈；㈡領土的武力佔領；㈢武力的轟炸或侵襲；㈣無當地政府之許可而實行軍隊的侵入；與㈤對其他一國舉行海軍封鎖。依蘇俄定義之更進一步的陳述，凡屬下列情形均不得引爲支持上述各種侵略行動的理由：㈠關於他國之內部情勢的理由，有如牠的「退化」，行政的腐敗，騷動，革命情形；㈡關於行使主權的行爲一方面的事實，有如違反協定，脫離外交關係，抵貨運動，限制移民的方案，對外人的待遇，邊疆事變等情形。

始終渴望安全保障的法國，以及一般小協約國，無不立予蘇俄提議以誠摯的支持；因爲定義中所認爲違法的行動，也正是牠們所最畏怖的行動——如侵入，轟炸，佔領等等。希臘著名國際法家波里蒂斯大使(Ambassador Pollis) 代定義審察委員會報告的時候，曾給蘇俄代表以熱烈頌揚——據說這個非國聯會員國的提議，「曾在每個研究牠的人的腦海中，鼓弄一種非比尋常的吸引力」。

這種領導國際機關以實行決定「侵略者」的定義，既係來自蘇俄的代表團：所以使一般希望蘇聯加入國聯的人們，異常的感覺興奮。例如法國與挪威的態度，就是如此的；法國舌人對于蘇俄聲稱這個定義可供國際機關的應用一點，極力認爲是「一種樂利的朕兆」。

另有少數人也很持批評的態度——如英國，意大利，與西班牙等國代表。不過他們也只說這個定義未免是個過于呆板的公式，結果也許有產生極不公道的可能。英國代表易典(Eden) 便是如此的說法：「侵略者的決定，將來也許要看某一方面能否引誘另一方面出于該項定義所列舉的行爲而定」。依他之見，這種公式大有「誘陷無辜而保障有罪」的可能性。

這種批評的結果，使蘇俄定義直至第二次集議以前，還未見軍縮會將其加入英國草約第一部（即安全節）的決定。這個定義果能蒙最後的採納，結果必使蘇俄更形努力於國際紛爭的和平解決。美國是巴黎公約的發起人，所以對各簽約國之是否遵守此項公約，表示異常的關切：(7)侵略國的定義既係創自蘇俄，則其此後在國際間的應用，亦必爲莫斯科所特別關切，那自然是無可置疑的事了。

綜此而論，採用這個定義，也是使蘇俄接近日內瓦的一個法門；第二法門，便是採用那一部分關於巴黎公約簽約各國共舉會商的擬議；第三便是於採納定義與「和平會商」提議之餘，更進而容許這種會商得與國聯機關——理事會或大會或他種機關——共同舉行。

方今戰雲密佈，國際風聲日趨險惡，蘇俄在在都有傾向國聯的可能：牠的目的，當然是在避免戰爭，或推延戰爭，至少是減輕戰爭的危險性。俄國對國聯的態度，在一九三三年十二個月之間，比在以往十二年間，發生的變遷還要多些還要劇烈些：這也是政治環境的變遷使之然了。

今日蘇俄對國聯實行軍縮的能力，仍是不免懷疑；但是日內瓦只要有些許成功，也要比一無所有的好得多了。德國在一九三三年十月間之驟然脫盟與退出軍縮會，蘇俄報紙不但不曾代作阿諛之詞，而且認爲是對軍縮前途的「惡意」的威脅。任何容許德國重整國防的協約，在俄人眼目中，不但足以增加德國的作亂力，而且足以表示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之不願作最低軍縮的私衷。

俄國對於限制軍縮計議於歐洲四强——即英德法意——之任何辦法，亦均表示不安。牠願將此種討論帶回到日內瓦來——使牠與其他各小國均得應用其勢力，以促成普遍的——雖說不是全部的——軍備縮減。並且蘇俄更是希望削弱强鄰日本一部分的武器，這當然是要待各國締結一種大範圍國際軍縮協定之日方有現實之可能的。

可見今日在日內瓦足稱軍縮主要提倡人的蘇聯，對於國聯與國聯的和平機構所持的態度，在以往實已經過很重要的更張了。牠徵求軍縮朋友的方法，由破臉的訾議，變到有效的合作；牠的各種提議所遭遇的反響，由蔑視變到容忍，由容忍又變到歡迎：然而蘇俄在提倡軍縮努力和平的陣綫上，卻始終維持其前鋒的地位。

(1)各種衛生會議卻是例外。

(2)蘇俄拒絕參加之另一理由，據說是此項會議實涉有干涉俄國內政的意味。Doc. C. 238. M. 91. 1825.

(3)李維諾夫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在日內瓦會代表俄國簽署一九二五年之禁用化學與黴菌戰爭法的議定書。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于一九二八年三月七日批准此項簽署。

(4)Doc. Disarm. Prep. Comm. Ser. VI.

(5)關于法代表馬西尼(M. Massigli)所擬定而爲委員會所接受的字句——「籌所以限制，並在可能範圍內籌所以縮減」——亦爲李維諾夫所反對。

(6)馬西尼亦甚贊助蘇俄的主張，這是俄德諒解轉入俄法諒解的一個關鍵與例証，頗值讀者之注意的。

(7)關于一九二九年之中俄衝突，與九一八之中日糾紛，尤爲明顯。

歐戰二十周年

——與目前世界的備戰風雲——

若英

本年八月一號正當着歐戰爆發二十週年的紀念。

那一次大戰乃是世界列强的分贓戰爭，已爲世界公認的事實。那個戰爭，從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德意志對俄宣戰算起，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國承認休戰條件爲止，延長時間達四年三個月有餘。捲入戰爭漩渦的，計有三十三個獨立國家；動員總數達七千萬。

四年當中，戰死者總計九百萬；殘廢兵士也有三百五十萬；因砲火，饑饉，疫病而損失的人口之總數，以歐洲十國而論，在三千五百三十萬以上。

僅僅英美法三國，大戰中從事軍械製造的工人即達四百八十萬。僅僅德國一國，大戰中所消耗的砲彈數爲二萬八千六百萬。用於戰爭的金錢，以九個主要交戰國（註）計，每日總數爲三千三百九十九萬鎊。

這樣一場空前的大混戰，它所造成的是全歐產業停滯，貿易衰落，物價騰貴，失業激增，一言以蔽之，一般生活大爲困苦。它把歐洲變成了凄慘荒涼的世界。

不但如此，歐洲大戰還埋下二次世界大屠殺的根苗。歐洲大戰產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蘇俄，這就造成世界兩大制度——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絕不可調和的對立。歐洲大戰用凡爾賽條約緊緊束縛了德國，造成德法間難解的仇讐，這是歐洲大陸最危險的問題。法國便代替了德國的地位，與英國互爭歐洲的首領。大戰使美國金融資本乘機得了龐大的發展；首先戰債的問題使美國對歐洲整個成爲一大威脅，並且美國已凌駕英國而取得世界的霸權，英美的軋轢乃成爲列强間最大的對立。大戰又使東方的日本得了突飛猛進的機會，日本在遠東，或者說在中國的勢力的增大，造成日美爭霸東方的形勢。而且無論英美爭霸，日美爭霸，都以太平洋爲角逐的中心；歐洲大戰把世界危機的中心從西方移到東方，也就是讓中國大陸代替了巴爾幹半島。

這樣，經過戰後極度的騷亂與窮困，經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九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復興，再經過最近五年的大恐慌，當歐戰爆發二十週紀念到來的今日，全世界又正瀰漫着緊張的備戰風雲。

目前世界的備戰風雲，不從別的，從最近軍縮會議的坍台，和海軍軍縮會議的破綻便可以看出究竟了。

從去年十月德國宣告退出之後，裁軍會議便顯露了破裂的形勢，列强的備戰已公然加緊。

德國希望重分歐洲以恢復它的地位。它是西方反赤的先鋒，又是法國

的大仇；它的目的是波羅地海沿岸小國和中歐的奧大利。因此它要求軍備的平等，並且因這要求不遂而退出國聯與裁軍會議。事實上德國已積極進行軍備的擴張。據去年十一月法國參謀總部的估量，德國有精兵二十萬，保安警察十五萬七千，短期可以成爲精兵的挺進隊不下一百萬。五月中旬英國每日快報宣布德國在漢諾威省綏拉城附近秘密建立軍用飛機場，並在漢堡日夜製造飛機用件以存於綏拉城。六月十五日希特拉與莫索里尼成立外交妥協，其中德國重申軍備平等的要求。倫敦七月十七日哈瓦斯電傳，德國又將以實行軍備平等爲贊助東歐互助公約的條件。

裁軍會議總委員會於五月末在日內瓦重行開會。這次會議中第一個重要演說是三十日李維諾夫的演說。我們知道蘇聯本其不許敵人越雷池一步的國是，已經建立了强大的陸軍。但是蘇聯出席裁軍會的代表仍然力宣社會主義的和平主張。李氏三十日的講演道：「蘇聯代表團開宗明義即提出普遍與全部的裁軍。…不幸除土耳其外各國代表團均反對吾人之提議。」因此李氏又提議將裁軍會議「變爲一永久定期開會之和平會議，以圖避免戰爭，及其重大影響。此會議必須設法擴充保障和平鞏固安全之方法，對於戰爭危險，予以切實之警告，而對於被威脅之國家，予以切實妥善之援助。」然而這一提議所得到的是不同答的拒絕；裁軍會議卻數日之間倒已被各國糾紛弄得破綻畢呈，而不能不於六月十二日宣告無限期休會了。從這我們可以杳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和列强備戰的緊張。

這次總委會致命的打擊的是英法的衝突，兩國代表公然怒罵相向。原來英國主張對德讓步使其同到裁軍會議同時要迫使法國減軍，英國的目的是倚重德國爲西方反赤的先鋒並削弱法國在歐的權勢。法國則着重的指斥德國的軍事擴張，並聲明法國已經減輕軍費了。事實上，法國對付德國擴軍的惟一手段是增加軍備，並且抵制德國已成了法國擴張軍備的最大藉口。法國政府於三月間向衆院提出陸海空軍費爲二十九萬八千萬法郎，但至六月又改爲三十一萬二千萬法郎。政府的理由便是「法國如坐視德國之重整軍備，而不預爲防衛，則强鄰羽翼已成之日，法國將噬臍無及。」（總理杜美格在衆院演說）該項經費已於六月十四日，即裁軍會宣布休會後二日，經衆院通過。

總委會開會以前，在五月中旬，英國包爾溫即對下院宣稱，如果裁軍會議失敗，英國一定要建立不下於任何國的空軍。這是針對法國而發的。法國有飛機三千架，爲空軍最强之國，而英國只有一千四百架，因此英國直自命爲無防禦的國家。英國許多報紙都在鼓勵政府擴充空軍。裁軍會議已經明白宣告失敗了，英國自然要實行包爾溫的主張。倫敦七月十八的路透電道：「聞內閣今日已最後核准英國擴張程序，此爲軍縮會議未能對軍械限制內商獲妥協之主要結果之一。衆信英國空軍將於年內增五十分隊左右，即六百架飛機也。」

歐洲另外的國家當然也在瘋狂的備戰。莫索里尼於裁軍會議重開前二日，在衆院宣言，海空軍將增撥特別經費各十萬萬列拉，雖然本年預算已短少四十萬萬。莫氏公然認爲「戰爭之於男子，猶諸母性之於女子」。並稱「於必要時吾人須放棄以條約保障和平之希望。……對戰爭亦未可取畏懼態度，吾人必先有準備方可。」

他如捷克斯拉夫，法國的「衛星」據亞細亞社波拉叩七月十七日電，「軍火營業之日漸發展，已經官報證實。據云，各軍火場之出貨，去年爲

三百分，今年頭五個月增至五百分。」

裁軍會議明白宣告失敗以後，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預備會談即於六月十八日在倫敦開始進行。然而這個會談依樣充滿了不可解決的糾紛，我們從這個會談便可以看出英美日三大強之間的備戰形勢。

雖然各國皆不願談「政治問題」，然而這一會談的核心問題還是遠東的政治問題。這一問題的焦點在於日本之要求在中國和西部太平洋的自由行動的權利，日本的口號便是堅決主張修改五五三的海軍比例爲海軍的平等。英美絕對不能同意這一平等，同時也絕不能容日本在遠東的獨霸。英美在這一點上固是一致，然而，首先，這並不能消滅英美間基本的矛盾，同時英國仍然要倚重日本爲東方反赤的前衛，（英之反對蘇聯參加海會即是明證），因此英美並不能聯合而壓下日本的氣餘，而美日關係自更形尖銳。結果英美會談即因美國不同意英國增造巡洋艦七十艘的計畫而中斷，預備會談的整個也便全無生意了。於是英國去積極造艦，美國和日本更要加緊備戰的競爭。

英美談判結束於六月二十八日，倫敦三十日哈瓦斯電，「民衆及星期日兩報揭載，……內閣已決議……將興造驅逐艦三十艘，無畏艦十二艘，巡洋艦及母艦各數艘，此項計劃將於五年內實現，費金一萬萬鎊。……此外並定在香港，新加坡，亞登及印度各地增設軍機場。」英國之注意東方是一重要事實。

美國對日的競爭主要的是海空的競爭。美國利用其通貨的膨大而大規模的擴張海空軍備。三月間美國政府即通過鼓動世界的海軍擴張案，該案「規定一百〇二隻軍艦建築費四萬萬七千五百萬美金，飛機建築費九千五百萬美金；公共事業管理院撥出二萬萬七千五百萬美金，海軍專用案規定二萬萬八千四百萬美金；總計十一萬萬二千五百萬美金。」（三月五日美「國會記錄」）海會預備會談以前華盛頓五月二十三日電，「美海軍部正以全部時間研究太平洋上之活動，當局亦莫不暗中留意此事。海軍部長史旺森稱：日本造艦如超過華府條約限制，美國必將考慮加强太平洋中之海軍根據地。美國並宣布立即以撥定欵項築造小艦隊主力艦兩艘，巡洋艦十二艘，潛水艇六艘，以希達到倫敦海約限制云。」會談開始之後，華盛頓六月二十一日哈瓦斯電，「現海軍部議決……改建阿斯多和亞號式之一萬噸巡洋艦，艦上置三層砲樓五座，共裝六寸大砲十五門，由此可見海軍部之意係欲利用倫敦海約所准許之全部噸位，儘量擴充海軍戰鬥力。……根據倫敦海約規定，此類巡洋艦可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以前建造，聞英政府曾請美國在倫敦海軍初步談話尙未涉及此事之前，切勿有所舉動，但美國國會業將主要經費核准故立即可以動工建造云。」七月十八日華盛頓合衆電，史旺森又宣稱：「八月十五開始建艦，以使美國海軍在一九三九年前，完成建至條約所許之最高限度時，並將加建飛機」。無怪美國在會談中主張海會延至一九四〇年舉行，而日本大加反對了。

空軍方面，五月二十二日，美國陸軍部公布，批准建築攻擊飛機九十架之合同，於一九三五年春交貨。此項造機合同係陸軍部添造一千架飛機之一部，按陸軍部已批造大批爆炸及巡察機云。」（合衆電）華盛頓六月三十日哈瓦斯電，美國陸軍部又訂造轟炸機八十一架，價值三百萬元。

日本一方面積極向蘇聯尋隙，一方面不斷向中國進攻，謀稱霸遠東。它可以說是「世界政治天空中最黑暗的一塊雲，」也是備戰最積極的一個。

日本本年陸軍軍費爲五萬七千五百萬圓（較一九三一增三倍餘），海軍費六萬八千萬（較一九三一增三倍餘）。同時日本還要發展僞「滿洲國」的海軍，本年一月僞當局已開始向日本訂造軍艦一艘及砲艦兩艘。在海軍會談中，日本要求英美日海軍平等，態度至爲强硬。據東京消息，日本甚至表示，「如日本在明年海軍會議中不獲修改五五三比率，則日本將宣布廢止倫敦海軍公約與華府公約，然後單獨進行其以國防爲目的之海軍程序。」一東京七月二日電通電傳，九洲方面有大佐以上海軍將校六十人聯名向軍部提出意見書，要求廢除海軍條約。從這可見日本當局的意志是如何。

七月九日岡田新閣成立以來，極力標榜擴張陸軍的政策。新閣政策第一條即「國防之充實强化。」七月十一日，林陸相在軍事參議官會議上宣佈陸軍國策，將擴充常備兵力及航空力。陸軍方面又决定明年度陸軍預算增至六萬萬元。同時大藏省又决定日本國防費將由「滿洲國」担任九百萬元，這件事很值得注意。

海軍會議中次要的國家，對於海軍也要從事擴張。六月三十日法國衆院通過一九三四年度海軍建造案，規定開始建造主力艦，驅逐艦，潛水艇等共四艘，合計三萬噸，經費九萬一千三百萬法郞。

意國自然也不會落後。法西斯黨的勞工報宣稱，「義大利建造船舶爲航行世界七大洋之用，而不能僅以地中海一面爲其活動範圍也。」義國已在建造三萬五千噸的主力艦二艘。

國際對立是軍備競爭的基礎。這一基礎不能打消，無論裁軍會議，海軍會議，便只有坍台一條命運。不管各國外交家的說詞如何漂亮，歐戰爆發二十年後的今日，便正當着備戰風雲瀰漫世界的時候！

歐洲大戰當中，中國一方面固受到日本猛烈的侵略，一方面民族工業却藉機得了飛躍的發展。並且，中國那時不是戰爭的中心，沒有受到直接的戰禍。

而在歐戰爆發二十年後的今日，在列强備戰風雲當中，遠東問題却是國際鬥爭的一個焦點，環繞太平洋的英，美，日三大强之間的備戰競賽正以最大的規模進行。這就是說，如若大戰爆發，中國將爲最受犧牲的戰場（實際上外國軍隊已經在中國領土內橫行了。）

如此，回顧上次大戰的殘酷情形，再看到目前備戰風雲的緊張，我們不禁爲世界前途憂懼，而尤其爲我們自己的民族憂懼。如果不願中國受他人宰割，我們眞該做些救亡圖存的工作了！

（註）美，英，法，俄，意，德，奧匈，布加利亞，土耳其。

日本國防博覽會參觀記（續）

驪呈·云風

國防思想部

從名稱上看起來，已可想像設立這一部的意義，日本的政治操縱在少數野心軍閥的手裏，已早為全國民衆所不滿，在內政上潛伏了莫大的危機。從這裏的展覽內容上，可以看出日本軍閥們對於國民思想問題的苦心焦慮，手亂脚亂的應付情形，同時也說明了日本對封建勢力的反動統治。整個展覽會的精華，也許可以說就集中在這一處罷?!

光怪陸離的都陳列了什麼呢？軍人的武力；勝利的誇耀；英雄與偶像的崇拜；迷信神鬼：便是軍閥們所提倡的中心思想，反動政治的醜態，畢露無遺了。

從牆上最先可以看到的，便是九一八之役；熱河之役；一二八上海戰爭；以及「滿洲國剿匪」等的宣傳掛圖，像片所沒有的內容，便揑造成油畫，不外儘量鼓吹日本軍人如何勇敢；如何效忠國家，打勝仗的光榮等。「滿洲國剿匪圖」，畫成出幾個兵士抬着一個大水瓶，往外傾倒，衝激得一羣「匪軍」迯奔不追。瓶子上則寫了「掃匪水」三字，以象徵將「匪人」一掃無遺的情形。其實那便是東北忠勇愛國的志士所組織的自衛軍；圖旁懸了兩面為日軍所擄刦的軍旗，一為黃色布做成，上書「遼寧民衆自衛軍第二路第一隊第五團第一路」；一為紅色布做成，上書「遼寧民衆自衛軍第二路第一旅第五團第三營」，旗布已破舊退色，字跡潦草，可以想像當時東北義勇軍不顧一切，倉猝起義，及作戰時的困難情形，但終於因得不到國軍的援助而失敗了。山河破碎，這些無名志士的精神，却永遠值得人們的紀念！

日俄之戰，日本向國民宣傳陣亡將士為二十萬人，在此設一白方石碑，上書「忠魂碑」及「二十萬英靈長眠奉天」等字，旁鐫「翻山越嶺，馬革裹屍」的銘語。一邊懸了一張以樹木表示列强建國年代的圖畫，樹根代表國體，枝葉表示國家，統觀圖中所繪代表日·英·美·法·義·俄，中國的樹木，以代表日本建國年代的樹木最大，中國的樹木最小，歪曲歷史，至於如此情形，殊堪發噱！圖旁並附有數行小字，大致謂「擁護國體，宣揚神威，方是仰讚我神聖的尊嚴，亦即吾等之自覺」云云。

附錄列强建國年代一覽

（杜撰）各國建國年代一覽表

國名	建國年代	建國之年
日本	二五九一年	
		（西曆）

英國	二一八年	一七一四
美國	一四五年	一七八七
法國	六二年	一八七〇
義國	七一年	一八六一
蘇聯	一五年	一九一七
中國	二〇年	一九二一

從下表可以看出日本準備戰爭，建設國防的積極，與武力統制朝鮮的情形：

國防會議在朝鮮設立道站一覽表

道列	設立站數
咸鏡北道	一六
咸鏡南道	二二
平安北道	二〇
平安南道	三
黃海	二〇
京畿	二六
江原	二四
忠清北道	八
忠清南道	一三
金羅北道	八
金羅南道	二三
慶尚北道	一五
慶尚南道	二五
合計	二二三

更向裏走，便見四面的墻上懸滿了彩色的小幅圖畫，約有數百幀，內容包括：飛機；軍艦；魁梧的軍人；學生整隊向國民宣傳；兒童踴躍捐輸軍餉等——這些不勝枚舉的軍事圖畫，全是出於數十處小學學生的手繪，壁旁標着「小學生愛國及國防圖畫比賽」的字樣，每幅畫旁均書明繪者的名字，年級，及所屬的學校等。普及兒童的軍事教育，這該是何等聰明的一個辦法！室中環置分成小格的木架，每格外觀頗似我國的神龕，內中擺列人物模型，如農民祭祀；海軍軍艦上的祭典；軍民在陣亡將士靈位前的祭奠；軍人對於神社的敬禮——在神座前行禮的軍官，狀貌均異常虔誠，木架上題着：「軍人精神」。「農人精神」等字，提倡迷信，不遺餘力。木架左旁，更有一大銅犬像，題爲「忠犬碑」，在銅像下的石座的一邊，鐫該忠犬像的由來。乃是板倉少佐當進襲我東北陣亡時所携之犬。偶像崇拜，及於禽獸，用心亦苦！此外如乃木大將的遺訓，荒木的題詞，武功勳章，名將寶刀，亦陳列甚多，無非以此誘致人民走向軍國主義的絕路！「天照皇大神」的靈位，標着「脫帽敬禮」字樣，工場在平時振興產業的情形，與在戰時製造軍火之踴躍，後方人民的犧牲，亦有種種模型說明，舉不勝舉。

發明科學部

從國防思想部走出，一個白髮的老者，就地支了幾塊席板，當衆繪畫售賣，壁上懸了數十幅畫成的蘭草，頗具筆意，一方白幔上寫着「蘭畫大家吉井蘭翁特別揮毫」，橫幅上寫着：「御制滿洲皇帝蘭花紋章紀念」因

始恍然，這又是宣揚日皇威德的把戲！另一角裏，一個人在表演奇術，藉以招致遊人。由此走過，便是科學發明部。在這一部的陳列品，除了少數統計表外，全係近代戰術中科學的重要用品，今後的世界戰爭從陸上移到空中，科學的發明，必有在戰時將全人類捲入戰爭漩渦的恐怖，這裏展覽着的是自殺政策的文化！

最近日內閣公佈的國防上必要的研究事項，爲一幅廣大的圖表，內列機械化學等項目共計四十條，茲擇其重要通俗者譯錄於下：

一，特殊鋼之研究。
二，特殊合金之研究。
三，鎔接法之研究。
四，精密工作機械之研究。
五，航空發動機之研究。
六，航空安全裝置之研究。
七，精密測量器之研究。
八，船舶抵抗力減少及推進器効力增進之研究。
九，電波及無線通信之研究。
十，光波通信及光電効果應用之研究。
十一，光源研究。
十二，製造活性炭之研究。
十三，製造滑油之研究。
十四，特殊塗料之研究。
十五，石油代用品之研究。
十六，製革法之研究。
十七，橡皮之研究。
十八，乾板及照像片之研究。
十九，光學玻璃之研究。
二〇，處置貧鐵礦之研究。
二一，製鍊水銀之研究。
二二，改良小麥增收之研究。
二三，增加緬羊生產之研究。

例如各工業化學機關學校：川崎工業所，電機學校，東京工業大學，商工省所屬之東京工業試驗所，電池式受信機普及會等，均各有出品陳列：化學用品，機件，光電的應用，種類繁多，包括範圍甚廣。

赤外線警報裝置實演，係利用赤外線的電光，可於夜中從海面上探視敵人；電光發音機，爲一放送普通聲片之機器，以一種電光映照之，即發聲，音甚宏亮；如將電光遮斷，聲即停止。國防無線電話的機件裝置與應用，亦有幕景表演。關於日本無線電報電話的放送系統，懸有說明的詳圖，茲特其地名錄下，以見日本近年空中交通發達的情形。

日本無線電報及電話系統圖

無線電報

第一線

東京——舊金山——夏威夷——伯諾亞勒——馬尼剌——西貢——曼谷——孟買

第二線

名古屋—日內瓦—巴黎—伯林—倫敦—馬賽

第三線

大阪—哈爾濱

第四線

落石—百特羅波維甫斯克（蘇聯極東海港）

第五線

台北—馬尼剌—香港

無線電話

第一線

長春—倫敦—柏林—舊金山—馬尼拉—台北

第二線

台灣—東京（最近一月內始行完成）

世界各國無線電事業的經營現況，另有統計圖，列表如下：

各國廣播無線電臺，電力數量及聽衆的總統計表

國名	無線電放送局總數	總電力數量單位瓩	聽取的人數（一九三三年末調查）
美國	六〇四	一•七一九•四五	一七•二〇〇•〇〇〇
蘇俄	二五	一•一七三•二〇	一四•〇〇〇•〇〇〇
英國	一五	四五四•三〇	五•九七四•〇〇〇
德國	一五	四五〇•〇〇	五•〇五二•六〇七
日本	二八	一一〇•七〇	一•六二七•八三六
朝鮮	二	二〇•〇〇	二八•八四三
臺灣	二	一一•〇〇	一四•五〇〇
法國	二二	一六一•〇〇	六六六•三六八
瑞典	一〇	一二〇•〇〇	六四八•二七五
荷蘭	一	五〇•二〇	五七三•一〇九
捷克	六	一八二•二〇	五三二•九九二
丹麥	二	八•三〇	五〇八•五三四
奧大利	六	七〇•〇〇	五〇七•九七九
義國	一一	一三三•五〇	三六五•〇〇〇
波蘭	八	一七七•〇〇	三〇〇•〇五一
瑞士	五	一〇一•八〇	一二七•九六八
挪威	八	六五•八〇	一〇七•二二五
澳洲	六二	一六二•八〇	三一一•二八七

新電池式經濟受信機的構造零件，硬質活性炭，防毒藥品與器具，長距離無線電用水晶原石與石灰，各有多種，均配以精緻的裝璜，陳設於大玻璃櫥內，旁附詳細說明。液體藥品，則盛於玻璃瓶內，並說明其化學成分。防火劑，防腐劑等注入木料，各有一二種標本展覽。

輕便煮炊裝置器，以水汽蒸煮食物，清潔迅速，由專人在一張桌上表演着兜售，空中電影機，蓄音機，軍用無線電機車，運輸汽車，潛水艇的模型等，尚陳列甚多，不及備載。

附記：在會場外一間木板搭成的小屋內，陳列了一具潛水艇望遠鏡，從外表上看，構造很是簡單，但如從那圓鐵筒上的玻璃小孔中望去，上野公園以外環圍數里的景物，悉在眼前，透視幾層牆壁，彌可驚奇！

航空部

房屋的焚燒，居民的逃避，空中飛機擲彈，以致火光燭天，眞是大東京市防空的實地表演。全部模型用電氣運轉，彩繪成的天空背幕，濃雲四合，以電光表演火燒，情形頗爲緊張。太平洋對岸的航空施設，也是一幕實景，描寫美國飛翔天空的飛機•，結隊向太平洋彼方前進的情形。日本國內航空運輸的狀況，則是一幅詳細的地圖，茲將其起點及終點和經過的地方，製表如左。

日本空輸路線（由日本航空輸送株式會社製圖）

中心地點	終點	經過地點
東京	新潟縣	
東京	大阪府	
東京	大連	大阪——福岡——蔚山——京城——平壤——新義洲
大阪	福岡	
大阪	松山	高松
新義洲	長春	遼寧
大連	長春	遼寧

總轄全日本飛行教育事業的機關——日本飛行教育協會的組織與內容，略述於次：大凡小學及中學畢業的學生，皆可入會。入會者，得享受分配該會所發行的飛行講議錄，同時可以入該會所辦或私立之飛機學校。欲成功二等飛行士者，須同乘七時間，單獨飛行五十時間。欲獲得一等飛行士的榮冠者，須先具備二等飛行士的資格，而再繼續飛行一百時間。關於飛行的事業及工作，除作戰外，又細分於次：（一）空中測量，（二）作製地圖，（三）搜查漁群，（四）監視森林，（如山林發火等）（五）輸送旅客及郵件，（六）宣傳飛行，（七）担任製造飛機場的試驗飛行士，（八）供職各新聞社航空部，（九）指導民間飛行，（十）學校飛行教練。

日本近年的航空事業，突飛猛進，觀以上飛行教育協會所包括的範圍，可見一斑。至其歷年的航空飛機的建設與改革，則有照像片數十幅說明。最初之機型，而翅頗似魚類的脊骨，構造粗笨，尚須由德法等國訂購。近數十年中，日本逐步改良，頃已能自造最近代式的飛機，其進步之速，自足令人嘆服。航空食糧和軍裝，以及都市的常識，亦有種種說明與陳列。軍裝由人像穿戴，頗似眞正的兵士。落下傘，大小飛機模型等，幾陳滿全室。有一玻璃櫃，置飛機小模型數十件，如偵察機，輕爆擊機，重爆擊機，名稱不一，樣式翻新；不但任人觀覽，且售於遊人。壁上則遍掛屢次中日戰爭日本飛機拋彈爆炸的像片，飛行機高度比較圖，各國軍用飛機的標幟等

陸軍部

日本陸軍省素與海軍省互爭雄長，在中日衝突中尤爲顯著。自從九一

八以後，兩方盡力向內閣誇耀功績，企圖達到預算膨脹的計劃；陸軍省爲滿洲事件的發動者，自更要居首功，在這一部的展覽裏，盡量的說明着：

『日俄衝突，必有不可避免的一日。』日本自侵奪我東北以後，時刻不能忘懷的假想敵人，便是蘇俄。在這裏占地數十方呎，表演着一幕酷寒地帶的幕營，（附照片）人物被服，帳幕食住等事，無不逼眞，每一用具，均附有說明，其用心可謂苦矣。在對面同樣大的地面上，是高射砲射擊的表演，（附像片於下）架砲的兵士模型，均和眞人一般無二。傍坐一兵士司空中聽音機，偵察飛行機來去的方向，另一兵士司照空燈，電光放射天空成十字形，循機聲移轉，飛機多不能避免出十字形經過，其時，砲聲即隨之而起，十九中的。



上左角，高射砲射擊的防空準備。下，嚴寒地帶的營幕。

兵士架過山砲攻擊我萬里長城及日軍坦克。

緊張中的俄滿國境，是一幅準備作戰而佈防的地圖，用顏色指示俄國在僞滿邊界屯兵的地點及軍隊的衆多，意在說明日俄衝突，是命裏頭早就註定的。另有一幀中國地圖，四分之三都被紅色塗抹，說明「赤化的支那」；除了江浙兩廣及長江腹地一兩省之外，其餘各省非被指明爲共黨的潛伏地帶，即被指稱爲共黨的活躍舞台。如此駭人聽聞的揑造黑白，才是日本軍部的慣技。

滿洲事變日軍隊的調動情形，是一幅很詳細的地圖，關於參加滿洲及上海兩事件，日軍的兵力及死傷的統計，如下表所載：

滿洲事變參加的兵力及死傷者的數目表

一九三四年二月五日

一，參加兵力　約二十萬人

一，戰死傷者

	戰死	戰傷	合計
滿洲及華北方面	二・一二七	五・二七六	七・四〇三
上海方面	六三四	一・七八三	二・四一八
合計	二・七六一	七・〇五九	九・八二〇

按照上表的統計，上海一役，日兵死亡者僅六百餘人，嗚呼，死者有

知，當然也不能恕日本軍部的這筆寃帳。

世界列强的軍備，另有一個統計表，意在昭示國民，日本的軍備，須待積極的擴張，那張列强軍備的比較表如下。

國別	平時陸軍勢力	航空機數	高射砲數	戰車數	海軍總噸數
日本	三三萬	八〇〇台	六〇門	六〇台	七八六•三七二噸
英國	三四萬	一五〇〇台	一三〇門	二二〇台	一二五七•八一四噸
美國	三二萬	一八〇〇台	二〇〇門	五〇〇台	一二三九•五四〇噸
法國	五五萬	三〇〇〇台	一六〇門	五〇〇台	六三七•九七八噸
義國	三五萬	一五〇〇台	一四〇門	一二〇台	三九七•六二七噸
德國	二五萬	依照條約禁止	二八門	依照條約禁止	
蘇聯	一三〇萬	二五〇〇台	七〇〇門	一五〇台	
中國	二〇〇萬	二九〇台	不詳	不詳	

別出心裁的圖表，當要數到那張「日本在東亞勢力消長概況」了（表從略），一眼看去，完全是一張外交年代紀實，可是出自陸軍省之手；日本所謂兩重外交者，即指明軍部與外部。軍部與外部雜交式的外交，盲人瞎馬，橫衝直撞，世人只好看它橫行到幾時！

產業部

軍備的實力，根據一國的生業狀況，帝國主義者們的經濟，走上了空前的危機；但關於軍需品的生產，却仍然力竭聲嘶的拼命提倡，特意製成「戰時景氣」。產業國防，已成帝國主義者的信條。日本因生產原料的缺乏，在產業國防上感到重大的威脅；牠雖然侵占了我東北四省的富源，但目前還是一個不消化的炸彈，却不能用來挽救經濟上的任何恐慌。

此部計陳列有日本罐頭協會，池袋琺瑯工場，日本管弊藥製造所，川崎工業所，日本化學漆器株式會社等處的化學品，金屬製造品醫藥用品，食料飲料等數百種，尙有點心另陳一橱，點心上概寫愛國等字樣，或製成飛機形狀。稿賞兵士所用之酒，多購用「忠勇」，「皇國」等牌，使那些無辜的士兵，喝下去更是醉生夢死。類如防火，防濕及防水的戰壕的裝置法，亦有圖型說明。國防色服裝，則有軍裝協會担任提倡，並招集會員。

軍裝協會，鑑於歐戰後的英德兩國，對於軍用服裝的材料，均採用國家管理制度。例如德國對於各種織物及原料，皮革等，置於國家管理之下，嚴禁自由販賣。用科學方法，創製毛織物，綿織品及皮革之代用品，例如「紙的服裝」，早行問世了。一般國民，每年只能使用外套一件，憑政府發給的服裝劵去購買。用過的舊服裝，假設是毛織品，仍然須交還政府，再把牠變成原來的材料。皮鞋也是限制每人一年只穿一雙間或有人私行密購者，其價甚昂，因之化學品做成的木鞋及拖鞋的價錢，也隨着增高了。此種情形，在德國會有先例，英國對於統制服裝材料的政策，也是同一方針。

日本軍裝協會，也採取英德的方法，可是統制的步驟，尙不及英德之緊密周到。牠的宗旨，計分七端：一，使軍民服裝接近，二，普及服裝的常識，三，服裝經濟的合理化，四，改良製作服裝的技術，五，指導服裝之貯藏，保全及使用法，六，培養服裝的資源，七，振興服裝產業。

試觀全世界的軍服必需之原料的總產額及日本因必要而輸入的部份，便知個中情形了。

軍服原料世界總產額（單位千噸）

種類	世界總產額	輸入日本總額
牛皮	三四六・七八六	二・五一四
綿花	五・九三一	七二〇
羊毛	一・六八五	九一七
蔴	二・六九四	九三〇

原料而外，還注意於顏色問題，一切制服，如男女學生以及社會各團體的服裝，都採用如海水相似之深褐色，名之曰「國防色」。此外如朝鮮所產之燕麥可作戰時的食糧，及各種生產原料的陳列，尚不計其數。

其他各館

此外尚有滿洲館鐵道館與新聞館，因已到閉會的時間，只在其中匆忙走過，大致看到的展覽情形如下：滿洲館中宣示着東北的富源，無非鼓勵着日人去侵略東北。鐵道館中的陳列，包括空中及陸地戰時所用的交通利器；闡明鐵道的建設和變遷，以及交通在軍事上的重要與商業的關係。新聞館中的陳列，則是自中日戰爭，經日俄戰爭以至滿洲及上海兩事變的號外，捷報和往事的新聞記載。各國新聞紙及通信社的概況亦均有很詳細的說明。惜時間過晚，未能一一詳記，轉達於國人之前，這是深引以為遺憾的。

（完）

讀大公報評論有感

陳昌裕

——悉是國難嚴重後政治力爭進益之表徵。此外潛伏社會熱心改造之無名鬥士，更所在可遇，——嗚呼！此言誠有徵矣。余讀竟，悲痛徹心，不覺愴然淚下；然則中國果有救乎？嗚呼！但願如此！乃作歌歌之。

中華！病重了的中華，我以為你將要死了；
我力弱扶你不起，我能低醫你不好。
對大好河山，無限淒涼；英雄淚，流多少！
欲將頭顱拚一擲，族仇國恨狂風掃；
休矣！不能，痛哉！不能；一陣陣，心如擣。
可憐志士徒咨嗟，誰知心枯血亦槁；
埋頭苦鬥年復年，傷心怕見神州沉，忘身那管白頭早。
噫！噫！天柱你莫折！地軸你莫倒！
怕四萬萬子子孫孫，肉作林，血成沼。
看今日大家撐起回天手，把錦繡乾坤重造。
似頗牧猶存，房杜尚在，令無名鬥士心血沸攪；
起來！起來！此其時矣，君可曉？



奧國一幕突變

總理道爾夫斯被刺記

記者

在中歐局面刻刻變化之際，義首相墨索里尼與奧總理道爾夫斯約定於本月杪在里西昂會面，奧國國社黨員突於二十五日襲入總理府，將道爾夫斯氏刺斃。此幕突變發生，歐洲各國大爲震動，尤以義法英三國爲最。蓋凡爾賽會議之後，三國有保證奧國獨立之義務，今奧國於希忒拉之德奧合併運動之威脅中，失掉其矢忠獨立之傑出的政治領袖，此事雖非德國操刃，實其鼓動而成。故今後奧國之命運，及中歐大局之推移，極堪注目。人謂歐洲火藥庫已自巴爾幹移至維也納，洵非過慮。迅雷已震，風雨將至，世變之亟，至堪危懼也。

一、事變之前夕

義奧會晤前之雰圍

羅馬二十二日合衆社電，義大利表示如德國不立即停止在奧所採之恫嚇主義，當即不再與德合作，消息靈活方面認爲墨索里尼將助奧國抵制國社黨勢力之深入。今日義方之表示，係墨索里尼與希忒拉會晤後第一次分裂之象徵，奧方指責國社黨有推翻多爾夫斯內閣之謀劃，並有採用恫嚇主義之責任云。

羅馬二十三日路透電，外傳義國因德人在奧繼續施行恐怖行爲，將與德國決裂之說，此間政界聞之付諸一笑。謂墨索里尼所能爲者，唯有與其他各國協商向德政府提出共同抗議耳！但無論如何，義相在本星期杪與奧總理道爾夫斯會於里西昂之前，似不致有所行動。至德義決裂之說所由來，乃因義某報載有蓋達所著一文，痛詆希忒拉政府措詞之激烈，爲義報前所未有，並要求德國制止其人民在奧續行恐怖主義。末謂奧國與世界之輿情已忍無可忍，德國之運動，甚至使義德間之關係更增困難云云。此文似有人授意，故外間遂揣測義德關係，現岌岌可危，而瀕於破裂之境也。

奧京預知德國陰謀

維也納二十四日路透電，據聞奧國社會黨得德國國社黨之接濟，擬對於奧政府加以致命之打擊，現奧政府行動迅速，得以保全性命。奧總

理道爾夫斯昨嚴諭大捕嫌疑犯，因已發現推翻政府之陰謀也。傍晚拘獲社會黨軍人多名，維也納各監獄頗患人滿，乃有另設拘留所之必要。道爾夫斯晤義相墨索里尼於里西昂時，衆料道氏將以德國繼續幫助奧境恐怖行爲爲言，且信道氏並將向國聯作同樣之陳述。昨日大捕社會黨之時，各事極守機密，惟知社會黨員之被捕，因有與國社黨密切合作之嫌疑耳！被捕諸人今日或將受軍法審判，大概因與聞陰謀而斷送其生命者，必有多人。奧國空氣緊張，較前益甚，屢發生炸彈之破壞舉動。據公共部次長稱，煽亂者爲共產黨員與社會黨員，彼等受國社黨機關之命令與金錢云。奧政府近曾宣佈凡私藏炸裂品者，必嚴加懲辦，或處死刑，此種命令公布後，民衆繳出炸裂品者；共有二百三十五起，計重二百十二磅，內有炸彈一千一百五十枚云。

二、突變之爆發

先刦電臺後殺總理

維也納二十五日哈瓦斯電，本日奧國重大政變，茲探詳情如下：午後一時，有國社黨恐怖主義者數人，襲入賴伐格無線電台（即中央無線電台）之播音室，謀割斷播音室與放送台連接之電線。其時有恐怖主義者一人，在播音筒上宣稱，謂政府業已辭職，於是政變警訊，遂由無線電傳送各處，賴伐格電台主任罹爾德，當場爲國社黨員所殺。電台外警察知發生事變，乃立即包圍電台，開機關槍向屋內掃射，同時屋內則炸彈數枚爆發，開始延燒。因國社黨員均穿警察制服，故警察行動，極爲困難。至午後二時，中央無線電台之放送台已恢復原狀，而警察進攻播音室，仍繼續不已，因此從無線電台傳出槍聲，明晰可辨。至午後四時，國社黨員始投降，爲警察所俘擄。計國社黨員死多人，警察死一人。其時各街道由警察巡邏，內閣各部公署，則爲聯邦陸軍佔據，並架設機關槍。至午後四時，大隊聯邦陸軍，開入總理公署。總理道爾夫斯．公安部長斐氏等，已在總理公署內遭國社黨拘禁。從下午二時起，總理公署與外間交通斷絕，傳聞道爾夫斯已遭國社黨員擊傷。

道爾夫斯被難情形

維也納二十五日哈瓦斯電，公安部長斐氏，在無線電播音台報告本日事變，略謂道爾夫斯正舉行國務會議，自任主席，突聞國社黨員衣警察制服，潛入公署，乃立即停止開會，然國社黨員業已入室，將道爾夫斯．斐氏．公安部次長卡文斯基拘禁，繼要求保證對於彼輩不加懲罰，迨送至邊境，始准各閣員自由云。據估計，入總理公署之暴徒共計一百四十四人，迨爲軍警包圍後，即提出哀的美敦書，要求由德國駐奧公使調停云。又據新任緝偵隊長亞丹在無線電台述道爾夫斯臨終情形，謂暴徒約十餘人，入道氏辦公室，暴徒領袖見道氏即放手槍兩響，均中胸部，其時室內僕役，已被驅至他室，僅道氏一人，迨已中槍，乃命斐氏趨前，面受遺命。暴徒不允延醫生救治，亦不允延牧師行洗禮，至是道氏乃氣絕云。此外維也納日報則稱，道氏逝世係在下午四點半云。

播音電臺之大激戰

維也納二十五日路透電，今日正午播音電台廣播道爾夫斯政府業已辭職，政權交與駐義公使林德倫之消息，一時全京大爲擾攘。此說無從徵實。但旋聞奧國播音處總廈窗次，有來福槍交換聲，始知前說之播傳不

爲無因 播音台所在之安那迦斯厦及四週各街道，皆有警隊携來福槍把守，播音台與白格劇場對面，則忽遽安置機關槍，嗣有常備軍與內衛軍一大隊，向播音台開槍射擊，台上亦發槍還擊，雙方死傷甚衆。當時有警察大隊竭力令民衆離開危險區域，而各街奔來觀戰者達數千之衆。政府辭職之說，旋由當局正式否認云。

政府嚴厲處决叛黨

倫敦二十六日路透電，奧副總理史泰漢堡親王，夜間在威尼斯召集其重要人物，開會討論，歷時頗久，當維也納事變時，史泰漢堡親王適在威尼斯休夏，故將在威尼斯指揮內衛軍之軍事動作。聞有國社黨四十人，因昨夜事變之結果，已被正法。衆料在國社黨叛變失敗結束以前，尚有許多人將繼之流血也。昨日佔據維也納總理府之叛黨，雖經允許於釋放其所幽禁之閣員後，可退入德國邊境，但衆料未必能安然赴德國。奧官塲聲稱，當局確有此允許，但以閣員安全爲條件，今道爾夫斯總理既死難，則前所允者，當然取銷。當局並宣布，凡參加槍斃道總理之舉動者，概須槍决不赦。同時據柏林消息，德政府已發出命令，對於越境入德之叛黨，一概加以拘禁。駐義奧大使林德倫博士，在事變時適告假在家，現已被拘於維也納。曾開槍自戕，聞傷勢甚重，但尚無性命之憂。渠在表面上雖爲基督教派之社會黨員，但奧京人士皆知其極表同情於國社黨。義相墨索里尼，不至頒發義國陸軍之動員令，蓋渠以爲現駐於邊境之義軍，足以應付事變也。同時奧京各叛黨，刻皆在拘禁中。道總理之夫人，得其夫噩耗後，靜坐里西昂之村屋中，悲痛萬分，而其子女二人，尚未聞其父逝世之消息，猶盼早晤其父也。該村現有警察防守，僅義相得入內慰問，道夫人今日將其子女乘義政府所供給之飛機，前往維也納。德外長牛賴特，對於道總理之遇害，已表示德政府之哀悼云。雷米尼二十六日路透電，已故奧總理道爾夫斯夫人，自里西昂來此，義相墨索里尼偕來，夫人御喪服，面色蒼白，現哀毀之形，旋即偕其隨從乘飛機遄返維也納。

教長暫攝總理職權

維也納二十六日路透電，奧國閣員昨日在總理府爲國社黨員所俘後，總理道爾夫斯博士被槍擊中致命傷，旋即逝世，噩耗既播，全歐爲之震動，尤以羅馬巴黎爲最。昨日已由天主教强有力之熱心帝制派教育部長舒斯尼嘎攝任總理職，舒氏年方三十九歲。道爾夫斯總理遭難後，奧地利亞全國已宣布戒嚴令。奧國內衛軍領袖史泰漢堡親王，在威尼斯接道氏噩耗，即租飛機，擬儘速回抵奧京，但因氣候不佳，旋即折回。昨夜十時，教育部長舒斯尼嘎，在無線電播音台正式宣布道爾夫斯總理遇難消息，同時並宣布渠已就攝任總理職。氏謂道總理所流之血，必不擲諸虛牝。現軍警皆矢忠政府，政府必能控制大局云。維也納警廳長已發表命令，凡犯叛變罪者悉處死刑，並命自今夜起各咖啡館等，皆須於十時閉門，禁止出行。據目擊總理府遇變者語路透訪員稱，總理府忽爲携有坦克砲車與機關槍之軍隊所包圍，警廳長開始與叛徒談判，交出被捕諸閣員之條件，但未能妥協，因即攻擊。昨夜路透訪員曾行距總理府八十碼以內，該府仍爲軍隊包圍，其司令則與階台上之人談判條件，德使曾爲居間人，入府與叛徒商妥條件後，即忽遽而出，集於府外之民衆見之，皆向之作罵。

奧總統趕回維也納

維也納二十六日路透電，據消息靈通方稱，在道爾夫斯舉殯前，內閣將無變動，同時總統米克拉斯及副總理史泰漢堡親王，已趕回首都。此次不幸之事變，不能目爲大規模之叛亂，僅爲有組織的內亂之一片段耳

云。奧總統今晨抵京，立即往總理邸，對道氏遺骸表示敬禮。旋即發表公報，謂各省叛亂俱已蕩平，僅新泰里亞省之數部份，傳尚有叛黨活動，據報亦漸降服云。聞此役維也納除道爾夫斯外，僅死四人，即兩警察一脚夫，及一方由廣播電台出門中流彈之一伶人而已。昨日叛亂被捕之國社黨，在嚴密監禁中。被認爲刺道之兇手，則隔離拘押。現一般人均以爲奧總統決就於較廣大之基礎上，組織新政府，或將舉行大選，蓋以不得人民大衆之支持，堅強之政府，將不能成立也。維也納二十六日路透電，斯泰里亞省叛亂，截至現在止，計死十二人，傷數十人。史泰漢堡親王抵京後，即召集會議，政府各領袖均出席。

三、各國之震動

歐洲火藥庫爆發？

倫敦二十六日路透電，全歐對昨日奧京事變，非常震動，均覺歐洲之火藥庫，現已由巴爾幹移至維也納。各大國均關切甚鉅，尤以義大利爲甚，蓋義國已不能視奧國之獨立，受國社黨陰謀之摧殘，而不加顧問也。英各報對此事危機，均極承認。泰晤士報稱，國社黨之計畫雖失敗，然其最要目的之推覆道爾夫斯政府，則已告成功。此事固不能令德國負責，但德國方面之鼓動，則不可否認云。

義法英三國之注意

維也納廿六日路透電，奧國社會黨反抗政府之陰謀，方被發覺，未及四十八小時，而總理忽遭兇終。其事變之速，斷非意料所能及。義國極爲驚駭，蓋奧總理已約期與義相會晤，定今日抵里西昂也。羅馬政界曾表示，義國不能容忍奧德之合併。外傳義國已於奧國邊界附近駐有大軍，必要時將取軍事行動，但非得法英兩國之同意，似未必出此云。惟今悉並無軍隊開往邊界。義外部發言人昨復聲明，義國政策仍無變動，奧國之獨立，必予維持。法國對於奧國政局之發展，殊深憂慮。法國負責各界，皆謂現局須以絕大之謹愼應付之云。巴黎現覺自由獨立之奧國，實爲歐洲幸福所必需者。義國所持之態度，至關重要。英國政界對於奧國叛變所能及於歐洲大局之影響，抱有嚴重觀念，而對於容許叛徒自由返德之消息，至爲驚詫。據柏林路透訪電稱，奧國國社黨黨員得將護送至邊界外而安插之叛徒，多屬兵士及免職與年老退休之軍官，今皆將予以安全証書，蓋遵變少佐與駐維也納德使商定交出幽禁總理府諸閣員之約言也。德使曾任叛黨與奧當局雙方之居間人，但該使抵總理府過遲，致道爾夫斯已先飲彈殞命。

倫敦二十六日電，奧國政變，已使歐洲若干大政治家，改變其方略，其最著者，爲義相墨索里尼，渠方由里西昂返羅馬，將與閣員討論對奧國應採之必要舉動。奧京事變後，有一重要事件，即駐奧德使萊資博士，現被召回柏林是也。萊氏未商諸本國政府，遽允叛黨退入德境，致被召回德。總理希特勒刻由貝魯特返柏林，以便考察時局。

倫敦二十六日哈瓦斯電，英法義三國政府對於奧國事變發生所應採取之態度，現仍繼續交換意見，德國義大利駐英大使，奧國公使，於本日午後與西門會商。

奧請各國保證完整

紐約二十六日路透電，今日此間報載，羅馬電稱，據官方傳出消息，奧政府已請歐洲各國出而干涉，俾保證奧國之完整云。

巴黎二十六日路透電，今日此間得悉國聯行政院下週或將舉行特別會

議，討論奧國時局。

倫敦二十六日路透電，今日法義報紙，論昨日奧京事變，皆抨擊德國，並主張維持奧國獨立。巴黎飛迦洛報謂此種罪惡，係德國慫恿而成，英法義三國對此强盜行為，焉能熟見無覩，國聯又焉能縮手不問，奧國獨立必須維持云。人道報謂昨日奧京事變，無異昔年薩拉熱窩之奧儲遇害事，但糾紛則十倍於從前，小巴黎人報謂，目前不能即有國際行動，但各國政府須密切聯絡，義國人民之志願，不獨為奧國之所願，且為列强之所當為。柏林二十六日路透電。德國官場，現認維也納事變，純為內亂事件，但亦表示奧京事件，將在德國發生嚴重反響之恐慌。

道爾夫斯略歷

恩格爾敦，道爾夫斯博士出身農家，做到奧地利的總理，他是身高不滿五尺，是歐洲最年青最短小的總理，國人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小梅特涅克」，一九三三年緊張時期中，他成了歐洲舞台上中心人物，國人看他是抗拒希特拉的英雄，駭怕德國軍國精神膨脹的，很贊助道爾夫斯與國社黨抗衡，奧國及他處的社會主義者却不信服道氏，此外他在去年解散國會採用狄克推多制時，也有許多人反對，道爾夫斯去夏赴倫敦世界經濟會議時，人們很羨慕他驚人的生活力，意志力，及堅決的責任心。

道爾夫斯於一八九二年十月四日生於下奧地利之泰克行農家，氏每以他的出身為榮，他出了荷拉布倫學校後，又在維也納研究法律，在柏林研究經濟，歐戰初起時，道氏告奮勇，在前線苦戰三十七個月，得有好幾種獎章，歐戰完了後，他在柏林完畢學業，即就職於「德國農民聯合總會」，後來又就「下奧地利農民協會」秘書職，至一九二七年便成了同省農部的指導，道氏對小農深刻的諒解，是他勢力得以增長的原因，他曾任各項職務，屢次代農民呼籲，「農事工人保險會」是道氏創立的，後來麥粉入口獨享辦法也是道氏計畫出來的，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二日道爾夫斯起始在奧地利國家鐵路委員會任職，六週之後，被委為該委員會副主席，又三週之後陞為主席，泰洛於一九三一年三月辭農林部長後，道爾夫斯得繼任，至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布雷什二次內閣辭職時，道氏遂被舉為總理兼外交部與農林部長。

道爾夫斯治下之國會，本由基督教社會黨，農黨，與內衛團派所組成，道氏僅僅能佔得多數，戰後過份自由的奧國憲法，也成了議會的障礙，結果道爾夫斯變成議會政治(至少是過分自由議會政治)的敵人，議會之外國社黨與社會黨也常與政府起衝突，政府不得已遂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下緊急令，禁止開會遊行，並限制言論自由，國社黨極反對此舉，一週後新成立之國會又被道氏解散，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道氏重組內閣，繼為「工會」國家之準備，奧國與議會政治相去更遠，道氏從此遂成了奧國的狄克推多，他將外交•國防•公共治安•農業等部的職務，全拿到自己手裏，同時的軍警及其他軍力都統一到一人手內，奧國自從建立共和國以來，軍人第一次被排出政黨之外，法西斯黨與民主黨各派，全與道爾夫斯爭權，去年九月維也納自土耳其收回二十五週年紀念時，道爾夫斯講演稱彼決將樹起一個權威的合作的國家，此概係對國社黨的回答，最後他又聲明，他的政府並不是法西斯式的。

道氏專政後，奧國連續發生罷工及騷動等情事，維也納成了用軍的城市，一九三三年早春，外傳國社黨準備暴動，茵斯布路克發生暴動時，國

社黨有四十名被捕，及至五月十六日因示威及參加他種活動被捕的國社黨共計有兩千人之多，道爾夫斯在五月間出席倫敦經濟會議的時候，奧國情形最緊張，道氏時常須由倫敦施發號令，對付亂局，國社黨搗亂延至數月之久，八月中自慕尼黑廣播鼓勵奧國社黨反對道爾夫斯的演說，英法義各國全會向德國提出抗議。

道氏四十一歲生辰的前夕，十月三日的下午，有名德提爾的國社黨，在議場中向道氏連發兩鎗，道氏祇有臂部受傷，道氏當時極鎮靜，拒絕乘醫院病車，步行至議院門首乘自用車回寓，晚間道氏自己親自述說遇險經過，表示無事，幾日後道氏傷痕就復了原，除倫敦經濟會議外，道爾夫斯於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月·八月，迭次赴義大利謁見墨索里尼，最後在里米尼與墨氏晤談，墨氏應許贊助奧國，教庭隨亦頒與道氏獎章，各國政治家對於道氏亦均敬愛，九月二十七日國聯大會開會時，道氏得到極熱狂的招待，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二日道氏與內衛團領袖史泰漢堡親王成立諒解，商討對社會黨取更壓迫的政策，自此以後內衛團也全加入了道氏的「祖國前線」隊，史氏成了道氏最倚重的人道氏。史氏，與費大佐，並成了三人獨斷政治，去年十月德國退出國聯，德國又逢大選，國社黨活動爲之大殺，道氏對國政更得手，一九三三年終時，道爾夫斯演講時，對「祖國前線」有所解釋，並指三月間所解散之國會爲無能，並有共黨傾向，氏稱，「奧國將永不容許此類國會之存在，六月來吾人之所成就，國會于數年中亦未見能完成之，……我與人與德人極相似，此固不待言，吾極願此種日耳曼性格，能使吾人得到繁榮，外人或不了解德奧何以不相合作，吾人極願與德人爲友，但吾人更願他人不對我家事橫加干涉，我國窮小，其自尊心與自決心因之遂益堅定，吾人現正謀重建德國，吾儕敵人非爲個人乃係邪僻理想，因吾輩爲眞正的德人，故須擯棄錯誤民族主義」云云。

陸龜蒙的幽默

江寄萍

唐詩人陸龜蒙，詩頗幽逸，其冬柳云：

「柳汀斜對野人窗，零落衰條傍晚江；正是霜風飄斷處，寒鷗驚起一雙雙。」

然其人亦頗幽默，近讀唐人聞奇錄，載有陸之軼事一段，頗有趣味，特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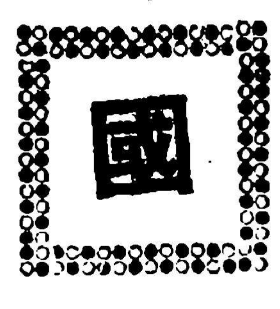
「陸龜蒙，才名播海內，居吳中，然性浮薄，時有內官經長洲，於水濱見一花鴨，彈之而斃。守者告之，乃乘小舟修表章告內官曰：「某養此鴨，能人言，方欲上進，君何殺之！」乃將表示之，內官驚而且慚，酬以銀盎。臨行詢之竟解何言語。陸曰：「敎來數載，能自呼名爾。」這可謂極開玩笑之能事矣。

陸龜蒙字魯望，自號天隨子，蘇州人，其著作有松陵集十卷，吳興實錄四十卷，尙有「耒耜經」，「小名錄」，及「錦裙記」，載於唐人說薈中。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廿三年七月二十日起至廿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止

（硯農）





大連會商戰區懸案

殷同有野等之密談

上海二十日電，殷同十九日晚到滬，二十日晨訪唐有壬，十時半有野到，旋李擇一亦至，密談一小時，雙方所談問題均未肯宣露。殷對報界稱：『黃郛甚消極，能否北上，將視目前華北諸困難點能否解決而定。黃因關於華北事所抱理想的政策未能實現，故暫不北上。如大家能以國事為前提，困難或能打開，反之，如各逞意氣，但求目前功利，前途終難有望，本人在滬尚有一二日勾留』云。李擇一言，福州廈門對日空氣較前緩和，台灣日領會議，係每年常例。有野與唐有壬殷同李擇一會談後宣稱：此次會見僅係友誼性質，關於撤廢塘沽協定問題，應由關東軍負責，日本政府與此事無直接關係。

王克敏謁黃後赴贛

杭州二十一日電，王克敏二十日抵莫干山，寓錢新之宅。二十一日晨謁黃郛，密談華北各項問題甚久，北返時將過杭稍留。二十五日電，王克敏二十四日離杭前談：此來謁黃郛，實因黃氏離平三月，各項政務均待處理，故當面商承一切。黃離山日期未定，短期內似可北返，黃對華北事雖感困難，仍極負責，故各項交涉進行，均有文電往返指示。目下華北軍費為每月四百五十萬，政整會經費八萬，均由中央直撥，尚無問題。將來戰區各問題解決後，地方財政當由河北省政府負責統籌辦理，本人返滬，勾留三五日即北返，又黃伯樵李擇一先後上莫干山謁黃。又上海二十五日電，王克敏二十四日晚返滬，日內將赴贛，代黃有所陳述。

殷同喜多會於大連

大連二十三日電，北寧路局長殷同來連，二十三日午十二時登陸，往星浦下榻某處。據稱外傳中日兩方將舉行大連會議云云，本人並無所知。本人在連擬逗留二三日，不赴長春。又瀋陽二十三日電，關東軍第二課長喜多，為商談戰區善後問題等要務，赴大連與殷同會晤。於二十三日上午九時過瀋南行，據談：『此行事務極簡單，惟內容不能言，在連事畢即回長春，現在應商之問題，原則上已與華方意見一致。只剩技術問題，商討技術問題之日期地點等等，在未與殷同會晤前，尚難決定。對於華方提議廢除停戰協定問題，無可談者，惟通車及某某問題，與停戰協定完全無關，關東軍對之，始終態度一貫。戰區內駐紮日軍，乃為必要上不得已，若向華方解釋，華方當能諒解』。

大連會議經過情形

北平廿四日息，北寧路局長殷同，二十三日下午一時始乘大連丸抵大連，柴山已先殷到達，並至碼頭迎接，旋同赴旅館，時關東軍參謀副長岡村甯次，參謀喜多誠一，亦由長春乘飛機趕到。即晚在旅館中聚餐，殷氏轉達黃委員長意旨後，並就戰區未了問題交換意見。時室之四週，均由日警戒備，甚為秘密，至深夜始散。廿四日上午十時，繼續在旅館中商談，至十二時許停止。所談問題：一，為戰區善後各事，因塘沽協定簽字時，中日雙方人員約定各事，我方已一一履行，日方尚有多項事件未曾照辦，故殷氏將於此次談商中，催促日方辦理。二，中日鐵路聯運事宜，因

日方催促甚急，殷又爲鐵路當事人，故此次大連會談時，亦將附帶交換意見。另據大連二十四日電通社電，大連會商依喜多大佐之來連，已於二十三日在當地星浦舉行。日方出席者，爲關東軍參謀副長岡村，喜多大佐，及駐平日使館武官柴山，華方爲北寧路局長殷同，惟並未採會議之形式，而各衣浴衣，出席晚餐會。當會議時，首由殷氏陳述北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氏之苦衷，而要求依關東軍寬大之措置，以資解決華北各種問題後，即與岡村等行種種質疑問答。但終未獲作具體的決定，即於十一時在談笑中散會。二十四日早九時在里野屋開第二次會議，而於日本之岡村，喜多，柴山及華方之殷同四氏出席之下，密議於二層樓之某室後，暫行中止，情形頗爲緊張。惟關東軍方面，對華方提議廢棄停戰協定事，仍反對頗力，故會議前途，似難樂觀。又電，華方雖以停戰協定之存續，殊足使北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陷於不利地位爲由，在殷同柴山兩氏間，爲謀解決懸案而迭行預備交涉，並提議在大連開最後會議。但日方則認爲在常識上，亦難應允於足以代替塘沽協定之政治協定尚未成立之先，而行完全撤銷該項協定，故刻仍持絕對反對之態度。似此情形，華方衔不另作重大提議，則此次會商，度將於本日無結果而終。

會散後之雙方談話

大連二十五日電通電，此次大連會商，並未提出停戰協定廢棄問題，而僅就停戰區域內各種問題交換意見，並擬於今後繼續舉行此種會談。按在此次會商中所收成效，爲中日雙方對於華北各種問題之意見漸相接近。又此次來連參加會談之岡村喜多等，均於二十四日下午四時二十八分折回長春，駐平日本使館武官柴山，亦定於本日由大連乘日輪長平丸回任。岡村於大連會議告終後，談話如左：「本日僅懇談停戰協定區域內之細微問題，而未涉及廢棄停戰協定或日軍撤退等問題，今後雖亦擬在北平及山海關等地，迭作此項懇談，但其內容當仍僅屬於細微部分，並擬由雙方派遣委員，俾作技術的研究，又現未由黃郛氏作任何提議，並亦無足刺戟神經之任何問題」。又殷同與岡村等會談後發表談話云，『此次雖會談及戰區內之微小問題，但毫未涉及華北政情或廢棄停戰協定等問題』。殷氏定於二十八日乘日輪天津丸離連返津云。

殷同電京即行南返

南京廿五日電，某方息：殷同二十五日電京，報告與岡村喜多柴山等在大連會談情形。日方對我保安隊開入停戰區域，及日關東軍撤退馬蘭峪各口，日僞軍歸還長城各問題，均推諉須從長再議。又中央社電，殷同在大連出席中日代表會議，與日方代表喜多岡村柴山等會商華北未了各問題之善後辦法已畢，即將南返，向黃郛等報告出席會議與日方代表商談之經過詳情及結果。大約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可到滬，聞黃郛北返日期，將俟殷同報告後決定。

李擇一談黃將北返

杭州二十六日電，李擇一昨過杭談：本人赴莫干山謁黃，對華北問題略有談及，至黃氏北返一層，黃既爲主持華北大局者，且既已跳入火坑，早抱犧牲主義，而事實上又無從放棄其責任，故經蔣汪敦促，下月初當可返平主持，並督促辦理戰區各項未了事宜。困難焦點，即爲戰區問題，戰區內浪人與特警勾結，荼毒地方，且無知人民，甘爲利用，故取締是項問題，正與日方會商澈底解決方法，或將浪人拘送回國。特警調出戰區訓練，並進行廢除塘沽協定，，日雖發表聲明，但我方仍據理力爭，期達目的。本人至滬勾留一二日即返閩，晤陳主席，將閩省外交辦理結束，再行回滬，隨黃北返。

日對塘沽協定聲明

東京二十一日新聯電，去年五月一日締結之華北停戰協定，爾後經過一年有餘，以平瀋通車實現之機會，華方屢傳將通知廢棄協定之說，日本外務省因於二十一日發表意見如下：『關於廢棄華北停戰協定，倘未接到華方提議，即提議廢棄之公報亦未接到。該協定係出自該地方之情勢上所必要，若此後在該區域內，不終熄其排日抗日等運動，或不設法協定保持中日『滿』三國關係與三『國』國民之關係圓滿，以及若不保障三「國」國民安心從事於生產事業時則協定之廢棄，實無考慮之必要。』

日阻各國在榆演習

東京二十一日新聯電，山海關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儀我大佐最近對天津各國駐屯軍要求『因「滿洲國」成立之結果，此後在「國」境附近有何行動之時，事前請予以通知』云云。英國軍司令官根據辛丑條約，對於日

本之要求首先回答表示拒絕 。因之日本外務省發表談話稱：『在未承認「滿洲國」之國家觀之，滿洲仍係中國之一部，如英國駐屯軍司令官所言明者，根據與中國之條約，在滿洲之演習，實係自由。又在滿洲之外國領事，僅通知中國政府，不對「滿洲國」取任何手續，即在滿洲駐劄，執行職務，然而此等國家在滿洲若惹起事件，則不以南京政府為對象 ，而以與「滿洲國」有緊密關係之日本政府為對方，而作交涉，此等國家由其方便如何，有時則視滿洲為中國之一部，有時則視滿洲為「獨立國」。情勢雖如前述，但「滿洲國」已受日本與薩爾瓦多兩國承認，故在今日事實上已不能再以滿洲為中國之一部論矣。因而「滿洲國」以及日本為强使「滿洲國」之國際地位明確化，故有規定「滿洲國」與各國關係之必要。此次英軍演習問題，應予以適當之考慮，外務省正在銳意研究對策，以資應付。

北平各使館之表示

北平二十五日息，使館界負責方面消息，根據辛丑條約之各國駐軍，過去三十餘年來，每年夏季，拔營移駐山海關一帶，並不時在山海關長城以外適當地方舉行演習。前傳英法義諸國之軍隊，已因日偽方面之反對，停止前往山海關附近長城線以外地域演習，現據各國負責方面答記者稱，此項傳說，完全不確。據稱：日方駐津軍事當局前曾奉令向平榆線上英軍司令部表示，長城線現既為『中滿國境』，則例行之英法義軍隊出關演習應即終止，否則各國軍隊如照常演習，有與『滿洲國』軍隊衝突之可能，其結果蓋未可預料。同時並要求英司令時時以平榆綫英軍動靜通知日方，英司令對前項意思表示，當時未與答覆，然對本軍動靜通知日方之請求，即時嚴詞拒絕。此事過後，旋某數方面在國內外散布極微妙之宣傳，予世人以英法軍隊已因此停止出關演習之印象，日關東軍山海關特務機關長儀我，前後發表談話謂：『如仍無視日方之通知，而仍在原地演習時，則日方決本既定方針，採斷然之處置』云云。記者與各國軍事負責當局相晤，均謂日方之意思表示，或謂之為『抗議』者，對各國例行之出關演習事，並未發生任何之影響，換言之，即例行之關外演習，仍照常進行如故。各國負責方面又謂：根據辛丑條約，派軍駐紮平榆沿線之各國，除日本外，皆無承認『滿洲國』者，因此所謂『山海關及其附近之長城為中滿國境』之議，在不承認『滿洲國』之國家視之，殆夢囈不若也。英法義諸國之條約權利，豈可以片言之夢囈而放棄之乎。此次事件發生後 ，英法義軍隊皆照常行動，並未一顧，如日方萬一將該問題再行提出時，亦將止於山海關方面之地方的折衝，然對條約規定之原則，固不能絲毫更動也。各國負責當局又對日方之意旨，深予指斥，謂日本欲作『長城為中滿國境』之言談，吾人固不得干涉之也，即日方欲硬說長江為中『滿』國境，吾人亦對其『說』不欲干涉，然如欲只以一『說』之力，而損及各國之條約權利，固不可能者也。又據關係方面對記者發表，現駐北寧路之英軍，為英國『女王兵團』之第一營，人數約為一千，依據向來慣例，每年夏季張幕山海關 ，並得出關演習。法義二國亦然，今年夏季，英軍駐地為山海關南門外之海濱，係張幕而居，自日方抗議後，亦已出關演習數次。法國軍隊，亦在山海關城外，義國軍隊則張幕於山海關長城之城上，對長城內外演習之權利，皆堅決保持。至美國軍隊，則依條約駐紮秦皇島一帶，故與此次事件無涉。

台灣會議重要議案

厦門二十三日電，台灣總督府對岸領事會議二十日閉幕 ，駐厦日領事塚本毅二十三日乘廣東丸返厦。議案經總督府文書課發表者三十七起，重要者㈠台督府復設外事課，㈡華南煤炭需用狀況，㈢指導籍民殖產事業與獎勵，㈣振興台灣與華南貿易，㈤扶助華南日台人金融機關，㈥文化事業等。台督中川會後談：領事會議，前此會開二次，今茲之會僅復活而已，台灣對對岸政策，以增進兩方文化，企圖籍民與日僑經濟的振興。今後每年舉行會議一次，將來對對岸有積極設施之必要時，當在可能範圍內增加預算云。

監察院力爭監察權

南京二十一日電，國府頃將中政會補訂之彈劾法三項，分令行政．司法．監察三院，及政務官懲戒會，軍事長官懲戒會，查照飭遵。

于右任勸監委沉默

南京二十日電，于右任頃有電到京，致全體監委，望持沉默態度，勿隨意發言，並以報載楊天驥赴贛謁蔣，查詢是否為監委所推派，抑係

其私人行動，希取消此意。據監院人稱，楊現在蘇州，監委並無推其赴廬事。又電，于右任暫無回京訊，日來在滬延醫檢查身體並配藥，以為返陝時服用。于之態度極慎重，雖有倦勤意，但目前不致辭職。現信其戒各監委勿多發言，並暫緩向中央要求改正彈劾法，意在一方為尊重中央威信，一方為使事態日趨鬆淡，免走極端。

監委發表書面談話

南京二十五日電，監委朱雷章，劉莪青，巴文峻，田炯錦，張華瀾，李世軍，楊仁天，李夢庚，樂景濤，二十五日晚發表一書面談話，論中政會補訂之彈劾法是否已發生法律上效力。內稱中政會通過之補訂彈劾案件辦法，自應認為黨的政治指導機關之正式意思表示，惟此項決議現時對外尚未有法律上之拘束力，因中政會並非政府本身機關之一，法理上國府仍為最高機關中政會不直接發布命令，處理政務，其意思必須達到國府，由國府對外表示，始生法律上拘束力。關於該辦法迄未奉到國府正式公布之法律或正式發布之命令，故現時仍照現行法規辦理 。前者文官處曾有公函，奉主席諭，將辦法轉送各機關，但此不過文官處通知而已，主席必須依約法及國府組織法，以公布法律發布命令方式署名行之，其意思始能代表國府。蓋法律命令皆要式行為，主席未依法定方式署名之文件，雖有飭遵字樣，亦不發生拘束力。若文官處之函，乃文官處之意思表示，非國府之意思表示也。故此辦法在國府未有法律命令以表示其意思以前，尚無法律之拘束力，各機關並不受其拘束。惟此既係黨的政治指導機關之正式意思表示，監察院自不能不向中執會有所陳述，同人對中政會之指導權無絲毫疑義，惟此辦法法定程序既未完備， 似尚不能發生效力。 又二十六日電，中央認監委朱雷章等所發對中政會補訂彈劾法意見不安，二十六日中常會議決，予以糾正。

電懇于氏返京力爭

南京二十六日電，監察院各監委，對補訂彈劾案件辦法意見，呈中央文，已於一星期前繕呈于院長。惟于迄今尚未予以轉呈，且于復自滬電各監委，囑守沉默。各監委以茲事體大，關係總理遺教五權分立原則之存亡，特於二十六日晨七時開全體談話會，決定電懇于，請將監委呈中執會議文，迅予轉呈中央勿延。電文內容略謂：委員等對於補訂彈劾案件辦法，一致主張上呈中政會，請求維護遺教與訓政約法。我公負監察行政全責，倘令監察制度由此犧牲，則公將何以對黨何以對總理，以公身受黨國委託，動關全局安危，為維護中樞安定計，出之慎重 ，固有不得已之苦衷。但五權制度為先總理所手創，果坐視破壞而不一言，將何以對先總理在天之靈。務懇即日返京，將委員等意見轉呈中央，倘不得直，委員等為擁護監察制度，任何犧牲在所不惜云云。並公推劉莪青田炯錦午車赴滬謁于，作再度申請。

南疆取消獨立

盛李電告新亂已平

南京二十二日電，盛世才李溶有電到京，致中央。內稱新省變亂已平，軍事告一段落，今後當努力地方建設，廓清政治，以固邊疆。惟新省幣制紊亂，名目繁多，各地雖廢兩改元，而新省仍用紋銀元寶，致經濟無由發展，價格日趨低落，甚至紙幣市價不足抵紙工印刷等費。前擬定整理計劃，預計十八個月內將全省紙幣一律收回，實行廢兩改元，請中央接濟中央銀行鈔票一千四百萬，分三期付給，一俟整理就緒，將於二十五年起按月攤還。中央頃已交財政部核議覆。

彭昭賢赴贛謁蔣

南京二十二日電 ，彭昭賢二十二日晨赴贛謁蔣，報告新省情形。據談：盛部現分三路開南疆，一路由迪化經阿克蘇，會師疏勒，一路由伊犁趨喀什，一路由焉耆繞大戈壁，東經于闐，直達和闐，和闐王薩畢斯拉現自動取消其獨立組織。馬仲英在英吉沙戰後，即由西路繞道烏魯恰克提逃俄境被扣，刻三路正會攻和闐。該處散匪不堪一擊，極易平定，數年來混亂之新疆，可望有統一局面。

剿共軍事情報

軍官團行畢業禮

蔣委員長二十二日午在牯嶺宴段祺瑞張學良何成濬徐源泉等，何徐即午赴潯，乘輪返鄂。蔣二十三日赴海會寺，向軍官團訓話，二十五日舉行之第一期畢業禮。蔣主席並訓話後，即由海會寺赴星子縣，乘民權艦，由民生艦護送，直返南昌。俟下月初二期開學時再來牯。一期官佐學員行畢業禮後，舉行聚餐，日內各自返防，商震二十五日午乘輪抵潯，即日來牯，任二期團附 。又張學良二十五日晨下山，由潯乘飛機，十時飛抵漢口，即赴武昌總部辦公。

閩西戰事激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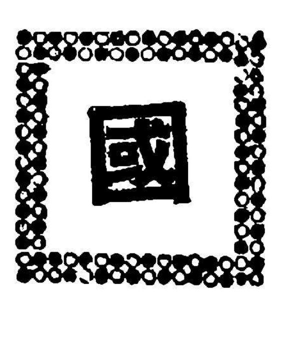
福州廿一日電，孫元良師由建寧挺進，攻下距廣昌四十里之白水後，又續向南追擊。現已至血索嶺一帶，匪慘敗逃竄，該處距石城不遠，收復即在目前。廈門二十二日電，崇安西區張鑾基旅與赤匪激戰。崇安城內可聞砲聲，已電南昌行營，迅飭鉛山國軍入閩合剿。又喬欣師湯邦楨旅已推進安沙縣，與盧興邦師佟永涵旅合剿兩縣赤匪。福州二十三日電，東路軍圍攻長汀正側兩面，八十八師十七日晨佔領血禾嶺附近之飯敢峯及夫子嶺。匪狼狽潰竄，被擊斃千餘，南路軍包抄汀城後方。閩西戰事甚烈。福州二十五日電， 僞二十四師七十團三兵營及獨立營， 在大洋經我軍口師，會同保團痛擊，狼狽敗退。現僞七十團竄回才溪，獨立營竄永定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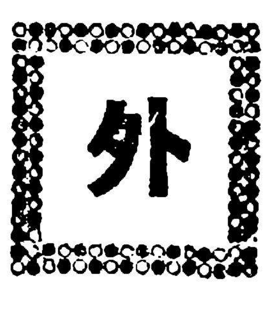
永安尤溪發現赤匪

廈門二十六日電，東路軍前線，在曹口曹坊四堡一帶，距汀百里，據軍息，前日汀匪，忽竄大地，我四縱隊迎擊，激戰二日甚烈。殘匪近分三大部集石城・瑞金・長汀，圖最後掙扎。蔣鼎文電顧祝同，請北路推進合圍，並將赴前線指揮，南路軍在距長汀百四十里。又中央社福州二十六日電，寧汀殘匪，以我大軍前進，匪則消滅在即，因復化整爲零，分組若干小隊，謀奔竄而出。我軍已窺破詭計，連日派兵邀擊，並由空軍掩護搜索。據報永安尤溪大田間，發現赤匪千餘，五二師已調派所部勁旅，分別防剿。盧興邦召陳仲驄赴尤。浦城殘匪，圖竄江山，閩浙保安隊即開始會剿云。

川軍又傳總攻

重慶二十三日電，赤匪主力在萬源及魏家坪一線，萬源以右係僞三十軍及四軍之一部，張國燾在萬源前線指揮，徐向前在城內。又唐式遵新頒戰地臨時懲處條例三項，其中規定師長有槍斃旅長之權，團營連排依此類推。北平接劉湘二十一日電稱：通江城北之竈姻山，已被官軍佔領，匪部死傷甚鉅，萬源方面，因山險工堅，仰攻不易，現已探明路線，定二十二日由白沙河側面總攻云。





日本新閣政綱公布

施政大綱之全文

東京二十日新聯電，岡田內閣之政務官已任命完畢，因而內閣之陣容，已得整備。二十日午前十時二十五分，開定例閣議 ，審議政綱政策，以河田書記官長搜羅各閣員提出之意見書而作成之草案爲議題，由金森法制局長官朗讀後，即付討論。根本意旨無何差異，大體上尚稱意見一致，零時四十分休息。又電，日本岡田內閣之政策政綱，在二十日午後之閣議決定後，經日皇裁可，午後五時半發表如左。

今次突然拜受大命組織內閣，局蹐恐懼，雖非才薄技 ，但願披肝膽，內求增進國民幸福，外則宣揚國際大義，以應聖命，而期無添厥職。惟我國目下適值政治・外交・財政・經濟・思想，以及其他各方，均極多難之秋。故今後須樹立中正公明之各種政策，而求實現。茲特公表施政大綱，尚乞各方協助。(一)政治之嚴肅公正，實確保國民對國政信賴之要道，淨化政界，嚴肅官紀，並糾正影響中央地方行政之各種情弊 ，促進人心緊張，發揮憲法政治之眞髓，以圖伸張民意。(二)振興國民精神，醇化國民思想，實爲奉承聖勅之意旨，使國體觀念明正，涵養國民精神基礎，力求

剷除不穩思想之各種原因。(三)力求確立國際和平，貢獻人類福祉，乃帝國不變之國策，政府除更與列國使友誼篤厚外，並對於現下政局之處理，務期貫澈帝國之使命。(四)國防爲國家存立上必須之條件，詳察國際情勢，以應時代之要求，而謀充實，因而對於將召開海軍裁軍會議，以確保國防安全，爲第一要義，依公正妥當之方針而求其實現。(五)今値內外多事之際，使財政基礎堅固，爲極緊要之事，然以周圍情勢異常，使財政基礎恢復常態，不得不予想其前途多難，惟以銳意充實國力，以期歲計收支均衡，而使財政基礎確立，取最善之處置。(六)國民生活之安定，實當前之急務，惟憶近時經濟事情之複雜化，國際經濟之推演，政府認爲必須擴大其籌劃設施事項，且政府爲國民生活之向上與安定，尤應努力打開農漁山村之經濟，並增進工人福利，予以最善之考慮。(七)產業之興隆，尤應特別考究，認爲資源之開發進展，及國民所得之增進，實爲要圖，因產業設施之複雜化，對於聯絡統制，尤應考慮，使其適應於內外之經濟情勢，確立國民經濟全局所適用之綜合的產業政策。(八)注意涵養日本精神，淘冶人格，而使國民體育向上，啓發適合時代之智能，爲圖文運進展，對於教育制度與實際，予以深切之考慮。(九)日滿兩國之和親，認爲確立東洋和平上，劃期的堅強基礎，政府除協助滿洲國以健全之發達，並依共存共榮之趣旨，根據兩國親善，以期在各方均有最大之成果。(十)爲行使之政策公正與敏捷，凡政府所爲者，應切適於國家之必要，與國民之要望，欲求政務之敏捷，對於行政之機關與作用，有深切考慮之必要，故政府對於全般行政機構之改善，予以周到之考察，而期實現。

岡田發表時局談話

東京二十一日新聯電，岡田首相，於二十日夜對時局談話如左：關於政綱政策之實行方法，尚未考慮，必要時由閣議決定，再作實行。至於實行方法，不採取前內閣之由關係各大臣間決定，勿論何事，均須由閣議取決，即閣議中心主義。五相會員雖前會召開，惟僅談前閣之五相會議當時之經過，故今後完結，無再繼續之意。關於軍縮會議之準備對策，是否由國策的見地上，設置準備機關，目下由海軍省與關係各省協商中，協商結果，若認爲有必要，則設置亦未可知。關於補充拓務大臣，現在尚未考慮，余暫兼任之，比較妥善。是否召臨時議會，因農村對策，尚未研究完善，故現時不能明言。

各方對政綱之批評

東京二十一日新聯電，各方對於岡田內閣之政綱批評如下：㈠政友會，政綱上雖云發揮憲政政治之眞髓，以圖伸張民意云云者，由其組閣之經過上觀之，乃完全與此背馳之官僚政治，不過陳列幾句好聽之文字而已，政綱中既無何新奇政策，又無何眞誠氣力。㈡民政黨，岡田內閣之政策，並未趨極端，可稱爲中正公明，對此政綱之實行，恐任何人亦無異論。㈢國民同盟，大體上與本黨政策相同之處甚多，若以文章論之，可稱滿點，要之在其運用如何。㈣貴族院，與歷代內閣之政策政綱無何大差，惟極抽象，米穀，蠶絲，以及其他緊急問題，民間多主張從速調査，有召開臨時議會之必要，但此點政綱上毫未言及，實屬遺憾。㈤財界方面，該項政綱，究竟用何方法以期政策實現乎？內容殊欠明瞭，僅羅列抽象之文字，實欠圓滿。㈥軍部方面，政綱中編入國防第一主義，大體可爲滿足，故今後督責政府，以期實現。

齋藤報告美國情勢

日本駐美大使齋藤博，奉召歸國，十七日抵東京，當日午後四時半赴外務省晉謁外相廣田，報告最近美國一般情勢，並陳述所見。玆列舉其報告要旨如次：㈠美國政府對於下屆軍縮會議之準備，似尚未具體規定，但對於日本海軍方面所希求之軍備均等權，並無「無條件」接受之表示，依然期望於現行條約延長之意義下規定新約。㈡無論會議成敗，美國似無與日本正式成立政治條約之意向。美總統會迭次聲明，謂目前美國避免與特定國家單獨締結個別條約，以致挑發第三國猜疑心，故日本亦可認爲廣田郝爾之交換覺書，爲對美政治工作之一段落，對於將來兩國間發生之外交案件，可單獨締結實際的協定，以不提倡普遍的政治協定爲上策。㈢關於日美通商關係之調整，美國亦無心與特定國締結互惠條約，現採取以與關係各國保持全般的貿易均衡爲原則之通商政策，故日美互惠條約之實現可能性，可斷言微薄。㈠對於下屆軍縮會議，亦如對倫敦會議之態度，止於協定國防兵力之分配標準決不觸及一政治性質的條約之審議等。齋藤氏預定留京兩月，與岡田首相，廣田外相，林陸相，大角海相等閣係大臣交換意見，協議下屆海會之準備工作，得暇將赴僞國視察後即轉道返

任云。

齋藤訪大角談海會

東京二十日電通社電，齋藤駐美大使，於昨日下午二時四十分，訪問大角海相，作歸國後之寒暄畢，即往謁伏見軍令部長，就美國朝野之軍縮觀，詳細報告約達一小時之久。至下午三時半，復與海相及長谷川次長，作關於明年軍縮會議之重要談話。首由該大使說明美國輿論，堅決反對修改或廢除比率情形後，海相即謂海軍方面對於軍縮所持次述五決則，乃屬日海軍之不易的鐵律，而獲得全國輿論一致之贊助者。茲錄其內容於次：㈠比率主義之撤廢。㈡國防自主權之確立 。㈢屈辱的既存條約之修訂。㈣國防安全之確立，㈤減低軍備國之比率。該大使以雙方間之根本觀念已趨於一致，故即於下午四時半辭去。並擬於今後續訪海相，商確軍縮問題。

召開二次五相會議

東京二十三日新聯電，因鑑於明年海軍會議之重大性，岡田首相始召開五相會議，由海相大角，外相廣田，說明前內閣五相會議決定之外交•國防•財政•諸問題，並交換種種意見，其後並因齋藤駐美大使歸國，關於美國對海會之態度，與對「滿洲國」之意向，已見明瞭。故擬在二十四日閣議後，仍繼續開五相會議，特別對於齋藤大使歸國後，所得之美國情勢，及一九三五年海會爲中心，對於日本國防，外交方針，繼續作重大協議。二十四日電，現內閣第二次五相會議在二十四日閣議終了後，午後一時半開會繼續前次，由大角，廣田二氏說明後，岡田與閣僚間作種種質問，並交換種種意見，大體五相會議本日即告結束，此後對於處理國際的重大危機之時，召開全部內僚協商方針。

列强競爭擴軍狂熱

日傳海會不談政治

東京二十四日路透電，外務省發言人今在招待各報時稱：英美日三國已同意，在下次海軍會議中，不提出政治問題，尤以關於東亞問題。發言人又稱：此項決定，甚爲聰明，蓋否則會議結果決將失敗也。又東京二十五日新聯電，海軍預備會議，五約於十月再開，故暫休息，此次預備會議，日本政府最强硬。最明白主張者，即在下次海軍會議時，將政治問題尤以東亞問題除外，僅限於局部海軍問題爲條件而同意。如英美兩國提出政治問題，則必防害會議成功。對此問題，西門外相在六月十八日，答覆保守黨議員「克爾」氏之質問，謂余所聞知者 ，軍縮會議不提出政治問題。由此答辯，即可明瞭，故海軍會議，與政治問題無關。因而十月再開之預備會議，將討論具體的實質問題，則日本主張之政治問題除外，已得英美兩國之默許。

英美否認日方宣傳

倫敦二十五日電，據日本方面傳來消息，英日美三國業已商定在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中不討論政治問題，此間政界人士，對於此項消息，紛紛評論。據與政府密切聯絡之人士稱：海軍會議若將政治問題除外，則談判鮮有成功之望。要之關於此點，迄未成立任何正式協定，此間人士以爲海軍會議之議程所載各種問題之政治形勢，自以不涉及爲宜，此與數日之前西門在下院中所發表者相符。但若干要點，如列强在中國境內所處地位，及星加坡海軍根據地兩種問題，如欲在海軍會議准其詳述其事，甚屬困難云。又華盛頓二十五日電，美國官方本日否認美英同意在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不談政治問題。

義國要求擴大海軍

倫敦二十五日新聯電，義大利政府受諸海軍預備交涉之結果，派海軍專門委員貝斯察大佐，在本星期末赴倫敦，決定作私的會商。該大佐預定在三十日往晤海相門西爾以下各專門委員交換意見，然後報告本國政府來英情形，若會商結果順利，則貝斯察大佐將再進一步而參加海軍裁軍會議，以表明義大利政府之立場。據推測義國政府所主張者，一，要求與大陸上最大海軍國之海軍力平等。一，如其他主要海軍國之主力艦，減低單艦噸數，而成立協定之時，則義國政府，亦不堅持非實行三萬五千噸之

主力艦建造案不可。一方法國外長巴多氏，近將往訪墨索里尼首相，以東歐洛加諸條約案爲中心，而期打開歐洲政局之危機，其時法義兩國之海軍力平等案，亦必用何手段而試解決。

英國核准擴張空軍

倫敦十九日路透電，內閣最後核准之空軍擴張程序，規定增加四十一分隊，即飛機四百九十二架。今日下院開會時，代理首相包爾溫宣稱：政府決議於後數年內使英國空軍得與鄰國能並駕齊驅，政府深知此舉，不能再稍延，故決定擴張空軍之五年程序，增加四十一分隊，其中三十三分隊，加入內國防務，俾使內國飛機由目前之四十二隊，增至七十五隊。其餘新增之分隊，則將改歸艦隊，或遣往國外防務之地位，將時常加以監視。政府保留，隨時酌量時勢，修改其程序之權，皇家空軍目下共有頭等飛機八百九十架云。

美國決定積極擴軍

紐約二十二日路透電，羅總統今日在賀斯頓巡艦上發言，謂美國將照條約所許之範圍，積極建造軍艦，此種程序之完成，約須三四年云。同時華盛頓路透訪員電稱，美國陸軍部所指派特別航空委員會，現已繕具報告書，主張請國會撥欵購置新飛機一千架，供陸軍航空隊之用。此說如獲核准，則美國陸軍平時最低空軍力量，將爲飛機二千三百二十架。又華盛頓二十二日新聯電云，美國陸軍省以威爾遜總統時代曾任陸軍部長貝克爲首領，而組織空軍特別委員會，該委員會在過去三個月間，調查研究空軍擴張案，其結果製成之報告書，二十二日由陸軍部公表。該報告書特指摘下次世界大戰最初之衝突爲空軍，力說有建設無敵空軍之必要，其實現方法，特指示諸點如下：(一)斷行空軍十年計畫。(二)在最短期內完成軍用機二千架。委員會並結論六項要目，勸告實行，其中左列諸點，令人注目，㊀聯邦議會在平時最少限度得整備軍用機二千三百二十架，與將校三百五十人外，並須支出維持航空兵隊充分之必要預算。㊁由陸軍分離而建設之獨立空軍改造案，尚未至成熟時期，如即時實施，有幾多危險，故仍繼續採取陸海軍分屬之現行制度。㊂美國政府對於民間航空機製作工業之發達，應特別獎勵，對於民間公司，尤應予以財政的援助，同時商工部對於航空機之海外輸出，亦應助長。

美國工潮波瀾壯濶

舊金山罷工已停止

舊金山十九日路透電，總罷工委員會今日以一九一票對一七四票，通過對令工人停止罷工之主張，表同情的罷工，將首先復業。該委員會担任用其財政上與精神上各種能力，促成碼頭夫罷工之結束，衆料碼頭夫工潮，即將正式閉幕。該委員會發出公報，謂羅總統所任命全國碼頭夫調解會，已担任在共公斷中對於海上雇員各工會，予以安全考慮云。罷工者數千人，今日業已復工，舊金山城內之事態，似漸恢復常狀，市政局街車，現照常行駛，無需軍警隨車保護，街車在過去二十四小時內，共載客三十萬人，一日之內，有此紀錄，前所未聞也。食物封鎖，現已解放，裝載接濟品之貨車，紛紛開抵罷工區域，雖無人保護，但絕未遭遇滋擾。今日一般事業漸形恢復，舊金山市長聲明，決計驅逐煽亂之共產黨員，商店開者極多，食物汽油，隨時可得，不感困難。在中央本州與地方政府壓力之下，舊金山總罷工於過去四十八小時內，已有全部恢復之表示，故總罷工委員會停止罷工之決議，乃意中事也。今日午後警察搜查共產黨機關，結果拘獲多人，內有大學生一名。總罷工委員會今日又通過一案，請州政府爲和平與好意起見，撤回太平洋沿岸各城之軍隊，該委員會並決定不自行解散，以待羅總統之決定。又二十日電，總罷工已停止，警察及民團仍繼續拿捕共黨，新捕共黨已逾三百五十人。囹圄內極形擁擠，一日內已有十五萬人復工。

密那波利轉趨嚴重

舊金山二十日路透電，舊金山與俄克蘭之罷工者，現逐漸復工，但工潮重心，今日已移至密那波利。該處貨車夫騷擾受槍傷者，達三十五人，形勢嚴重，國防軍三千五百人，已奉命入城，維持秩序，與治安州長奧爾生，考慮可否頒布戒嚴令，惟若形勢不愈惡化，則州長未必行此緊急計畫也。亂事緣警察護送裝載雜貨車一輛，通過封鎖區域而起，罷工者見之乘空車衝來，其勢甚猛，警察未及預防，乃開槍向空射擊，藉以示威，但罷工者置之不理，相率下車，直撲載貨之車，擬拖出駕駛人。警察見衆寡不敵，遂對衆實彈射擊，雙方互毆，受傷多人，內有警察數人。西雅圖亦發生亂事，罷工者執刺刀，向未罷工者施攻，警察急以流淚彈禦之，暴衆乃退，罷工者中流淚彈之瓦斯者二十二人，警察四人，亦爲罷工者棍棒擊傷。同情於罷工者，竟欲施用機關槍與小開花彈，但此謀已爲警察所破。

警察開槍流血慘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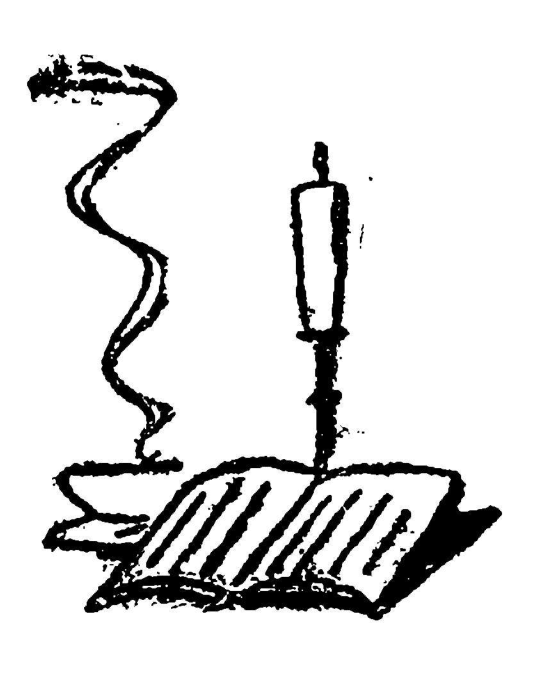
密那波利二十一日路透電，昨日罷工工人與警察發生衝突，死一人，重傷六十八人，因是貨車司機人，乃於今日要求總罷工 。貨車司機人，今日以哀的美敦書，致中央調解員，謂非俟獲有保障，警察不復槍擊工人如擊犬然，和解談判，不能進行云。全城今日安謐 ，國防軍防守各處，準備遏止暴行之續作。昨日之暴動，乃由警察護送載雜貨車一輛，通過封鎖區域，爲罷工者攻擊而起，蓋警察初開槍，向空射擊，冀嚇退攻擊者。但暴衆置之不理，警察遂對衆實彈射擊，繼乃於道中肉搏，迨秩序恢復，始悉中彈死者一人，重傷者六十八人。今日罷工者，在此舉行民衆大會，與會者皆狂呼處死其人，蓋指警長約汗斯也。罷工者，現要求將破壞休戰之警長與市長斐白利治免職，以平衆憤。

舊金山秩序已恢復

舊金山罷工之碼頭夫與雇主，二十一日已同意將彼等之爭端，交由羅斯福總統之勞工爭端調解局仲裁解決，國防軍之因罷工風潮來城服務者，現巳奉命作良好之準備。俄克蘭運輸工人一千二百名，雖已復工，但仍爲水濱工人之後援，不能運輸輪船之貨物。當道今日仍從事搜查共產黨之機關，勞工爭端調解局，現請巳特蘭之水濱工人與其僱主，將彼等之爭端，交局仲裁。工會領袖已告紐約參議員瓦格奈，當談判進行之際，決不施行嚴峻行動云。衆視巳特蘭實爲恢復和平希望之危險點，未入工會之工人，今日由警察與國防兵保護，爲輪船上貨，沿海各航業公司已宣布立即恢復商貨旅客航運之計畫，今估計西海岸水濱工人之罷工損失逾美金二萬萬元，而舊金山總罷工之損失，猶未計入也。又舊金山二十一日合衆社電，此間秩序已完全恢復，國防軍已有兩千五百至三千人之譜，退出舊金山。西雅圖警察二百人，與罷工碼頭夫四千人械鬥勝利後，秩序亦已恢復。現已有商船九隻，由非工會工人裝卸貨物云。

芝加哥醞釀總罷工

芝加哥二十五日路透電，芝加哥畜牧場一千五百之罷工領袖，今日警告調解員，謂如不接受其要求，則宣布總罷工云。政府現努力解決工潮，國家復興處勞工局秘書史梯芬森，今日抵此，從事公斷工作，衆料勞資雙方代表與調解員將於今日舉行會議。畜牧場七萬五千頭牛隻，既飢又渴，每日倒斃者輒數十頭，因罷工後無人照料也。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日起
至二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止

（記者）

七月二十日 星期五

▲唐有壬，殷同，李擇一，有野在滬密談華北外交問題。

▲于右任電京，勸全體各監委對彈劾法案，勿隨意發言。

▲日本岡田內閣政綱公表。

▲英相麥克唐納十九日抵坎拿大休夏。

▲美國舊金山大罷工停止，食品封鎖首先解除。

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行政院會議決定防旱及救濟辦法。

▲殷同赴大連會晤關東軍代表。

▲王克敏到抵莫干山謁黃郛，密談華北問題。

▲日本關東軍擅指日偽滿國境，干涉英軍在榆關演習，為英軍拒絕。

▲國府分令各院，飭遵中政會補訂之彈劾法三項。

▲華北戰區救濟委員會結束。

▲美俄債務問題，在華盛頓開始談判。

七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盛世才電京，報告新亂平定，請中央接濟一千四百萬元，整理地方財政。

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黃紹雄由滬返京。

▲華南各地日領在台灣會議閉幕，議決要案三十七件。

▲保加利亞照會蘇聯恢復邦交。

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殷同，岡村，喜多，柴山，在大連舉行會談戰區善後問題。

▲奧國發現國社黨推翻政府之陰謀，政府下令大捕嫌疑犯。

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大連會議終了，殷同電京，即行南返。

▲監委朱雷章等發表談話，論中政會補訂之彈劾法尚未發生法的效力。

▲奧京國社黨暴動，總理道爾夫斯被槍擊斃。

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奧政府由斯泰倫堡代理總理，國社黨多人處死，全境秩序恢復。

論評選輯

爲會考失敗的青年呼寃

本屆河北省與北平市中學會考結果，不及格的，竟都有三分之一以上。以人數論，要有三千人上下。這眞是一個犧牲靑年的嚴重問題！

我敢說：不及格的責任，十分之九，不在學生本身。因爲會考之前，各學校業已經過嚴厲的考試，成績低劣者在各學校早已淘汰。凡送會考的畢業生，至少也是有中等以上成績的。按常理說，萬不至有幾千人不及格。那麽，這些學生失敗原因何在呢？最顯明可知的，就是各校課程不劃一，教授不一致，而會考的功課，與各校所教，不必符合，學過的未必考，所考的未必學。一般學生們，在高中本來功課繁重，先要預備畢業考，接着又預備會考，或者有些科目，根本未曾學過，只有臨時加緊準備，實際上又不知如何準備起。日本有句話，叫「考試地獄」今年的中學畢業生，正是過的殘酷的地獄生涯。現在一朝發榜，竟有幾千人不及格，難道說這些學生，都腦力不彀，或者用功不勤？都不是！實在是教育坑人！坑的這些靑年，白耗腦力，現在落得一個不及格！試就學生立場想想，這是怎樣一個嚴重的打擊！

老實說：近年的中學教育，原則上是坑人。因爲初中只是高中的預科，高中只是大學的預科，這個中等教育，本身上不能成一段落。換句話：讀了初中高中，不讀大學，就等於不讀。高中功課，彀繁難了，但若不入大學，簡直等於無用。學校拚命用注入主義，教學生記憶，但若不進大學，則所學的等於不學。那些繁難的數學，那些外國文，那些半通的理化，若不繼續硏鑽，實際一點無用，而且不久就要忘的乾乾凈凈了。我們要知道！弟子能入中學，已經是少數特別的好家庭。有些靑年，爲掙扎着入初中而高中，已經受了無量的酸辛，經過困難的奮鬥；現在好容易捱到畢業了，但因爲學校課程的缺點，得到一個會考不及格！有些靑年，受此打擊之後，恐怕根本上就不能再上學。即使再留級上學，明年會考，又有何把握？所以凡中等才智的靑年，心理上恐怕完全陷於黑暗與悲慘的境地。這種心理上的打擊，根本上就是犧牲靑年，斲喪靑年！長沙一個女生，不是因會考失敗而自殺了嗎？

還有坑人的情形，就是會考爲一事，升學又另爲一事。現在還些會考不及格的靑年，即便作爲「活該」，但及格學生，依然無確固的出路。因爲升大學還是要考，這中學會考，只是證明中學畢業，對於升入大學，絲毫無干。就華北說，國家人民，爲大學花的錢，實在不算少，但收容學生的設備，實在不彀。比方說罷！學生歡喜考淸華，那麽淸華就應該設法多收學生。那樣大的建築，那樣多的經費，爲甚麽不根據需要，多收學生？他如北大平大，也是一樣。政府只知嚴厲辦會考，何以對於中學立案，不加嚴格審査？對於設備不良的中學，爲何不加淘汰？同時畢業會考既如此嚴厲，那麽對於及格者的升學，就應該負完全責任，應該通盤籌畫，使及格畢業生都有學可升。現在不然，學生在經過畢業與會考兩種地獄生涯之後，其幸而通過者，眼前還有一升學的難關。總之一句話：照現在狀況，

學生整天整夜，就是忙考。經過幾年的注入式教育，腦筋已經不活潑了，再加上這接二連三的考。我敢說：凡稍爲心窄體弱的青年，腦筋上一定大受打擊，至於會考不及格者之悲慘，更不用說了。

大家要知道！爲人一生最重要的時期，就是十五到二十左右這一階段，一個人的立志成人，全在此時決定。中國現在遭逢着這樣危急存亡的難關；無疑的要靠這些青年去扶持，去挽救。而若望青年救國，第一要常常鼓勵其勇氣，保持他們活潑新鮮的腦筋！現在的重重考試，不幸是沮喪青年勇氣，叫他成死腦筋。況且實際上竟令幾千幾百的學生，爲不良教育所犧牲，連中學也畢不了業。平津如此，他市可知，河北如此，他省可知。假如統計全國，將有幾萬中學畢業生受了這不及格的悲慘處分！這種嚴重犧牲，到底誰負責任？實在不得不請求教育當局和一般在教育界服務的人們嚴重地考慮一下了！

我想爲現在之計，至少提出幾點。第一：勸一般會考不及格的學生，自己不要悲觀絕望，尤其盼望他們的家庭，不要責備太嚴，使學生喪失了勇氣。要知除過最少數頭腦太壞者以外，凡中材青年，當然能及格；這樣多數不及格，一定是學校的責任。第二：旣證明有些學校成績太劣，甚至舞弊，就應該從下學期起，加以適當的取締，勿令長此坑人。第三：最重要的，在最短期內，一定應該辦到中學畢業後不考就能升學！我們原則上不反對會考，但主張會考及格者就能升學。至少凡成績在若干分以上者，譬如甲乙兩等及格學生，准其不經考試而升學。若慮收容困難，可以由主管官廳，依學生志願科目，而分配於各大學。日本從前，就是這樣。必如是學生受會考，才算不冤。第四：於擴充整頓各大學，以便收容高中會考及格生之外，更應該通盤籌畫，實行改革中等教育制度，使其一部分仍爲大學預科，一部分自成一段落，畢業後即能服務社會，即所謂中等技師教育或職業教育之類。總之，應爲中學生籌畫完全的出路，以免無量數貧寒青年勉進中學，千辛萬苦之後，會考及格，依然前途茫茫，不及格，更是灰心短氣。多少有志向上的學生，這樣受犧牲，受打擊，精神挫折，腦筋損傷，這不是教育，這是坑人！國家社會，實在對這些青年不起！

（錄七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會考結果與中等教育

今年的暑期，可稱爲考試的暑期。學校有校考，省市有會考，各大學招生，有入學試驗，各機關用人，又有甄別試驗。總計一個高中三年的學生，在六七八三個月之中，至少要受三種考試。天氣如此之熱，考試如此之多，主考及應考雙方，都很辛苦。我們於道勞之外，以爲這重重的考試——特別是各省市的會考——是應該舉行的，是値得贊許的，是必須繼續辦理的。我們還願乘平冀會考的成績相繼揭曉之際，將此次會考的結果，略加分析，並將會考的意義，略加推論。

此次會考的結果；北平市與考的學生，祇有百分之六二八•九各科完全及格，河北省與考的學生，祇有百分之五十各科完全及格。及格的人數如此之少，可以顯出兩件事來：（甲）此次會考之認眞，（乙）中等學校成績之惡劣。

關於考試認眞一層，我們除了稱贊教育行政當局，與勉勵學校當局之外，還有幾點意思貢獻。

（一）對於考試的功用，應有清楚的認識。考試不即是教育。教育成績的評判，也不應單靠考試。教育是整個人的發展，而考試祇是知識方面的表尺。其他如身體的鍛鍊，品行的修養，在紙筆的考試上，就無從看出。就是在知識方面，紙筆的考試所能測量者，也祇是各種符號的運用，與事實的記憶。例如理化知識的重要部分，是實驗的熟練。以現有的考試方法去測驗理化的知識，則身未入實驗室，手未觸試管的人，也可以及格，這並不是說考試完全不可靠，這祇是指出紙筆考試的限度。我們所最担心的

是：會考風行之後，教育行政者以會考爲考察教育之惟一法門 ，學校當局，以預備會考爲最要的職務。這並不是無故的杞憂。記者今年春天旅行江浙，參觀學校，見有幾個著名的中學，已在那裏加緊工作。學生每日上課，至七小時之多；問其所作何事 ， 則又祇是預備會考及預備升學考而已，問其預備何事，則又祇是演作習題揣摩試題而已。所有實驗，體育，與團體訓練，一切停頓。長此以往，整個中等教育，將爲會考所糾纏，全人的教育，將遭放棄，而窮年孜孜者，祇是想在紙上見長，那眞是八股復興了！我們以爲會考有它的功用，同時有它的限度。教育行政當局，要評判各校，除了會考之外，應再輔以視察的方法。明定標準，分別輕重，使各校知所遵從，學校當局，除了預備會考之外，還要注意會考所不考的知識，和身體的鍛鍊，與品行的培養。總括一句，我們以爲——會考不能看出一個學校所有的好處，也不能看出一個學校所有的壞處；但是，一個好的中學，在會考上必須有好的成績。

(二)對於會考的技術與組織，應力求改進。會考風行之後，中等學校的課程和教法，將爲會考的試題所左右，會考要考什麼，各校就教什麼，會考要怎樣考，學校就怎樣教，這是毫無疑問的。惟其如是， 教育行政者，正可借會考的方法，去促進課程和教法之改良。這次河北省會考的試題，在內容方面，有些地方，取材陳舊，在形式方面，未能採用新近的方法，在訂分與記分方面，未能盡合於統計的原理。例如英文的試題，仍重文法的分析，而不重言語的技能，這是要逼迫各中學去恢復二十年前的英語課程和教法。此之謂取材陳舊。各科試題，多取作文的形式，閱卷者既費時間，又乏把握；使兩人同閱一卷，必至分數互有出入。且題目大而爲數少，僥幸不幸的機會太大。總合各科的分數， 融合輕重寬嚴難易於一爐，而求平均數，而定甲乙。這就是所謂未採考試新法，不合統計原理。教育學術，在考試及訂分記分上面，最近幾有長足的進步。我們以爲教育部與各省市教育當局，應聘請此項專家，主持擬題訂分的方法，以期會考的事務，既經濟而又準確。在取材方面，無妨將考試目標，明白宣佈，使各校遵此目標，取舍教材。

這回會考，不及格者如此之多，爲樹立風聲取締惡劣計，當然是可以的。但是我們希望各省市教育當局，千萬不要以嚴峻相標榜，誰的留級學生多，便算誰辦教育認眞。按人類智力分配的公律，加之以與考學生都已經過選擇的事實，不能在中學畢業者，決會應定全數三分之一。這次平實三數千不及格的學生，除極少爲天資所限者之外，個個都是一種制度的犧牲者。從行政方面說，是不教而罪，從學校方面說，是學校對不起他們。他們的善後，是目前極嚴重的教育問題。同時，教育官署與學校，應當下極大的決心，使明年會考，不及格者，不致再佔若大的百分數。我們還建議各教育官署，乘此時會，將會考的結果，和學生在校歷年的成績，比較一下，看看兩者相符的程度若何。如果相差太遠，則二者之中，必有一個錯誤。我們又建議一年之後， 將此次會考的成績， 與學生在各大學的成績，互相比較一下，看看兩者相符的程度若何。如果相符的程度頗高，則是會考的預料力頗大。各大學除了特殊的甄別試驗之外，似可以不必舉行像如今這樣繁重冗長的入學試驗。 我們這樣建議， 都爲的節省青年的精力，都因爲考試祗是行政上的一種方便，而不是教育的本身。

關於中等教育成績惡劣一層，我們願推究惡劣的原因，而求補救的方法。

這次會考成績的惡劣，一部分當然是教育騙局的暴露，然而許多忠實的學校，何以成績亦不好呢？我們不能不推因於中學師資之不良。這幾年的中學教員，就是前幾年的大學學生。前幾年的政局不定，學潮時起，大學學生，一年之中，根本就未上幾天課，可是到期居然畢業，畢業後就是當然中學教員。如此教員，如何有好成績的學生呢？這是一。還有更大的原因，就是大學畢業生，根本就不願當中學教員。就記者所知，某大學關於將畢業學生的志願，大多數都將教學列在『下選』，而實際大多數都終於

當了中學教員。但凡得已，都不作『教書匠』，這是大學學生普遍的心理。抱此心理，在校時節，當然不作教學的預備，對於所謂教育學術，與師資訓練，當然鄙視而不屑講求。及至萬不得已，屈就教席，也是五日京兆，一有機會，便作升遷之計。惟其不安於位，所以教學時節，毫不經心，惟其毫無預備，所以教材教法，處處失當。即以國文一科作例，大學國文系出身之教員，對於字句尙未通順之中學生，亦授之以大學講義之緒本，而高談其考據與文藝。教員不以教育爲事業，這是中等教育的致命傷。各大學教育學院或教育系的畢業生，似乎可以教育爲事業了；而又往往只能奢談教學原理，而不能教任何科目。不習教育學者如彼，習教育學者又如此。優良的中等教員，眞是鳳毛麟角了。我們以爲振興中等教育，除了會考之外，更應從中學師資上着手。在消極方面，應該嚴定中學教員檢定法規，使無相當的教學訓練者，不能在中學作教員。在積極方面，應該保障中學教員的生活，提高中學教員的地位，使有志教育者，得以中等教育，爲其終身事業。我們的中學教員，要像德國和法國中等教員之自尊而爲社會所尊重，我們的中等教育，或者不會像這次會考所揭示之惡劣了。

（錄七月二十二日天津益世報）

◇　◇　◇　◇　◇　◇

塘沽協定與戰區善後

近來廢除塘沽協定之說，傳言頗盛，顧在中國政府方面，從不聞有何擬議；日本方面則外務省於二十一日發表意見，强將終息所謂『排日抗日等運動』以及協定保持中日並所謂『滿洲國』三者間關係與夫保障所謂三『國』國民安心從事於生產事業等等，列爲考慮廢棄該項協定之條件，實屬强辭奪理。吾人難安緘默，爰特辭而闢之。

按塘沽協定簽立於去年五月一日。時正日本大兵壓境，平津垂危之際，兩國前方軍事當局爲免戰禍擴大計，以便宜簽訂停戰協定五條，性質純是軍事的，臨時的。其第一條指定中國軍隊撤退之地區，不再前進，並不行一切挑戰舉動。第二條規定中國確實撤兵以後，日軍得用飛機或其他方法施行視察。第三條規定日軍確認中國軍隊如約撤退後，不超越該路線續行追擊，且自動概歸還至長城之線。第四條規定長城線以南停戰協定線以北及以東地域內之治安維持，由中國警察機關任之。就上述各條文義研究，任何人不能解釋爲永久性質，而雙方所負義務，亦至極明瞭。第一條中國撤兵，久成事實，挑戰擾亂，無從說起。日本固無須再用飛機視察，更不致有追擊問題，則連帶自動地發生之結果，即爲日軍應當履行第三條所載、概撤退之義務，與夫戰區內治安，應許由中國警察機關維持，舍此不應再有支節。抑此項協定，既係軍事性質，臨時文件，中日本未宣戰，更無媾和條約可言。一經辦到停戰，軍事的敵對狀態解消，雙方照約履踐，則協定本身自應天然消滅，一方毋庸提議廢除，他方更不應再於廢除付以條件。本此理由，吾人根本反對開始所謂廢除塘沽協定之交涉，尤反對拖泥帶水永貽後患之任何廢除條件的折衝。

吾人以爲今日問題，祇有要求日方遵照協定，盡撤長城各口駐軍，澈底恢復戰前和平狀態，此其一。中國絕無意再對日本使用武力，毋寧渴望趕速整理戰區，重振秩序，使刦後之民，得安生業，中外商人，復覩繁榮，故於協定第四條所載治安維持之權力，必須充分享有。所有日本對於保安隊開入戰區之留難挑剔，亟應一變態度，此其二。戰區各地之日韓浪人莠民，憑藉勢力，濫用權利，包庇烟賭，販賣毒物，勾結匪類，供給武裝，壞日本國家之名譽，遺正當商民以重累，實於治安維持，大有妨礙。亟應要求日本軍事外交各方當局，會同中國，從嚴取締，此其三。以上三點，除前兩項乃明見協定，絕對不成問題外，最後一點，按之第四條協定精神，日方義應協助；且此舉不但中國地方受益，日本正當商民，亦復同沾利惠。邇來日本動稱華北不安，藉爲延宕長城撤兵要挾交換條件之口實，實則日方縱容浪人，陰袒奸宄，妨礙中國警權之行使，破壞生產事業

之安全，本身故製不安之因素，乃又從而利用之，種種情態，中外共見，吾人敢言，華北之安與不安，直在日本一反手一轉念間耳！日本認其安，斯安矣，欲其不安， 斯不安矣，自來謀人國家之詭譎深鷙， 誠無若此者也。

抑吾人尤有願爲日本人士告者：中國東北四省被占，南方復有上海之損害，北方更棄長城之天險， 迄至今日，飲泣內疚， 對日本仍猶強顏爲懽，政府且不惜冒舉國之非難，拼國產之犧牲， 曲徇日本之意， 改訂稅則，減輕日貨關稅，其委曲求全卑以自牧之苦心，宜可告無罪於強鄰矣，乃結果適得其反，竟至根據塘沽協定整理戰區治安之當然之事，亦常受阻撓。吾人不知日本國民是否只願與蕞爾小國之薩爾瓦多，形影相弔，斷守終古，苟非然者，對此數千年前之文化先導，四萬萬人之同種同文，抑何相煎相迫之甚耶？中國國民年來對於日本，本時時感覺一大疑問，即日本之欲望果有窮盡否？今觀佔有四省之後，倘對長城撤兵，不肯痛快履行，且在華北尚不知將提幾許要求，此可證明慾望希圖 ， 顯然無限界，無止境。塘沽協定本爲前方軍官結束戰鬥之臨時協定，至今不履行撤兵，反欲逆用之以別達目的，此次日外務省之談話，即肺肝如見也。眞摯希望中日相安之中國人，終不得不自悟其愚矣！

（錄七月二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從速整理新疆！

新疆自去年四一二政變，政治上突現新興活潑氣象，不幸盛馬之戰，曠日持久，南疆獨立，支節橫生，致令整理建設，一概無從說起。近者馬仲英失敗逃俄，僅以身免，和闐王取消組織，全新統一，此誠可爲國家稱慶也。昨據京電，新省邊防督辦盛世才與代理省主席李溶有電到京，謂今後當努力地方建設，廓清政治，以固邊疆，惟以幣制紊亂，亟須整理，請求政府接濟中央銀行鈔票一千四百萬，分三期付給，願於二十五年起按月攤還云云。此爲新省內亂平定當局決心整理庶政之明證。吾人以爲時機不可放過，亟應由各方努力，促進新省各種建設，確立開發西北之宏規，敢貢所見，喚起內外當軸之注意：

查新省在前清原爲受協省分，民元以還，協餉停止 ， 楊增新督新期中，整頓稅收，出入幾足相抵，縱有紙幣，僅供挹注。直至金樹仁主政，以購買軍械過多，現金大量出口，紙幣價格，乃見低落。及至二十年哈密亂作，繼以倒金逐馬諸役，全省騷然，交通梗塞，各縣稅收停頓，軍政費概無着落，政府惟一財源，祇有刷印紙幣，無償行使，馴至鈔票市價，不足抵補印工紙料，公私交困，岌岌莫保。今欲整理新政，首須活動金融，救濟財政。新省現在既告統一，將來整頓稅課，省庫收入， 不難逐漸起色，而地方蘊藏本富，爾後開發利源，更不難進於富庶之域。值此新舊過渡，青黃不接時期，勢非中央實力援助，不能渡此難關，舒彼喘息。吾人以爲盛李所請撥給中央銀行鈔票一事，宜予照准。迅令中央銀行在新省成立分行，遴派幹員，協同地方當局，整頓金融，籌劃財政，用以奠立新疆建設之礎石，此正中央機關應負之責任，抑又統治邊陲最大之命脈也。

新省文化落後，寶藏不闢，最大原因，在於交通不便 ， 將欲活動金融，富裕財政，首應使之貨暢其流，物通其用，以新省之地廣物豐，人情樸厚，但能便其交通，何愁財源不盛，文化不興。近年中央政府，似亦注意及此，鐵道部早有由包頭建築鐵路以達迪化之議。去年十月間並聘瑞典老探險家斯文赫定博士爲技術顧問，令其率領中外人員，經歸化赴新疆查勘沿途路基，以備先修汽車公路。惜政府當時似未注意商辦之新綏汽車公司，業於兩月以前，實行試車西駛，十月十日第一輛車且已到達迪化，時斯文赫定尚未赴綏遠也。斯氏在平固嘗指摘該公司所走之路爲惡劣異常，乃閱其查勘北路，終亦踵踏新綏公司之車跡以行 ， 而所耗中華民國之公帑，則除出發時領過五萬元外，最後結算，尚不知達到何等鉅額？吾人於此，殊所不解，蓋新省商人既能出其血本，費盡心力，爲西北交通開闢道路，乃政府漠然視之，不惜重複，轉以鉅款資外人之勘查，其人又未能別有新發現，徒耗鉅資，所爲何來？夫新綏汽車公司諸人，秉愛國之赤誠，爲冒險之嘗試，三四年來，集資三十萬元，自籌備勘路以至試車往還，眞可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結果則去年大部車輛，依然僅能止於哈密，今年六月四日一度開出迪化，返抵綏垣，而以後何時再開，乃又渺無消息。商人犧牲如此其鉅，政府相待若是其薄，斯尤令人百思莫得其解。吾人以爲政府目前亟應認識清楚：新疆開發，須從交通入手，而開闢通路，與其

從新勘査，不如利用新綏公司已經走過之線，加以整理補充，修築橋樑，建設車站。且宜以政府之力，對公司優加補助，擴大組織，增置車輛，俾得完成西北新式交通之機能。更應令其自由行駛於歸化迪化之間，定期往復，充分保護，俾得多載貨物，發展新綏商業，蓋若果僅以哈密爲起迄之點，殊乖提倡交通發展經濟之意旨也。抑吾人尤有言者，中德歐亞航空立約已有數年，往者因蘇俄反對飛機經過外蒙，卒致未能逕達域外，其後改道新疆，又復迭生障碍，此中眞相，言人人殊。現在新變已平，至少京迪郵航，應即開始，吾人更願政府從速籌進，則公務人員之往還，公私函件之寄遞，便利滋多，其於政府統治西陲，效力尤大，竊願政府速速有以慰國人之望。

總之，中央建設新疆，曾設專會，開發西北，屢作宣傳，時至今日，已到支票兌現之期，而下手之方，又復極端容易，蓋中央紙幣之接濟，固屬輕而易舉，商辦汽車之提倡，更是責無旁貸，想當軸明察，不致再予忽置也。雖然，中央之力，僅能贊助地方，而執行計畫，要須疆吏奮發。新省民族複雜，外交重要，賢能缺乏，積習腐惡，值地方殘破之餘，當全國屬望之會，愚民之政，已成過去，高壓手段，更非所宜，應如何廓清積弊，改造政軍兩政，羅致人才，一新遠近耳目，需要甚亟而事業甚難，責任極重而時機極迫，以視內省當局之盡職，其輕重難易，殆不可以道里計。吾人於此又不能不望新省當軸努力精進，有事實以自見於國人，庶不辜負此異軍突起千載一時之機會也。

（錄七月二十四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海軍會議與遠東問題

昨日日本新聯電稱：海軍預備會議，十月再開，日本政府在倫敦所強硬明白主張者，爲下次海軍會議，應將政治問題尤其東亞問題除外。又稱：據西門外相七月十八日在下院答覆質問時，曾謂會議不提政治問題，由此可見日本主張已得英美兩國默許云云。茲對此點作一初步之討論。

（一）海軍會議，不談政治問題，尤其遠東問題，此種主張，理論上事實上，皆根本不能成立。其理由極簡，蓋海軍問題，本身即一種政治問題，且當然含有遠東問題。試問英美日如無政治的諒解，如何能使軍縮成功？而苟無遠東問題的諒解，如何能爲政治妥協？事實本身，聯帶相關，今日本乃欲將政治問題尤其遠東問題除外，是等於表示不願第二海軍會議之成功。除此之外，無可解釋也。

（二）自海軍會議之歷史觀之，日本主張，亦顯不可通。當年華府會議之時，曾同時成立三大條約，曰海軍條約，曰四國太平洋公約，曰九國遠東公約。此三約者，其本身皆有聯帶性。蓋海軍條約之所以成功，美國所以決心大減主力艦，拋棄海軍競爭，以五五三之比率，而同意於不增加太平洋島嶼武裝者，實以同時成立太平洋公約尤其遠東公約之故。現在形勢變遷，而問題更亟。不求得政治的諒解，如何能交涉軍縮之條件？

由此兩點，可以斷言日本之主張，不能得英美，尤其美國之同意。新聯報告，判斷不眞。抑查本月十八日西門外相在下院答覆質問之原語：爲「在余所知悉之範圍，未提議討論海軍問題以外之問題」。西門只云：在預備會議，未提議耳。未提與不提，其意義顯有別也。蓋海軍預備會議迄今爲止之實在狀況，爲完全混沌，毫無頭緒。日本既標榜廢除比率，氣燄甚高。而英美之間又尚未完全妥協。故英美對日本所標榜者，尚不能作任何表示，其否認日本主張同，而如何否認，則尙無確切諒解。法義又各持異見，亦復議論紛紛。倫敦預備會之休會，乃不得不休會也。在會議地點日期等技術問題尚不能解決，一切問題概無初步諒解之倫敦預備會，其無政治問題之提議，更爲當然之事也。是以謂倫敦預備會未提議政治問題，則可信，若謂將來正式會議，不談政治，專議海軍，則不可信。此非吾人主觀之武斷也，蓋前旣言之：海軍問題之本身，即是政治問題，即包含遠東問題。政治無諒解，當然不能成立縮軍條件故也 。況日本主張不談政治，除外遠東，此種表示，其本身即一種絕大之政治的示威！蓋等於要求英美，一面承認海軍平等，一面放棄對於遠東問題之發言，在西太平洋，承認日本獨霸，爲所欲爲。自世界政局言之，此乃一種絕大的政治要求，而謂英美能默爾以從乎？無是理也。

再進一步研究，假若將來海軍會議，不談政治問題，尤其遠東問題，則必爲三國關於該項問題，成立默契，此則明不談而暗談之謂。惟迄今爲止，此種默契，並未成立。其證據爲日本駐美大使齋藤歸國報告對美交涉之結果，除赫爾廣田換文之外，一切無進一步的具體諒解。故有以知關於政治問題尤其遠東問題之任何默契之未成也。現在有一種可能的推斷，爲日本將來一面對於海軍問題之實質的主張略表和緩，期與英美接近，一面保證非欲壟斷東亞，以換得英美之不過問滿洲。如此則英美爲避煩累之計，或有與日本默契之可能。雖然，迄今爲止，日本對海軍問題本身，尙持絕對不妥協之論，致英美對日，不可捉摸，政治默契，去題更遠。若依現在形勢推演，海軍會議，將有失敗之運命，更遑論政治問題之妥協。要而言之，目前實狀，爲全無頭緒，一切正待今後兩三個月中之變化如何也。至中國立場，顯然易定，即遠東公約，今日事實上受重大之毀損，則對於下屆海會，當然要求護約。遠東公約，雖無年限之規定，縱海約變更，仍繼續有效，但當年與海約同生，今日爲一國毀損，則當海會再開之日，當然喚起列強注意其本身之責任。吾不知在日本極力運動遠東除外之時，我外交當局在國際上有若何之活動也？

（錄七月二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曉起出游得詩寄梅生衆巽　疑盦

淸霜。肅林。𣝣。曉起。驚微。寒。及茲。旭。日。出。聊過。溪。濱。觀。飄絲。墜。枝白。委。實。橫。路。殘。青青。昨日。樹。忽又。添。黃。殷。涼。花。不。辭。晚。强自。支。芳。顏。人生。憂。患。中。與汝。同。艱。難。堅貞。儻。能。久。要恃。精。神。完。念我。素。心。友。孤行。久。盤。桓。願禁。搖。落。感。有菊。當。爲。歡。

念恩堂歌　爲黃約三作　什公

卅六。母。棄。養。兒年。才。十。四。念。母。罔。極。恩。兢兢。懼。失。墜。我登。念。恩。堂。兒述。當。年。事。兒本。遺。腹。子。父容。渺。難。記。父嚴。母。代。之。顧兒。成。父。志。膝上。識。之。無。一字。一。緘。淚。九齡。遣。入。塾。兒尚。眈。嬉。戲。母憂。兒。廢。學。呵撻。恒。交。至。但冀。兒。精。勤。寧恤。母。顚。頷。兒今。旣。婚。宦。母兮。嗟。何。地。我亦。有。賢。母。督教。曾。無。異。年衰。尤。悔。叢。念之。心。悲。悸。傾耳。昧。君。言。那得。不。酸。鼻。君善。讀。蠻。書。孝思。符。古。義。廿紀。新。潮。中。斯即。天。然。瑞。獨愧。我。無。文。短歌。未。盡。意。

纕蘅過鑑園見訪因共淮壖茗話　次貢

鑑園。借棲。止。不敢。張。以詩。利其。名。就。湮。遂我。賞。寂。私。（園有賞寂堂張廣雅題額）曹侯。諳。舊。聞。隱僻。聖。得。知。履聲。破。夜。闃。闃然。入。寮。帷。怕涼。徇。君。請。移榻。臨。淮。湄。一闌。隔。喧。熱。燈舫。歪。集。時。我輩。發。腐。論。往往。驚。世。兒。幸有。管。絃。雜。遮斷。吾。歎。唏。濠堂。費。探。索。存否。猶。然。疑。衆垢。叢。如。山。不壓。將。自。欹。未可。廢。私。敬。此老。有。足。師。石城。尋。苦。炎。再來。月。夕。宜。

送高顥生年丈歸閩中　公渚

莽蕩。鄉。心。赴。杪。秋。江潮。一。雨。若。爲。𣝣。救亡。儒。術。同。緜。蕞。
念亂。歌。聲。出。蒯。緱。歸路。嶺。梅。如。舊。識。小樓。風。竹。對。冥。搜。
心期。大。夢。山。頭。住。正要。先。生。一。爲。謀。

次均答蒼虬　病樹

冷臥。滄。江。望。斗。南。誰知。喜。怒。殉。朝。三。忘機。未。信。鷗。能。狎。

漂垤其如蟻尙酣數世恩緣艱去住百餘卿輩費包函
萬方一概歸窅樂顧我曾無佳處庵

甲戌春日與同人偕遊鼓山甜湧泉寺午餐略探
靈源聽水諸勝歸紀以詩並懷纕蘅金陵

蟄齋

氣餒登山約居然鼓勇來軒眉一馳騁照眼忽崔巍宿
霧收難淨輕陰鬱未開筍將眞俊物招我踏莓苔
山徑紆迴久移情到澗阿羣松莽蒼翠千磴浩盤陀老
樹拳枝短新題疥壁多行行發深喟但覺愧烟蘿
古寺藏深窈名山佛有緣是誰通妙法來此漱寒泉旛
影徵禪定經聲入梵天剪蔬堪一飽齋罷意陶然
洞選靈源勝巖搜聽水幽地因人愈重名與壑長留却
憶曹谿竹能師陳太丘何當寄圖句聊與證淸游

聞鶴亭初夏重游虞山忽動故鄉之感賦柬并呈
同游諸君

子威

多君訪墓到虞山拂水巖前幾往還猶有牧翁故人子
(馮定遠爲蒙叟老友嗣宗子)可曾焚刺謁馮班(子冢在言子墓下)
一角瓶廬萬樹松西山盡處白雲封禪漁詩卷親揮寫
四十年前鷲鴿峰(余丈調青號尙湖漁隱松禪老人之甥工詩余館余氏親見老人手寫禪漁聯唱詩卷)
楚人辭裏賦恢台春盡應教及早來可買尙湖游艇去
寶巖村裏看楊梅(白楊梅吾鄉特產初夏時游人競往寶岩看楊梅)
故人良約竟愆期(去春顧人仲雲約遊虞山不果)紅豆花開又一時我
告山靈無別語急遮去路索君詩

青玉案 (和霜厓詠安石榴)

鶴亭

紅冰顆顆盤中膩是碧玉情人淚染就羅裙風乍起者
般顏色者般滋味値得銷魂死 卿家醋醋嬌無比自
別江津隔烟水老去金莖無分賜譬如嘗蜜中邊甜未
證取西來意

上林春慢 (挽夢坡)

訒盦

秋雪名庵彈指倚樓醵祭詞人會約(旬日前尙得君約公祭西溪兩浙詞人東)
盛會未偕高蹤待訪蒼茫遽傳騎鶴篋中詞翰記連
歲舊遊如昨幾何時便隙駟不留頓成遼邈 聽遙溪
散泉暗落蒼苔路踏遍藤蘿芒屩徑交集螢堂深宿燕
閒著夕陽池閣(君有別墅在莫干山爲山最勝處) 古稀甫屆柰無分共
傾清酌魂歸來問此意可通冥漠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宋本武經龜鑑跋

端午朔日、劉丈翰臣、自淮南來、持武經龜鑑一册相示、存卷九虛實類、凡五葉、半葉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刋工、存李詗及文憲二字、驚弦二字缺筆、余亦藏有殘葉、爲卷第十八、九地類、正與此同、

按此書爲保平軍節度使王彥撰。其書以孫子十三篇爲主。而用歷代事證之。始見於陳氏書錄解題。其後馬端臨撰經籍考。即據陳氏說以著於錄。余更攷之王氏玉海兵法類。言書凡二十卷。爲王彥所上。自始計至用間。隆興二年五月辛丑御製序。乾道三年二月十六日賜將帥。今卷首不存。孝宗序已無從考見。然就此殘葉觀之。其、版、式、寬、展。結、體、方、嚴。必、爲、官、刋、之、本。當、即、乾、道、中、初、取、以、頒、賜、諸、路、者。溯賜序至頒書。相距祇二年餘。未必重付雕鐫也。又按王彥、字子才。上黨人。宋史有傳。以義勇從軍。初隸張所部。旋屬東京宗留守。張浚撫川陝。奏爲前軍統制。改金均房州安撫使。知金州。進授保康軍承宣使。歷知荆南府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浙西淮東沿海制置副使。再除洪州觀察使。知邵州。紹興九年卒於官。是、此、書、之、上。當、在、九、年、以、前。逮、孝、宗、製、序、頒、行、時。彥、卒、已、二、十、餘、年、矣。彥少喜韜略。夙著戰功。歷典方州。號爲名將。其纂輯此書。與夫紙上空談。侈述弢鈐者。固良有間。則孝。宗。之。特。留。睿。賞。其。亦。有。聞。鼓。鼙。而。思。將。帥。之。意。乎。夫孝。宗。嗣。位。之。始。固。嘗。銳。意。恢。復。矣。隆興初元。即、幸、教、場、躬、勞、戍、軍。內、中、校、閱。歲、必、數、舉、射、鐵、盆。射、鐵、簾。時、加、賞、賚。乾、道、二、年、幸、白、石。四、年、幸、茅、灘。舉、行、大、閱。整軍。經。武。將。奮。厲。以。圖。強。故特。取。先。朝。名。將。撰。述。親製。奎。章。布。之。諸。

路。同時於參政蔣芾所進籌邊圖志亦有如指諸掌之褒。考孝宗倚用張浚。誓雪仇耻。而兵敗符離。國力大耗。及乾道初元。與金人通和。江淮晏安。而九重之上。獨深儆戒。勵以備不虞。日不遑給。是知臥薪嘗膽。必具智深勇沉。以堅其志。彼倡言復仇。而日事叫呼狂走。動以十萬橫磨劍相慴。徒債張一時之意氣者。觀此可憬然悟矣。甲戌五月初十日、藏園老人書。時游衡岳匡廬歸。已十日矣。

頃閱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十四乾道三年二月乙酉。詔降下武經龜鑑孫子。令密院差使臣一員。給賜鎭江都統戚方建康都統劉源。仍令選擇兵官各賜一部。此與玉海所載正合。而又加詳焉。爰補誌於後。足爲此書增一佳證也。

弔景山明思宗殉國處

海澧

開來獨上景山亭，草木無知自在榮。石勒思宗悲郭赴，枝懸鐵鎖謝蒼生。六宮烟樹同搖落，一死岳毛孰重輕。管鑰燕雲諸將則，東來風雨尚關情。

昆明湖弔王靜安先生

海澧

忍從濁世論沉浮，無事常懷天下憂。易水應憐燕客去，昆明偏效楚江投。文章報國千秋重，時勢驚心一念休。馬鄭經師能有幾，空餘湖水日悠悠。

凌霄一士隨筆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極稱薛允升律學之精，並言所著書。（參看本報第二十六期。）近閱吉同鈞「薛趙二大司寇合傳」，云：「……至咸同之時，長安薛允升出焉。允升字雲階，咸豐丙辰科進士，以主事分刑部，念刑法關係人命，精研法律。自清律而上，凡漢唐宋元明律書，無不博覽貫通，故斷獄平允。各上憲倚如左右手，謂刑部不可一日無此人。不數年，升郎中，外放江西饒州知府。七年五遷，由知府升至漕運總督。以刑部需才，內調刑部侍郎。當時歷任刑尚者，如張之萬潘祖蔭剛毅孫毓汶等，名位聲望加於一時，然皆推重薛侍郎。（按允升之爲尙書，早於剛毅。）凡各司呈畫稿件或請派差，先讓薛堂主持先畫，俗謂之開堂。如薛堂未畫稿，諸公不肯先署，固由諸公虛心讓賢，而雲階之法律精通，動人佩服，亦可見矣。後升尙書。凡外省巨案疑獄不能決者，或派雲階往鞫，或提京審訊。先後平反冤獄，不可枚舉，而惟江寧三牌樓河南王樹汶並太監李萇材三案爲重。……前後任刑部四十餘年，明刑弼教，不畏強禦。常惡滿御史受賄賣法，一摺糾參兩御史落職，因此爲小人所忌，借端中傷，降爲宗人府府丞。旋乞罷。閉門著書，不聞國事。閱一載，拳匪亂作，兩宮幸西安，復起雲階爲刑部侍郎，尋轉尙書。後兩宮回鑾，雲階年已八十有二，帶病隨扈，至汴梁疾發而卒。至於著書，共分四種。嘗謂，刑法雖起於李悝，至漢始完全，大儒鄭康成爲之註釋，乾嘉以來俗儒多講漢學，不知漢律爲漢學中一大部分，讀律

而不通漢律，是數典而忘祖也，因著「漢律輯存」。又謂，漢律經六朝北魏改革失眞，至唐兩次修正始復其舊，明律雖本於唐，其中多參用金遼酷刑，又經明太祖修改，已非唐律眞面，因糾其謬戾，著「唐明律合參」。又刑律所以補助禮教之窮，禮爲刑之本，而服制尤爲禮之綱目，未有服制不明而用刑能允當者，當時歐風東扇，逆料後來新學變法，必將舍禮教而定刑法，故預著「服制備考」一書，以備後世修復禮教之根據，庶國粹不終於湮沒矣。』可與岳瑞所記合觀。允升所著書之體要，於此可見，惟云著書四種，僅舉其三，蓋有脫漏。（同鈞此作，在其「樂素堂文集」中。「文集」刻本，卷端加注云：『書中錯字太多，改不勝改，且其中長篇如「薛趙二大司寇合傳」多被割截不全，並非原稿眞面，閱者諒之。』）

傳中敍允升力持太監李萇材處斬一案云：「太監一流，清朝鑒前明之禍，立法最嚴，凡私出京城滋事者，即行斬決，故歷朝無權閹之患。至同光以來，漸漸鴟張，始於小安子李蓮英，其後李萇材張受山等愈無忌憚，竟敢於輦轂之下，明目張膽，糾衆打鬧娼寮，毆殺捕人，拿交部問。雲階時爲尙書，以此案關係重大，若非嚴加懲辦，涓涓不滅，將成江河，前朝劉魏之禍將復起矣，前後分三摺大放厥詞，痛哭上陳，謂：『皇上開一面之網，不妨量從末減，臣等爲執法之吏，不敢稍爲寬縱，且從犯或可稍輕，而首犯斷不容免死。』其意以爲寧可違皇上之命，致一己獲咎戾，不能變祖宗之法，令國家受後患也。摺上，皇上大爲感動，甯可違慈命而不敢違祖法，降旨依議，李萇材著即處斬，張受山斬監候秋後處決。當日行刑，民間同聲稱快。此後若輩大加歛迹，如李如張，雖不免暗中招搖騙財，而終未敢彰明顯著犯法者，皆此摺之力也。」亦見允升之守法不阿及刑部之能舉其職。

允升晚歲於律己之嚴，殆不能無愧，同鈞亦略言之。傳尾云：「若觀其行事，老成練達，涵

養深沈，趙固不及薛，公正無私，操守清廉，薛亦不如趙，此又合而不合者也。孔子云：「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雲階或有不免。又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展如其庶幾乎。假令展如尙在，余雖爲之執鞭，亦所願也！」蓋推服趙舒翹尤甚焉。

舒翹亦久官刑部，精於律。傳中言其清操及政績頗詳，於其在刑部事云：『繼雲階而起者爲趙舒翹。字展如，與雲階同里。同治聯捷成進士，亦以主事用，分刑部。潛心法律，博通古今，大淸律例全部口能背誦，凡遇大小案，無不迎刃而解。十年升郎中，任提牢秋審坐辦律例館提調。蓋律例館爲刑部至高機關，雖堂官亦待如幕友，不以屬員相視。展如任提牢時，適遇河南王樹汶呼寃一案。時雲階爲尙書，主持平反，以總其成。其累次承審及訊囚取供定罪，皆展如一手辦理。案結後，所存爰書奏稿不下數十件，各處傳播，奉爲司法圭臬。外放知府。十年之中，由府道洊升巡撫。又內調爲刑部侍郎，升尙書，入軍機，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總辦鐵路礦務，督修壇廟皇城工程。一生功名事業，皆由平反寃獄爲之兆也。……其內任刑部長官也，部中自雲階後，風氣漸趨卑汚，司員多徇情受賄。展如[illegible]任，查明江蘇司印稿有受賄之事，即奏革二人之職示警。又以案牘積累，由司員不諳公事，分日面試各司員律例，擇尤超拔。又革奔走夤緣惡習。凡來宅拜謁及送禮物者，概不準門丁上達。」自是一時錚佼。晚節委蛇，坐拳案而死，謗議掩其休名，良可惜也。傳中叙其死事謂：『展如爲剛毅所沮，不能力爭。後扈蹕幸西安，外人以袒護拳匪罪在不赦要挾。當時迫不已，遂以「查辦草率」定罪，賜自盡。命赴獄中傳賜死，展如神色不變，即書絕命詞。其詞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何足惜？於國奚裨？所難恝者，老母幼子。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書畢，回顧其夫人入獄來視，告曰：「吾死後，受人一錢，

非吾妻也！」遂吞金，歷四五時始絕氣，年五十四歲。其從容就義如此。閱數日，江蘇士民憫其寃苦，匯銀六千兩助葬。其夫人屢却，終未收受。蓋非恩德深入人心，安能於離任沒世之後猶綣綣不忘耶？亦非廉節型于寡妻，何能得此賢配哉？』可與諸家所記參閱。舒翹撫蘇，有善政。其舊屬出使德國大臣呂海寰騰電營救，亦以為言。（海寰嘗官常鎮通海道。）以拳案罹罪者多清官，舒翹其尤可憫惜者。

傳稱刑部平反王樹汶案，允升時為刑部尚書，稍誤。「春冰室野乘」記此案云：『……吳縣潘文勤，時長秋官，廉得其實，乃奏請提部覆訊，……於時趙舒翹方以郎中總辦秋審，文勤專以是獄屬之。研鞫數月，始得實。行具奏矣，而鶴年（按河南巡撫李鶴年也）使其屬某道員入都為游說。某故文勤門下士，文勤入其說，遽中變，幾毀舊稿，仍依原讞上矣。趙爭之甚力，曰：「舒翹一日不去秋審，此案一日不可動也！」方爭之烈，文勤忽丁外艱去官，南皮張文達繼為大司寇。文勤亦旋悟，貽書文達，自咎為門下士所誤，所以慰留趙者甚力。……獄之起，當光緒己卯，迄癸未春始議結。』其時允升尚未為尚書，蓋以侍郎主部事，而斯獄之平反，實與有力耳。「野乘」言舒翹時在秋審處，亦似較確。秋審處主平亭重案，提牢則掌管監獄也。

「野乘」記允升又云：『尚書清癯瘦削，若不勝衣，而終日端坐讀書無倦容。語言極小而清朗。每在稠人大會中，忽發一言，雖坐離數丈者，亦聞之歷歷，不啻促膝對語，而大聲雄辯者其音反為所掩，蓋壽相，亦異禀也。嘗言：「士大夫一生，學問為一事，科名為一事，官職名譽又各自別為一事。兼是四者，古今殆罕其人。以王荊公之道德氣節，而宋儒至儕諸盧杞。包孝肅使生於兩漢時，在酷吏傳亦不過僅居下駟之列，而至今婦孺皆知，奉為神明。名實何必相符？史册安有定論耶？」嘗為嘉興沈乙盦述之，乙盦歎息以為至言。』斯亦其儀狀言論之可紀者。

十戰士（詩傳）

詩珉

▲小序▼

俺從義勇軍中百戰歸來，那一線恢復故土的淡漠的影子，逐漸的在這長夜漫漫中消逝下去，結果只是落了這一身不痛不癢的創疤。如果爲自己打算起來，那眞是不如去作漢奸賣國賊，也惟其是如此，所以孤臣孽子才不可不作，只有最後那一秒鐘的努力，才是眞正的努力。這種種可以慰解自己。

當溥儀皇帝登極坐殿的時光，俺正在這兒餓肚皮，不要講上美國壓機器的素願此時無從提起，就是去上海灘大馬路上給闊人紳士們擦皮鞋也還籌不到路費。這些僻典似乎不必提起了吧，提起來只有使那般漢奸賣國賊們愈發臭得意；俺仍然想到縱令中國人的祖先的兒孫們都不爭氣，俺也情願躺在墳墓裏，千百年後叫他們跪在俺的面前叫大家摔他們一身吐沫鼻涕。

東北四省雖然一時的成了海盜口袋中的贓物，而俺還落下了這十首長詩。在這些詩中也不過是那些常見的奇蹟；但是血腥啓示了我他們才是中華民族的眞精力，我要表彰他們，我希望有靈魂的中國人不要把這當一篇普通的愛國故事讀過去，請你到這些血濤中來生活吧；把這血濤輸到你的脈搏中去吧！——我希望能像「湯姆叔父的小屋」形成美利堅大衆的義憤一樣去形成中國大衆的義憤，然後用這力量去使鞭痕下的奴隸們得救；去使中國的好漢子振作起來往下幹；去使那般南渡君臣們流幾滴愧汗；叫漢奸賣國賊在中華民族面前戰慄吧！

朋友！這是平凡的；然而這是至崇高偉大的。

——兒皇帝登極大典日自叙
於東北某山溝裏

▲馬媽媽▼

十月的寒風像一隻餓餓的野獸，
在這無涯的黃草地上狂吼馳騄。
醫巫閭山頭抹着金黃慘淡的晚霞，
熊熊的兵火把這灰暗的四野浸透。
馬家溝的乾柳樹拂着火燄擺動，
是在爲將臨的不可知的災難顫抖!?

× × × ×

日本兵正在攻打義縣，
義勇軍滾在血泊裏奮勇抗戰。
成隊的飛機在低空飛旋，
鎗砲的叫嘯像發怒的雷電。

四野的旋風舞動起來，
　屍骸在霾霧中間飛散。
　　×　×　×　×
他們在痛恨那位青年將軍，
給他們造下了這樣可怕的噩運。
一切的一切，
都交給了敵人的鋒刃。
他們的孩子和女人，
都在野獸的爪牙下踏踐蹂躪。
　　×　×　×　×
將軍們的操典上只有跑步，
老戰略名之曰『出若脫兔。』
民族，國家，百姓，疆土……
還不值一塊爛掉的破布。
　　×　×　×　×
　我們不能在海盜的權利下偷生，
我們就是我們自生的救星！
義勇軍的大旗一齊舉起，
又耙鋤頭打起民族戰爭。
　　×　×　×　×

　當日本鬼在攻打義縣，
朝陽寺偷偷來了軍事聯絡員，
牛逃孔是有名的豪紳鄉宦，
——這種人就是天造地設的漢奸。
他們永遠沒有祖先，
他們的祖先就是白色的洋錢。
　　×　×　×　×
馬家溝的老少男女們都聚在寨牆上眺望，
睜大着一排怨怖的眼睛。
一隻魔鬼的爪摑住他們每個人的心臟，
靜靜的聽那漸漸爬近的槍聲。
　　×　×　×　×
馬老媽媽縐紋的臉上浮出鎮靜的微笑：
　『孩子們！裝好你的槍彈！
　為了你們是中國人，
　現在只有抗戰；』
　　×　×　×　×
每枝槍都在沈靜的瞄準，
對着那一行列徐徐爬近的黃色怪物；

每個人都觸摸着一種熱情的奮勇，
那縐紋上的笑影驅散了灰暗的恐怖。
嫺熟的射手，
專門打那山上的野獸，
一場奇怪的圍獵，
縱橫着一片獸的血肉。
暫時的打退了日本兵
牛逃孔屁股上穿了個透明的窟窿。
西山上映着半天血紅的殘照，
這兒蕩漾着一刹那勝利的歡笑；
又在浮擺着一個灰色的預兆，
似乎世界的末日將要來到！
大隊的日本兵果然來了，
吼叫着炸裂着重砲。
屍身在火燄裏燃燒，
孩子女人們在淒厲的哭叫。
　　×　×　×　×
在火光中的一瞥，
馬媽媽的兒子掙扎在那紅的血泊。

為了把這幕悲劇掩遮，
夜的幕在徐徐下落。

× × × ×

馬媽媽在摟着她的愛子的屍身哭泣，
村外的鎗聲越近越密。
戰士們來在她的面前：
『媽媽！你要趁早兒逃避！』
——『這兒沒有逃避，只有戰死，
孩子們！殺向前去！』
她在拭乾了她的眼淚，
用她那大藍布袖子。

× × × ×

戰士們已經打盡他們最後一粒子彈，
這聲音是在用刀槍鋤斧作戰！

× × × ×

年青的女人們在獸的懷抱中哭泣．
屍身們睡着那冰冷的雪地。
冷風中吹送着幾聲狗子抵抗的哀叫，
黑暗的世界是這麼靜幽幽底。

× × × ×

馬媽媽在鐵腕下拚命掙扎，
她瞥見一行列魔鬼的亮的眼睛。
那些眼睛中間噴吐出毒的火舌，
天上掉下來無數的隕星。
這一剎那 —— 當她把那慈祥的眼睛閉
上，
她瞥見了遠方的夜的幕上的火的光亮。

▲李義▼

兩匹黑洋馬踏着南嶺碧油油的小路，
野山菊吹過來香風拂拂。
岡本君深深的吸了一口香味的雪茄，
在向着山頭泛起的白雲凝注。

× × × ×

『先生！噢噢……大人！』
——趙鄉紳在點頭幌腦的敬禮。
『義勇軍的頭子李義，
跟咱們眞是相好無比。
到那兒管保就成大事……嘻嘻……』
——露出那一排鴉片烟釉薰黃的牙齒。

× × × ×

岡本君左手畫了個圈兒，
『洋錢的有……你的……
官的有……』
右手這個圈是說明宣統皇帝的那個
雞蛋頂子。

× × × ×

山頭上是一道長的戰濠，
鑽出來一叢洋鎗火砲，
岡本君和他的狗捉了起來，
被義勇軍放出的步哨。

× × × ×

山坳裏幾間砲火打剩下的小屋，
那就是義勇軍的總指揮部。
攔板櫈上開了談判，
岡本君的外交詞令是半吞不吐。

× × × ×

——『中國的不好，
日本的頂高上，
趕快的投降，
升個大師長。』

× × × ×

——『我們只要我們失掉了的東西；

此外要戰和死！」

×　×　×　×

——『給你多多的有的槍砲，

這個你的不好，日本的頂好頂好。」

×　×　×　×

——『這不好的槍砲是打我們的仇敵；

你好的槍砲是打我們的兄弟！」

×　×　×　×

岡本君乾擦他那肥大的兩手。

大腿骨不由的有點兒發抖。

趙鄉紳恭敬的站了起來：

『您瞧咱們是多麼要好的朋友……」

×　×　×　×

——『義勇軍的朋友沒有漢奸走狗！」

×　×　×　×

趙鄉紳的屁股又坐回爛板櫈上，

岡本君又鼓了鼓最後的勇氣：

『客客……氣氣……

「共存共榮」的意思。」

×　×　×　×

——『共榮是把我們的給你；

共存是你活着我們死！」

×　×　×　×

岡本君的臉上堆出足恭的和氣：

『慢慢的慢慢的商議，

希望聽聽您最後的答覆啦，

……糟糕一廳絲，」

×　×　×　×

——『最後的答覆只有兩個字：

槍斃!!」

唉唉！糕糟一廳絲，

岡本君和他的狗綁了下去。

×　×　×　×

一間小小的房子。

我們的岡本君就住在那裏，

這兒擠滿了男男女女，

來參觀這位外國觀奸細。

五大爹說：『這個小鬼我可認識，

他是十年前在朝陽寺販海龍吟的。」

×　×　×　×

於是乎岡本失蹤成了國際間了不起的大

事，

日本兵又在借着這個縫兒下蛆。

販毒藥的浪人，

就是日本的官吏；

明明他是自己前來送禮，

反說是被義勇軍綁去。

×　×　×　×

日本調來了無數的大兵，

又偷偷派來人說私情：

『放岡本給一百萬洋錢；

不放就向義勇軍進攻！」

×　×　×　×

義勇軍答覆了一張傳單，

對敵人的話永遠用不着纏綿：

『我們用抗戰答覆進攻；

我們愛中國不愛金錢。」

×　×　×　×

天上懸起了火熱的太陽，

義勇軍包圍了李家麥場，

男女們烏鴉也似的團團站定，

沒射着欣慰又似乎有點驚異的目光。
岡本君和趙鄉紳都上了五花大綁，
跪在了這不幸的麥塲中央。

✕ ✕ ✕ ✕

孩子們都走近了岡本君，
爆豆般的在呼喊拍瓜，
弱小的心靈上燃燒起民族的仇恨：
「馬鹿！馬鹿！」

✕ ✕ ✕ ✕

趙鄉紳拖長了鼻涕在哀哀哭泣，
像發寒熱病般的索索戰慄。
腦海裏泛着些泡沫的影子，
毒蛇在纏緊他的靈魂嚼囓。

✕ ✕ ✕ ✕

岡本君嘴裏在里溜哇拉，
想不到在這兒回了老家，
他吐了趙鄉紳一臉吐沫：
「馬鹿！馬鹿！」

✕ ✕ ✕ ✕

李家麥塲是這麽靜悄悄底，
一隻餓老鷹在上邊旋來旋去，
牠盯着趙鄉紳那高撅着的屁股，
風兒在擺動着 岡本君那有趣的 仁丹鬍
子。

▲天下好▼

「能給好漢子牽馬墜鐙；
不給熊種當祖宗，
寧作亡國奴，
不作×××的百姓。」
——百姓們唱着這樣的歌謠，
在錯誤裏邊埋藏着深的苦痛。
所以你要想博得人家的愛情，
先要把臉子收拾得漂亮干淨。

✕ ✕ ✕ ✕

所以張三 不能不離開他 心愛的田
園，
到柳條邊上拉起來了，
他要把人家怎樣施之於他的他怎樣
報復給別人，
擂臺上是沒有氣力的先被打倒；
但是他還 希望大家都有飯吃 有衣
穿，
才起了個綽號叫作「天下好」。

✕ ✕ ✕ ✕

日本人搶去了東三省，
這消息使他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淒涼，
土匪的祖墳也不能埋到日本，
那能叫仇敵睡在自己的身傍？
「要刼刼皇槓，
要嫖嫖娘娘，」
要盒子砲的哥兒們，
專打這些海賊山大王！

✕ ✕ ✕ ✕

杏黃旗上寫上天下義勇第一軍，
一窩蜂的衝上前線。
從營口打到錦州，
錦州打到淩源縣。
「天下好」三大字吓破小鬼的苦膽，
這傢伙真個是生幹硬幹。

✕ ✕ ✕ ✕

沒處領子彈；

沒人發軍餉，
中國大人物看不上，
日本人恨的牙癢癢。
沒雲的雨怎下？
沒根的樹怎長？
沒組織沒後方的義勇軍，
怎把强敵擋？

×　×　×　×　×

有些是土豪惡霸；
有些是地痞流氓，
借着上帝的名，
幹些魔鬼的勾當：

×　×　×　×　×

官比兵多；
兵比槍多；
槍比彈多，
——叫作三多。
還有些軍長司令，
只有光桿一個！

×　×　×　×　×

南京派代表，
北京安行轅，
外國打通電，
只爲要洋錢

×　×　×　×

幸而中國人的膽子頂小，
誰也不肯到戰線上去遊逛。
所以不用響一槍，
新聞紙自然會與兵打仗。

×　×　×　×

忙壞了新聞記者，
打破了無線電機，
司令軍長們的工作，
是到八大胡同去吹牛×。

×　×　×　×

無地不是生意經，
但看你怎麽打算！
有些人抗的傾家敗產；
又有人抗得兩三千萬。
日本人獲得山海樣的槍砲子彈，
義勇軍却在要着大刀作戰！

×　×　×　×

天下好不情得派代表；
也不作踐百姓，
他只使氣力，
和日本人拼命。

×　×　×　×

日本兵在三路進攻熱河，
凌源開始了主力决戰。
四野裏大雪瀰漫，
臘月的北風像穿入的利箭，
義勇軍還穿着單軍裝，
餓時吃凍僵的小米稀飯。
下面是鐵老虎噴雷吐電，
頭上的飛天鵝在下着炸彈。
屍骸向屍骸取些溫暖，
兩個民族的血在講究親善。

×　×　×　×

義軍風流雲散，
官兵半個不見。

×　×　×　×

天下好伏着他弟兄們堆成的屍壘射擊，
四圍湧溢着窒息的硝烟味氣，
驟然的一個痙攣，
才把他的盒子槍拋棄。

× × × ×

他嗅見了一股子藥味兒香，
這兒是一間干淨的小房，
胳臂上細起雪白的繃布，
跟前站着一位豐肥嬌好的日本姑
娘。

× × × ×

日本司令官在他那可怕的臉上浮出狐狸
一樣的微笑：
「要你給偺們大日本作個嚮導，
那樣的頂好……
呱呱叫，呱呱叫。」

× × × ×

天下好只微微搖了搖腦袋，
他給中國人留下了兩句格言：
「好鐵寧折不彎；
好漢不作漢奸！」

× × × ×

日本人已經沾染了中國文化，
——所以有人講中國的文化眞正可怕。
學會了包老爺的三口銅鍘，
天下好的好頭顱在凌源北門樓上懸掛。

▲莎非▼

一行列

鋼鐵的一行列，
堅榫的力，
使我們的步伐一致。

× × × ×

從田野裏走來，
從烟突下走來，
從研究室走來，
我們的手緊緊的握起來！

× × × ×

奪還海盜手裏的贓物，
解放我們的民族。
這是我們的旗幟。

× × × ×

他是屬於敵人的，
漢奸從我們行列中間走開去。

× × × ×

他口袋裏裝滿了金錢，
他從這些屍身上得到名譽，
他是屬於敵人的，
他從我們的行列中間走開去。

× × × ×

他不肯剪掉那美麗的長頭髮，
他好用桃紅色的信箋寫字，
他好說些不好懂的字句，
他更好哭泣。

× × × ×

敵聲使他失掉勇氣，
他在徐徐的嘆息，
他僅僅剩餘一個淡漠的夢影，
當他接到那桃紅色的信箋時，
親吻了牠
他從我們的行列中間走開去。

× × × ×

前線上

只有我們黑色的奴隸，

親愛的兄弟，

最勇敢的鬥士。

× × × ×

鋼一行列鐵的一行列，

最後的一行列。

× × × ×

莎菲

——這是我們一行列中一個最美麗的名字。

× × × ×

已經失掉這顆亮的星，

永遠瞥着這顆亮的星。

一隻美麗的眼睛。

× × × ×

一朵黑玫瑰。

礮火中的一朵玫瑰。

在戰線。

美麗的影子永遠在我們的面前。

× × × ×

一行列都潰敗下來，

一個最激烈的戰爭。

× × × ×

他五顆子彈有三顆命中，

他救護了我們一行列，

最急迫時他最沉靜。

× × × ×

戰溝中，

我們好作猥褻的談天，

或是吸那些有羶味的慰勞紙烟。

× × × ×

「你有老婆嗎？

有一個很漂亮的老婆吧？」

他微笑。

× × × ×

我們接到總攻擊的命令，

在初夏的晨曦中前進。

涼的風疎捲着我們的旗。

銜着最高山峯的一個要塞。

× × × ×

憤怒的火焰燃燒起，

前面是勝利。

× × × ×

衝鋒！

前進！

× × × ×

失掉了一切，

每個人失掉他自己，

只有爲民族戰死一個意志。

× × × ×

在世界末日來臨的暴風雨中！

× × × ×

一剎那的沈寂後，

歡呼——

「勝利！勝利!!」

× × × ×

礮壘上一個黑色的影子，

上面飄動着敵人的軍旗，

他手中握着我們全軍的勝利。

× × × ×

勝利下面是鮮紅的血蹟！

× × × ×

在他的衣袋裏我得到一冊日記！
這是一個可驚異的秘密！

× × × × ×

『我拋棄所愛的一切去追尋死亡，
因爲在這個死亡中將得到我所至愛
的…………』

× × × × ×

『勝利是在最後一道戰線上，
要勝利，
先槍斃一切的逃兵。』

× × × × ×

『永遠不要人知道我是個女人，
我希望這是一個不可勘破的密秘……
埋葬我在無名鬥士的中間。』

× × × × ×

『莎菲』
——這是我們一行列中一個最美麗
的名字。

× × × × ×

破壘上
築起她的墳墓；
而她永遠存在我們行列中間。

× × × × ×

悄悄的走到墳墓前面，
白楊樹奏起輓歌，
我祭獻了這首詩。

▲田村▼

田村躲在戰溝的一角，
在讀他妻新寄來的信箋：
『別離後我們的命運變成更壞，
田裏的稻米更不值錢，

× × × × ×

『糧米賤如糞土，
一家人只能餓着肚皮。
我們的血汗都被榨去，
又捲入這大恐慌的潮浪裏。

× × × × ×

『家裏窮到沒一點可吃的東西，
這樣我再不能支持下去，
這消息將要使你怎樣的悲痛喲：
大兒已經因營養不良病死！

× × × × ×

『我詛咒這可惡的戰爭，
這戰爭對我們沒一點裨益，
我們的手只染上不潔的血污，
此外還能收穫一些什麼東西？

× × × × ×

『親愛的！回來吧——
萬一我們或能得到相見，
貧困使我的肺病更加危險……
祝福你！和平之神將要同你晤面！
』

× × × × ×

一個可愛的孩子的笑影……
倏的變成一雙哀愁的濕潤的眼睛……
田村君狠力的打擊他的腦殼，
發出一陣那麼尖銳的哭聲。

× × × × ×

掣動着他寬大有力的膀臂，
在把他的歷史一頁一頁翻去，
現在是用含着淚的眼睛遙視，
把那些僵死的意義從新估計：

× × × × ×

小學教師給我看過那麼可愛的桃子，
告說：『這樣的桃子要到支那去吃！』
不錯現代的日本是把可憐的支那當桃子
吃；
但是我們後一代的小寶寶正在那兒活活
餓死！

✕　✕　✕　✕

『為國家去戰死吧！
大日本的軍人！
偉大的精神力量啊！
光榮的大和魂！』

✕　✕　✕　✕

不錯，把搶刼一枚銀幣的盜賊掛上絞架；
同時我們去搶刼別人的半個國家。
這就是光榮的大和魂呀！
試問把盜賊應該叫作什麼？

✕　✕　✕　✕

昨天司令官還在講話：
『你們要遵重這個任務的神聖！
大日本的正義，
是保障東亞的和平；』

✕　✕　✕　✕

其實破壞和平的只有我們的國家，
和同我們一樣的那些鬼精靈。
聽哟！這是多麼漂亮的和平!?
這裏響的就是日本施放大礮的音聲！

✕　✕　✕　✕

他溫習着他可愛的餓死的孩子的悲慘的面影。
和被他們用刺刀穿破堆的中國孩子的屍身；
他又溫習了他妻的灰暗的濕潤的眼睛，
和在他們胳臂下掙扎着的中國女人。………

✕　✕　✕　✕

他俯身去撫摸那睡在戰溝裏中國兵士的死屍，
在想這兩個民族將要怎樣區分，
是那不同顏色的制服？
抑或是那不同顏色制服下包藏着的
同樣的靈魂？

✕　✕　✕　✕

他把妻的信箋撕成碎片，
口袋裏扯出一張中國兵士散放的傳單。
細細咀嚼着每個字的滋味，
熱的血潮在激蕩着他在要炸裂的胸間。

✕　✕　✕　✕

『親愛的日本兵士！
我們是要好的兄弟，
我們是繫在一條脖索下的奴隸，
朋友！掉轉過你的槍尖兒去！』

✕　✕　✕　✕

田村君把這張傳單珍重收起，
他憂鬱的臉上閃爍着一微微笑意，
當他走開這條戰壕之前，
把刺刀上沾着的血蹟拭去。

✕　✕　✕　✕

不久南滿路上有一種消息傳遍：
日本兵士有一大部份反對作戰，
最後開來一列兵車，
把一師團的駐軍撤換。

✕　✕　✕　✕

此後還沒聽到田村君的消息，
——祝福你！前進！
世界上遍地都有我們的敵人；
但是世界上遍地 有我們更多的 友軍！

（未完）

根柢

莫予

（一）

黃昏。

狗哥從田里歸來，捲着的袖子和褲腿，顯然是剛把泥巴洗掉了的。憶起一把吞不住的稻穀桀（一）他乾癟的臉上亦露出一絲不自然的微笑。

坐在鍋台前，餘怒未息的趙家嬸，一眼看見他的影子，騰然怒火又兜上頭頂。

「你生來就是窮命頭！」她開始用糊的聲音罵嘗。「窮命頭……賤貨」

她返覆着。這業已成了習慣。狗哥聽着並不像先前，第一次罵的時候那般扎耳朵。他自以爲：——

「這是天命呀！前生註定的。有啥辦法？」

自己既然覺得命該如是，自然沒有別的話好說。每次總是沉默着，無言地走開：讓老人家息息怒，歇歇。他是孝順的，不願使母親因而更起急。

把鐮刀頭插入脫落了泥皮的墻縫中間，掛在墻上之後，順手就揭碗，吃晚飯。

趙家嬸瞧着浮 在他臉上的那 種不合式的陪笑，誤作了不耐煩的嘲笑 ，於是越發罵得起勁了。

這自然， 辛辛苦苦做了大半輩子啦， 吃，沒有；喝，沒有。種了這末幾畝田，餓着肚子依然繳不上「雜項。」兒子田里忙不在家 ， 區狗（二）們三天兩來同她打纏。張開嘴，都是百不中聽不知從哪兒學來的。最使她心中難過的，他們連個老太婆亦不稱，一句一個「老娘兒們」。這算什麼話。

狗哥覺察出今天母親罵的有點異樣；想着一定有「說起」在。端着飯已經跨出了門，又轉回頭來，站住了脚。

「媽，今兒個有啥事？」他不放心，鄭重地詢問。

「你這窮……賤骨頭……」

他，趙家嬸却只管拉長調子謾罵，不理會他。

「哼！」他不知怎地，真有點生氣」。「命苦，是大家沒福氣！罵我也是白得！」

不由自主地，他提起右脚向地面狠狠一踩，轉身朝街上走去。

「這算啥話 ！」他想 ；「哪一家不和咱一樣。窮苦……是天命。誰亦沒有辦法。哪個心里舒坦？你是媽， 罵一次兩次， 即使說十次八次……讓你……能整天當成事……」

一隻雞打他面前飛也似地跑過了，彷彿知道他正在生氣，害怕的樣子。

「天恁般晚，」背靠着槐樹 ，蹲在那兒吃飯的許二哥眼睛盯着跑遠了的鷄說：「鷄還沒臥窩，明兒個不知道該是啥天氣哩！」

「不落雨就好透啦！」蹲在對面的張六應着。

狗哥兩腿一軟，蹲在許二哥附近的墻根。

「我有福氣，不會生在你家。」接着他自語般地抱怨着。

「啥事？」許二哥問。他吃了一驚。

「啥事！」他略停了一下。「許二哥，您想想看？媽整天的罵。罵罵要會好起來，我倒也樂

得，這……」

「老人家由她吧！」許二哥截斷了他的話頭；

「誰家還不都是一樣。」

「太沒來由，整天駡。」

「你要同老人家講來由，你……」

「不呀，狗哥。」對面的張六快嘴地搶着說：

「半後晌鐵拐李又領着區狗逼迫繳雜項。」

「唔——」這時他方纔大悟。

「沒錢非帶人不可！」張六接着說：「大家全怕拉你： 田里恁般忙。想吧，硬要把她拉走的，大家說了多少好話。×他娘，區狗那些賃蛋子眞癩種！」

「您看得了不得了，」許二哥趁着他一停，便搶着說：「不要說荒年，僅只是雜項兒，就儘夠受啦！」

「是啊，眞不得了。」

「單單區公所，鄉公所還筆用項，您算算看？老百姓怎末能不窮？別的，還多着哩……還有馬虎。」

他是村里數一數二的算盤手。就是二東家到他跟前亦得低個頭。這一點，許二哥，他自己也很覺得意，所以每談起一件事，總要高起嗓子叫着「您算算看」的。

「您又在算啥哩？許二叔，」一個莽撞小伙子得「老晌」從田里轉來，正碰着許二哥說「算算看，」便用着輕蔑的口吻訊問。他的名字叫賈林。

「區公所，鄉公所的雜項。」張六搶先代他回答了。

「算它做啥 ？ 全裝到那些忘八的腰包里去啦！」

賈林是有意在駡鄉公所的書記鐵拐李的。

「反正咱是給別人幹的，×他娘。」從拐角處傳來賈林的咒駡。

「這孩子怎知道這些？」

「誰不知道？村長未必沒份兒。」

每次說到這件事，大家却興奮起來，七嘴八舌的參言。尤其是莽撞的小伙子們，彷彿專意歡喜談這些。

「沒份兒，早不叫鐵拐李幹啦！他不傻。」

「傻瓜， 只 有咱們纔是哩！出了力還得繳租，繳雜項。」

許二哥看着風頭不好，爲着避免嫌疑起見，悄悄去了。

莽撞的，小伙子們沒一點兒把柄，信口開河，開始揀着最難入耳的話語詈駡起來了。他們再也不顧計倘若被鐵拐李知道，便會嗾使着區狗借故將他們捉到區公所去。

狗哥站起身來，作了一次週覷，看不見許二哥的影子，回頭自家添飯去了。

「他媽的×，先打那忘八一頓再說，非……」

「捶斷他這一條(好)腿！」

他們只信任自己的拳頭。它可以征服世界。

鐵拐子李，好像是天命註定他，該好過。前年賣藥櫃，尙不濟事，再將十二歲的姑娘許給東村劉二大兒子，得到六十元的聘禮，方纔渡過年關。自從那年當了什麼書記，便兇起來了。到如今倘不足二年光景，煎煎炒炒吃，是小事，旣買地，又放賑。這船拴在哪兒，是誰都明白的。自然村長是個吃飯不管事的空牌位；不過……亦很難說其中沒有若何瓜葛。

狗哥把上面的事，反復地思索着，突然覺得，自家的苦命，彷彿亦是由他們來的。直到這時他方纔明白，自己的命不僅只握在二東家一人手中，村長同書記亦隨時可以要的。

「媽，駡我命苦，我却在給他們幹！」

（二）

狗哥自從發現了這點秘密之後，對於事物也使用起腦子來了。在以前他是除了悶着頭幹活之外什麼也不去想的。他覺得想也無用：自己連個「十」字全不認識，會懂得什麼。他只相信老老實實不抽烟，不喝酒，不去賭博，東跑西竄，浪浪蕩蕩，總有一天會好起來的。

看看自己已是三十多歲人了，老婆還沒尋上，說起來眞够難為情了。二東家的二少爺，今年還只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却已抱出兩個孩子了。趙家嬸之所以天天要罵，這件事亦不能不說是主要原因之一。自然難怪她。就要入土的人了，兒子尚未娶媳婦，這輩子怎能會抱孫兒。她是歡喜小孩子的；實在這亦不僅她，老年人誰個不是。哪個不需要滿堂兒孫娛殘年。

她知道她沒這福份；所以她要罵。

年老人瞌睡少，夢却多。她剛朦朧着，就是匾狗拉她的膀子，嘴里用粗暴的聲音不住地嚷着「走，走！」嚇得一身冷汗，她醒轉來，翻個身唾了一口唾液。

「呸！」這是一般人從噩夢中驚醒的習慣，接着便是罵詈：「你娘的×！啥東西。」

她突然感覺到自己也許快要死了，夢中的匾狗說不定正是陰間的小鬼，禁不住打了個寒戰。

躺在地下草舖中的狗哥，聽見母親的咒罵，知道她又做了壞夢。他已經習以為常了。日來他差不多每夜都失眠；這是在往常不會有過的現象。使他異常痛苦。從五更鼓一氣兒乾到太陽大落山，胳膊腿像穻了似地酸疼，脊骨簡直竪不起來，疲乏得要死；誰知躺下來可又睡不着：老是想想這些，再想想那些，彷彿這也是天註定的，不想不行，它們自己會悄悄地溜進腦子里來。他雖然生有那末大蠻勁兒，在這上面可一點也使用不上：這不是可以用力氣推得開的。

酒，酒，酒，……

突然，他聽到窗外在落雨。

「×他娘，反正你是故意和窮人打憋！」

他直覺地咒罵着，緊跟着一毬滿生黃芽的稻子浮現在閉着的眼前了。

他開始回憶過去不幸的事。

映着深陷在眼窩里的眼睛凝視靑而發黑穗齊穗子的稻田的老人們說這年稻子好得過餘，幾十年來從未曾見過，光景是要豐收的。他自己亦是三十多歲人了，長得這樣好的稻子記事以來是第一次看見。蓮花村的住民，誰個不是指望收了稻子平窩賬（三）東梢頭的張老爹笑哈哈地領着討賬老董到上短節。

「董掌櫃，您看看，」他手指擺着自己種的那塊稻說：「今年還愁平不了您這個小窩賬！」

說罷又用高聲哈哈大笑。

老董連點着頭讚嘆着，覺得有如太陽在霧障之後突然破雲翳，直射入他的心房的快活，淸爽；想着————今年這蓮花村的幾筆賬總該不至像往年那末難討了吧！

狗哥他那時正做着娶老婆的美夢。

哪知稻子在養花的當兒，應照了吳老頭兒的不吉利的豫言，他宛如一隻烏鴉似地，無論對於什麼事情，全沒往好處思想過，老是說些使人討厭的話；並且他的話又往往會應照。他的話是對的。

「您都不要瞎歡喜，」他說：「這不過只是老天給您個想頭。天爺不會便宜您，看吧！總要出敗壞的。」

一天夜里起了在稻 子養花時節 最忌諱的大風。隨着風被從夢中激起的人們，成羣，結隊，呆呆站在那兒，現着悲怒與失望的臉看着一仰一抑舞動着的稻波。

張老爹虔誠地跪在地面上給「老風婆」磕響頭。手裏點燃着香火的老太婆，以及年青的娘兒們排成大隊，把天爺廟院落都擠滿了，爭先把自己的香火插在靈像前，而赦免了自家的懲罰，但，依然無點效果。

大風怒號着，繼續了一個夜晚，蓮花村的靈魂被狂風刮飛了。

十分的「收成，」減去了三分；雖然比往年比較尚不差，然而除了像賈林那樣「生紅磚」的小伙子之外，誰不寒心。

稻子變黃的時候，虮蜡爺爺又來了。各自綁着眉頭，開始手中拿着繫着鈴子和紅布（四）的竹竿梢，左右搖擺，嘴里還不住地「唔——唔——」叫喊着，企圖把自己田里的虮蜡攆到別人田里去。自然大家一個個都是這樣想，而這樣做了，結果只是徒然：你攆到他那兒，他又從那兒攆了回來。也會由村長做首，領着大隊人，敲鑼打鼓，把這些爺兒們趕到別村地界；可是同樣又會被別村的大隊人敲鑼打鼓趕回來。隨後轉變方針，給爺兒們許戲和禮拜，亦全無成效。

鬧了八九天虮蜡爺兒慌，稻穗子三廷被嚙掉兩廷。滿田黃騰騰一層。魚兒可給養肥了。爺兒在一天夜里，悄悄地去了；和悄悄地來時一樣。

「虮蜡爺顯了聖！」

大人們現變作混合着驚詫的臉孔。只有孩子們高興得跳躍着，吵鬧着——

「要唱戲啦！」

天曉得，他們的劫數尚未窮盡：上了場的稻子又被霪雨霉得出黃芽。而今年依然——

洒，洒，洒，……

雨聲愈落愈響了。

狗哥挺身躍起，走向顯着一條灰暗的縫兒的開口處。從縫中溜進來的秋風，宛如刀刺似地拂在他的身上，禁不住使他打了個寒戰。

他跨出房門，慢慢地將門虛掩。

「狗妞，田里去嗎？」

趙家嬸突然衝破沉寂，用嗄啞的聲音詢問兒子。

「唔——」

錯愕地回答了一聲，他沒想到母親在醒着。

在淒凄的雨聲中，挾着趙家嬸哭泣一般地咒罵：

「窮命頭……」

（三）

一個顛跛的黑影走在狗哥的前面。

「誰」？那個黑影問。聲音是顫的。

「是我。田裏有水嗎」？他冷得打了個寒戰。

「他狗哥嗎？你看去吧！反正×他娘，不叫過，同去年的來頭一樣。噯……」

他立刻聽出這說話的老頭兒，就是去年病上床的張老爹。從他的話中，他感覺得到，這雨又不是好兆頭。立刻一片汪洋似的水，浮現在他的眼前。

衣服被淋得濕的往下滴水。雨愈落愈緊了，沒有一點停止的意思。張老爹的話，把他的寒冷嚇飛了。他大踏着步，向自己的田地走去。比雨點更緊的脚步，打在泥濘帶水的路上，發出嗒嗒……，壓倒了洒洒的雨。

他站在田埂上，兩手揣在胸前發呆，雨打在滿漲着水的田間洒洒變作了淅淅。去年落雨時，自己的稻子已弄上場，疊成垛，尚不免霉出黃騰騰的稻芽；而今泡在水里的，又怎末得了！

眼眶內的清淚，不知何時，混入從頭頂直流下來的雨，流着。

他完全忘掉自己是站在正落着雨的野地里；

許多問題，宛如層層的黑暗似地包圍着他。

租米怎末辦？二東家不好打發；況且去年已欠了的。

牛先生那宗利息必須得付，他的面色難看，話頭扎耳朶。

還有「雜項」……區狗的兇暴，鐵拐李的……連娘的咒駡，全都憶起來，而在腦中打旋。

「該怎末辦呢？」他不知道。

噗嗒，噗嗒……漸漸近來，一個黑的影停在他的身旁。

「喂狗叔，你還沒有回去！儘呆着幹啥？」

這是剛從這兒走過到田裏看的賈林。

「回去吧！」他見狗哥不則聲，接着又說：「×他娘，沒過不去的事，站在這兒有啥用。」

這便是賈林的人生哲學，也許叫作人生觀的。總之他處事全是一貫的這個樣子：「世界上沒有過不去的事，至多也不過死罷了。」

狗哥想了想賈林一家七八口，窟窿比自己大得多。他倒豁達，再想想自己，於是把心一橫：

「管它娘的，隨便吧！」

噗嗒，噗嗒的脚步又開始繫住了雨聲。

他和賈林走在一塊，自己突然覺得又年青了二十歲。

「唔──唔──」一個悽楚的哭聲，不知從哪兒傳來。

「深更半夜是誰哭？」

「管他是誰……啊，不錯……是誰哭呀？」

賈林提着粗大健壯的聲音向包圍的黑暗，無定方向的詢問着，轉了個弧形。

「俺爹……」這微弱的回答，幾乎不容易聽得出。

「對啦！」狗哥禁不住打了個寒戰說：「是張老爹，來時我碰見他。」

一堆黑莽莽的，──張老爹雙膝跪着，上半身伏在泥水里，悽楚的哽咽；兒子張六，彎着腰雙手攙着他的胳臂。

「狗哥，正好，哎，眞要命！來，咱把他弄回去吧！」

張六說罷，見他依然楞怔着，不動靜，又高聲喚道：「狗哥！」

但他仍同化石一般，完全沒聽到別人的話。

賈林上前一把拉住張老爹的另一個胳臂。

「讓我來吧！」他粗野的聲音格外嚮亮。

（四）

天亮時，雨便停止。早飯後，太陽從白雲縫中露出臉來向人們陪笑。自然，農夫們沒有理解太陽的意向，且未曾注意到這些。

一切都如故依然，只不見張老爹在田里像往日那般顚顚跛跛走動了。

他冒着險，仍將稻子停放在撒乾了水的田間，一舖舖翻過晾了兩天。

「反正是撞運氣。」他這樣想着。

五天過去了。是太陽燒起紅霞的一個早晨，他繞着自己已經弄成稻籽的堆兒，察看着，轉了一個圈子，一面在心里估量着，不意，他啞然失笑了。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收成：超過去年的一倍以上；而且多兩畝田。即是前年，亦差得很遠：那是很像樣的收成的。今年恐怕──

「至少亦該有三十石吧！──不，看看樣子眞不止……」

他想着也是老天要補去年的虧的吧。

「狗弟，」

他突然聽見有誰在叫，連忙抬起頭，順着叫聲看過去：許二哥正搧着叉，在打量自己的稻子。

「這怕會有四十石！」

說着和悅地一笑。

「哈哈，那里？」他得意地微笑着，這是不常有的，接着他又說：「我也希望着會有。」

「不會錯。」

轉過身的許二哥，確信地這樣着去了。他目送着他，遠了，自已彷彿小孩子似地，重復繞着稻籽堆兒端詳了一圈 。他覺得許二哥的眼力不差，說會有四十也像。

本來許二哥在村里 ， 就是有名的聰明伶俐人，識得幾個字，算盤兒打得挺不壞。再麻煩的賬目，一送到他手里，嘴唇三動兩不動：蹦清。全村莊的人，誰不佩服他？他既然說有四十，那不用怕，決不會差的。

這時， 他高興得活像吃飽了的狗， 想跳起來。

開始做起娶老婆的幻想：嫣，到了那時，自然就再也不會罵 ， 掉了牙齒的薄嘴片亦會不上來，要笑。他自己也是一樣。關於女人的事，他還是一個傻子。想到這裏，本能地漲紅了臉。漫漫的，臉皮的發燒，他感覺到是一種快活的，甜膩的。感着自己回復到二十年前的青年時代了。那時是常常被別人的一兩句要笑話，說得臉上發燒；甚而有時於別人不知不覺的情形之下，會自發的害臊。自然，在氣憤的時候，也曾有過面紅耳赤的事；但却沒有這種特殊的快感。這是單只涉及女人們的時候，方纔有。自爹死去之後，他自己負起這生活的擔子以來，十幾年間，這是第一次。這期間，並非沒想到或談到女人，不過那些都是空虛的，沒有實感。譬如大街的楊恒叔，他是個說媒的油子，每次看見他，總要說：

「狗狗，年紀不小了，西村李二的大姑娘成不成？或者是「東村朱五妞的妹妹怎末樣？化不了幾個錢，努努勁，硬硬頭皮。」

這使他討厭得要死，不耐煩地嘍唧兩聲，有時甚至， 睜圓眼睛， 用粗聲發怒地說：「早着哩」匆匆逃開。

嫣，有時也會對他說抱孩子的話，但是自己覺得這全是妄想，除了感到討厭和憤怒之外，便只有慚愧。

太陽從柳枝間透露過來，肥碩的面龐，向他嬉笑。麻雀的唧唧啦啦彷彿是辦喜事的喇叭。

「自然，嫣也不會再罵了吧！」他一邊攤着稻子，一邊思索着。

在大街梢頭遇到鐵拐李從二東家那兒散了夜場(麻雀)回去。他想，今天可不怕那個再向他要「雜項」了；這他可以昂然回答——三五天就繳！可是那傢伙像預先知道他所想的，偏偏就不問，只用眼斜了他一眼過去了。

吳老頭迎面走過來。他拱着腰，腋下挾着糞叉噗拖噗拖的，像一匹疲乏而死執拗的老黃牛。他一眼看到這個不吉利的老烏鴉，登時渾身感到不舒適，簡直有點兒害怕。

「你不要瞎喜歡，」老頭兒走着，自語般地說着，隨後更停住脚步，朝他將鬆弛的眼皮，狡獪地翻了兩下，問：「狗妞你的合啥收成？」沒有等到回答，就自已接着說：「哼，收成再大， 也不够別人家的！……你有多大窟窿？」

他不耐煩地，今天簡直有點忿怒，只用鼻子哼了一聲，揚長去了：老人家活敗興。

「不怕煞瞎喜歡！哼……總有老根柢 （五）

……」

老頭兒還在背後嗷嗷不休。雖然他並不承認自己是「瞎喜歡。」因爲稻子明明在那兒放着，並非空想，却走着計算自己的賬目來：

十畝的租是六石米，加上去年的三石舊欠，共九石。

牛先生那宗， 本錢是七十五塊， 三分半利

息：三七——二十一，三五——一塊五，五七——三塊五，五五——兩毛五，共計是……二十……二十……五塊，總是二十五六塊錢。還有兩個月零頭，至少得五塊。啊，三十塊準出頭！

「雜項，」每畝八毛，十畝，佃農一半五畝，五八——四塊。

山王莊油房的「麻餅」賬是二十四塊正。

石灰窰亦得五塊。

吃二東家的粟米，玉籽，總一石，也許還不够。

「啊——」他楞住了。他雖然尙沒計算淸楚，究竟還有多少；可已感覺到着實不少了。

「還有，還有零星的，」他開始嘟噥起來，「×他娘，就科打四十石稻子，亦不過二十石上下米，按去年的行市，已不够躋人的……媽那×……」

去年米價是一塊掛零，麥八毛，年底反跌到七毛掛零，玉籽六毛左右，同今年一比就差得多。固然米尙無確定行市，跌價是誰都知道的。譬如麥下來時，尙不及五毛，到這時按老例該抬頭的，可是不但不向上領，落到四毛半，依然沒人要，玉籽雜糧也是一樣。他當然明白這些；而且早有些風聞在村中傳遍了。

從遠處奔來一架脚踏車，把沉思着的他嚇了一跳，下意識地向後倒退了兩步。脚踏車意外地停在他的面前，更使他莫明其妙，從車上跳下來一個城市裝束的青年小伙子。

「場里回來？」那孩子很伶俐地笑着向他招呼。

「啊啊」，他認出是在車站米店當店夥計的玉山。「纔回來？」

「哈哈……」那個笑着點頭。

「近來，」他順便想打聽一下米的價，「米啥行市？」

「糟透啦！」玉山收起浮在臉部的微笑，皺一下眉頭說：「南米頂得太厲害，本地店里零賣，一塊錢十六七斤，算算吧！……合咱家這兒一斗掛零，哎，那是零賣呀！」

那個說罷直惋惜得擺頭。其後。「零賣」兩個字說得特別嚮亮，意思就是說八毛錢亦糶不上。

「這一年……」他目送着點罷頭，推着車子兀自去遠了的玉山嘴里蹦出這幾個字來，就再也說不下去了。

傍晚幫他收晒乾了的稻子，挖斗的賈林，最後把斗順手俏皮地往地上一滑，用宏亮聲音報告道：

「三十六石八斗半——」

註：

（一）稻穀桀：一撮秧揷在一起，俗稱爲一穀桀。

（二）區狗：區丁也。因當地區公所較過去衙門尤兇，區長有土皇地之稱，農民多仇視之，故區丁多稱爲區狗，或簡稱爲狗者。

（三）平窟窿：窟窿，外債也。平者，還也。意即還債。

（四）鈴子和紅布：祖傳每當擺飢蜡時，竹梢頭，必繫鈴子和紅布。蓋前者取其獨、後者因擬飢蜡爲神虫故爾。

（五）根柢：鄉村有「坐上根柢」語，意爲其疾已固，這兒有病入膏肓沒得救法之意。



曾嘯宇

遜清道光年間。陶文毅公雲汀。任安徽巡撫。政成化洽。乙酉初春，巡視皖北。於元日登鳳陽龍興寺。題詩一律。一時如戴觀察春塘。程太守玉農。依韵奉和。極風雅之盛事。余今春于役鳳陽。至龍興寺。見壁間詩碑尚完好。三公迭韻至八首之多。讀之甚有關鳳濠故實也。陶詩云，霽景初開雪岫攀。鳳陽城郭水雲間。憑高盡攬諸峯秀。得歲欣同四皓閒。天近日精懷覲闕。春催曉色度雄關。熙熙願溥登臺樂。第一辰來第一山。道光乙酉元日，同春塘觀察。玉農太守。登鳳陽第一山有作。即奉朗眞上人。雲汀陶澍。又戴春塘題和云。乙酉元日，同程玉農太守。陪陶雲汀中丞。登鳳陽第一山。中丞賦七律一首。依韵奉和。詩云，元禮門高不易攀。從遊同上翠微間。郊原雪後韶光動。城市春週物態閒。暫放旌麾停綺陌。永留翰墨照禪關。羊碑杜藁俱千古。不數襄陽峴首山。又叠前韵，贈朗眞禪師。云，連峯平遠不難攀。古刹門通紫翠間。雖乏亭台供眺望。能添竹樹便幽閒。賜莊幸尚存遺券。（自註寺田爲前朝賜莊。）荒圃無須學閉關。（東西兩園雖大。惜少竹樹。幾同荒圃。）珍重丹青留畫像。龍藏千古鎭名山。浦陽戴聰稿。又程玉農題和云。乙酉元日陪雲汀中丞春塘觀察兩夫子。登第一山。中丞賦詩七律一章。依韵賡和。詩云，問俗觀風喜共攀。襜幃暫駐翠微間。春同大地人同樂。身到高峯意自閒。古堞蒼茫懷勝國。清淮曲折赴雄關。詩僧乞得如椽筆。詎數坡公帶鎭山。（僧朗眞能詩。以紙求字。公振筆疾書數福）福星元日快躋攀。勝攬千門萬戶間。霽靄郊原春入畫。心多歡喜佛同閒。凌雲筆健新裁句。望闕情殷促度關。最是安瀾勞藎念。披圖不爲訪名山。（自註，觀察川江南江道全圖。商榷治水要略。）又程公再叠前韵，贈朗眞上人七律二章。曲徑通幽石磴攀。分明驪境在人間。鳳陽形勝雲霞映。鵓鴿風旛歲月閒。遊履每深今昔感。放懷誰悟利名關。無言笑對森森竹。（自註，觀音堂門外皆竹。）綠遍西方半架山。不信層巔迴莫攀。行行緩步到雲間。阜隨春轉一痕碧。人與僧分半日閒。別有香花供上界。（自註，時聞午梵上供。）本來清淨印禪關。（自註，山色豈非清淨身。中丞書主人對聯中語也。）和南方丈心如鏡。（自註，精舍有鏡心二字門額。）便是莊嚴七寶山。雲夢程懷璟脫稿。余按陶文毅公。旋由皖撫升任兩江制軍。改訂漕法。爲時稱頌。陶與左文襄爲兒女親。公子婦，文襄公長女也。其締姻時。文襄年少而貧。與胡文忠公夙故。文忠，文毅壻也。省文毅江南督署。文襄與偕。文毅奇賞之。一日傳優入治盛席堂上。文襄爲賓。文忠爲介。而文毅爲主，凡三人。衆莫測其故。酒酣，文毅命子桄出拜。指謂文襄曰。吾一子無可託者。觀君志意出吾上。願乞賢女配之，俾成立。文襄慨然允諾。文毅薨。桄始八歲。文襄乃就文毅家。主持內外。歲修三百金。如是十年。文毅多藏書。清朝掌故之類尤備。文襄日夕討論。遂以成業。文襄後出入將相。歲寄家人，亦以三百金爲率。戒其子曰。吾昔受人重寄。歲入止此。汝輩安坐享之何厚乎。文毅家號鉅富。文襄佐湖南撫幕時。餉事有急。輒令陶氏輸重金爲倡。不少顧籍。其長女，極賢幹。有丈夫風。能任家政焉。據此則出自桐城徐宗亮先生歸廬譚往錄。書之以見文毅之特識。文襄之卓絕。俱足千古。

時人彙誌

郭心崧

郭心崧，字仲岳，三十八歲，浙江平陽人，民國十三年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系畢業，十五年至十七年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經濟系主任，及財政部整理財政委員會委員，十七年至十九年任考試院參事及浙江第一第二兩屆縣長考試典試委員，第一屆高等考試襄試委員覆核考試典試委員，中央政治學校教授，二十年任中央大學教授經濟主任，代理法學院院長，及中央大學秘書長，二十一年任教育部高等司司長，二十一年冬起任交通部參事，現任交通部郵政總局局長。

編輯後記

◇……張季鸞先生早允給周報寫文章，因南游而止，最近旅行歸來，特寫這篇「南游雜記」還債。

◇……胡道維先生這期又寫了一篇「蘇聯與軍縮」，在蘇聯行將加入國聯的現在，這種文章是有參考價值的。胡先生尚擬寫一篇「蘇聯與國聯之經濟事業合作」，在本報發表。

◇……歐洲大戰，轉瞬已二十年，而目前的世界大勢，又在醞釀着二次大戰，這眞是人類的悲運。本期這一篇「歐戰二十周年」是值得一讀的。

◇……「壽珉」先生是一位無名作家，以詩寫傳，也是一種新試驗，他這篇「十戰士」，我覺得還不壞，也相當有力量，不知讀者以爲如何？

（編者）